

新式標點

史
通
通
釋

上海文瑞樓印行

史通通釋敘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僉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爲言以壽僉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先是己未代廣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麓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僉父方手裏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猶故紙猶昔耶？僉父唯唯。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廷評本。驟對如略識面，已益創通大致云。僉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囁。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爲書原原委委，俾涉學家分騰參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

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宜，良穢簡蕪，核直夸浮之辨，韻若畫井疆，陳絲絕，豈非一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瑠刻之纖纖者歟？顧其書矜體眷名，斥飾崇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褊以苛，甚者儷辭蟻古以召鬧，臆評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進問春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糞除諸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譌焉何正？脫焉何貫？未見其能別徹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大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替主客，此其可以履豻故智塞事乎？吾嗤夫弋名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膠也，漫與也，冥行也，躡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窾，而逆之以中，據之封豨，以求無蔽，其與幾何？儋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衡

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隙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勸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除，脫然不自知其棄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千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簡再輟而期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爲壽，祝曰：老子論交古制作，前乎誰醺後誰酢？書成生日對深酌，侑我靈龜謝紛若。于胥樂兮。南杼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僉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例具之，再及期，知友督梓踵至。又再踰期，不自意刻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爲歲五通。乙丑事始。凡歷幹枝之次者八，而藁四脫

，後易者又三。既入木，復條刊者卅有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蓋其顛固蹇拙之如此，亦將彌其所謂釋事忙義之憾，而務相與爲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廷範蔡子敦復，煇實共啓之。而網蒐備鈔，敦復力最勤。末卒事，病亡。每一展弓，不勝暴雷見竹之感。嗣是其從

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

卓然

方子駿公。

懋福

張子蔭嘉，

玉穀朱子

葆林，

庭筠

施子龍文，

鼎

鄧子濟美，

凱

劉子體正，

元典華子居敬。

商枝

蔡子體乾，

煥新篁，

麟孫

倪子時行，

龍鏡

內姪黃子大山，

巖族

子啓東，

蠡暉

錦文廷茲

洲士

思學

遜躬，

志學

皆洽學嗜古，先後起予

。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連而往，老不厭事，母足已，母隱勞，徵同好云。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山僧又識。

史通原序

唐彭城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

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

，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卽位，除

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舊脫脩史皆如故。

兼脩史以領職，言脫兼字則非。又屬

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

舊脫

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

書少監。〔釋〕

首敘歷官，卽自敘篇。所謂三爲史臣，再入東觀也，其注云：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

自惟歷事二主，從宦

一作

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

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

舊誤

其憂，不遑啓處。〔釋〕

此總上歷官拈合當職撰史事，卽以引起史通之作。

嘗以載削餘暇，商榷

一作

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

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

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

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釋〕此層明點史通，兩引古史古事，以見命名所本。凡爲

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舊注〕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按〕字數今不可定，姑仍舊本存

之。於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中宗元是時復辟六年矣。仲春之月也。

〔按〕此劉氏自序，當冠正目之首。諸本錯置後人序例之間，非體。

觀此一序，簡明典切，即可徵其史筆之潔。古者經疏文選凡有自序

者，皆與正書同注。王本此篇亦有注，愚亦遵用之。

大駕還京注詳集終作時篇。

馬融三入東觀〔後漢書本傳〕永初四年，應召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作太后曰，禁錮。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拜議郎。桓帝時，作大

將軍梁冀，免官。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張華再典史官

〔晉書本傳〕華學業夙博，朗瞻多通，盧欽言之於文帝，除著作佐郎。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

白虎通

〔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大夫博士議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

事。〔隋經籍志〕白虎通六卷。〔唐藝文志〕通字下有義字。

史通子

〔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乃父子相繼纂其職，作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土莽時，求

封遷後爲史通子。

史通原序



新式
標點 史通研究

一，引言

辰谿 張絳周

昔黃太史有言，「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又馬貴與著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史通；是知史通一書，實千餘年來一部批評歷史的勛作，與章實齋先生的文史通義，誠有同等的價值。

我們要研究劉知幾先生所著的史通，則史通是「作」，而我們的研究是「述」。但知幾在當時並不說他是作，還依然以述學自居，所以他對於述學常表示一種應取的態度；說道：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

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探賾他所謂指歸，卽爲宗旨。他以爲在述學的人，並不要拿自己的主觀見解，一妄加穿鑿，輕究本源，一致失作者的本來面目；只要老老实實拿客觀的眼光，冷靜的頭腦，把作者的指歸，明明白白地說出，述學的義務便算盡了，便足以傳授，而不致以訛傳訛，「誤生人之後學」了，像這樣很忠實的研究學問的態度，難道不足以供我們的效法嗎？

二，知幾的略傳及其學術思想之淵源

欲研究一個人的學術思想的淵源，不可不先知道他的歷史。知幾的家世淵源，據新唐書文藝傳所載：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次國史并實錄，封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爲侍御史，劾還脅人爲妾者。其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詔可。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子知柔，累官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

他的伯伯延祐既是預修國史的人；他的父親，也能講春秋左氏古文尚書；他的哥哥又與他同以文學知名，從此可以知道他的家世的淵源了。

知幾的學問，是屬於歷史派，他對於歷史所以能有這樣大的成功，實由其天性近於歷史。新唐書載：

「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左氏春秋，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

又自敘篇說：

「……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以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貸，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

概，亦粗知之矣。」

觀此，則知幾對於史學實因其具有宿根，即他天性偏於歷史派的。知幾非徒對於史學有極濃厚的興趣，并且實事求是，務求考證詳明；又喜談名理，頗有歷史哲學的氣味，如新唐書稱：

「子立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

自敘篇亦說：

「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

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詞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

可見他自幼讀，便有尊重個性的氣概，便有一「我有心思，我理我窮」的壯志；而其大膽的疑古，小心的求證，尤足以想見其讀書不依傍古人，不肯落前人之窠臼，這真是知幾做學問的一種特色。

知幾的學問固然很好，但他的道德行爲也不錯，忤時篇說：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縉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於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官書，求退。」

新唐書稱其「介直自守，」與此處言「無所傳會，」皆可以想見知幾不阿權貴，特立獨行的風裁。

知幾既有這樣的風裁，自然是落落寡合，慎於擇友，故其所友，皆當時耿介正直，綽有史才的人物，自敘篇說：

「及年已過，立言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永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語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權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考新，舊唐書，這七人的道德都是很高尚，學問都是很淵深；而且

七人中除裴懷古未參與史局，餘皆預修國史，宜其與知幾有芥珀之投，沆瀣一氣咧。

三，著作史通的動機及其宗旨

我們研究史通，首先要問的，就是知幾爲什麼要著這部史通呢？自敘篇說：

「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以降，迄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曾加釐草。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

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言柄鑿相違，齟齬難入，故有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據此，則知幾著史通的動機，其遠因是由於自秦漢以來，史籍逾多，蕪累滋甚。其近因，則由於身任史官而其志不遂，一也；鬱快孤憤，無以寄懷，二也；恐歿世而名不稱，三也。因有此種種原因，所以他把「因其舊文普加釐革」的手段，寓之於史通以見志，「庶幾乎後

來作者，詳其得失者焉。」

然則史通的宗旨又如何呢？自敘篇又說：

「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於文心而往，固已納諸胸中，曾不遺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媼，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

史通一書最重「例」，「例」卽是「義」。他欲建設一種最適當的史例，所以不得不「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實行其述學應取的態度，就是貫穿深而網羅密，商略遠而發明多。惟其如此，故可以爲鑒誡，可以寓諷刺，可以矯正從來載筆之士之爲例不純者，而使後來者歸於純，這就是知幾作史通的唯一宗旨。

四、通釋史通者起龍浦二田先生的傳略

史通是一部批評歷史的勦作，確是有益後學，不可不看可是這一部書，史料繁複，誤謬難免，後學取閱，往往不易了解，清雍正年間，金匱起龍浦二田先生，因正確之眼光，探古之手腕，將史通詳加通釋，以利後學，二田先生的生平，他的族姪鑑亭先生，曾作宗老山僧公傳，傳上是說：

「今世所謂讀書人者，吾知之臆，選應制文數帙，簡練揣摩，句雕字琢，以掇巍科，而要駿譽四書五經外，無他物也，卽或恃聰明，通古今，口頭籍，亦如滿屋散錢，無一索子貫，若精心汲古，終其身如一日者，則惟錫山之吾宗老焉，宗老者，長余同祖平南將軍，庚戌進士，蘇郡學博士，山僧公也，公諱起龍，字二田，山僧其晚自號，公家甚貧，書甚富，口甚拙，手甚敏，待人甚厚，而校書甚嚴，故於左史漢魏六朝三唐宋明諸著作，旁及釋典，道藏，天人，律歷，形勢，建革，上下千古，皆嘗窺其端緒，而究其指歸，然非倖而獲驟而至也，公自束髮就傅，而迄乎杖鄉杖國杖朝，伏處蓬茅，而及乎服官羈旅，晦明風雨，無不載書以行，是殆好之樂之，而不啻其性之也，慨自末俗澆漓，尙虛假而後仁

義，篤於書者，或轉以受摧折，公任學博時，監紫陽書院事，一日，祁陽陳公，甄別院士，品題甲乙，而親發落馬，成例，撫軍至，則藩臬皆集，藩乃專一吏治，翰墨事不贊一辭，正滋慚慙，而適撫軍偶微一典，招公上而講之，且命之坐，公則原原本本，如數家珍，時皆悅服，不意因羞成怒者毛舉不告坐之微疵，而陡思下石，雖若撫若臬，交相慰留，而公意蕭然遠矣，曰：吾幸架上書未鬻，觀書老眼未眊，自有以遣年送老耳，奚以官爲？是故事不關乎書者，縱其來也，非無因受之也，若非分則却之，或固却而卒不得，則勉承之，若舉孝友科鄉飲賓者，是則事雖公而仍不離乎書者，如邑乘，譜牒，禁山諸舉，則毅然任之而不讓曰：吾輩事也，雖欲諉之，焉得而諉之，且夫資之也深，則達之也遠

，讀公所著讀杜心解古文眉詮史通通釋不是集，莫不別開生面，發人所未發，又非炫異矜奇，而適得廬山真面，宜乎書一出而上達宸聰，風行海內，卽榕門牧園復初歸愚諸詎公，見之亦頰首至地曰：真不愧爲讀書人也。嗚呼！魏塘去前澗，水程僅二百餘耳，矧公歿之年，爲壬午，余生雖晚，猶可見之，乃委巷偷安，徒知捧讀著作，遙致崇仰之意於簡策之中，而不一登堂，就政祇領誨言親炙門牆而無憾，古人出門，有功不遠千里，過一飽學之士，雖異姓尙師事之，况地近而復同譜者乎？是則余之過，抑亦余之不幸也夫，甲午夏，承乏農曹，公孫秀應試來京，寓於余，而以家傳請，嗚呼！余不及見公矣！能勿以素欣慕乎簡編者歎公爲眞讀書人也。……

五，二田的著作及其對於史通的供獻

二田先生，讀書尚實學，一生所自定稿，有以下五種：

一，讀杜心解

二，古文眉詮

三，史通通釋

四，釀蜜集

五，不是集

這五種書，心解最先出，眉詮通釋次之，釀蜜不是二集最後，心解眉詮通釋三書，但注釋前人之文，符述而不作之旨，書成即可問世，而又授梓於生前者，若釀蜜不是二集，一爲他困學時筭記的心得，一爲他生平文詞的蒐集，這兩部著作，都是自成一家之言，

先生的平生著作，既如上述，那麼他對於史通一書，究竟有怎樣的供獻呢？現在把他介紹在下：

二田先生通釋史通的方法，有二科十別；那二科呢？

一爲訓正，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辭弊，且流爲束書不觀，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褻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爲也，訓正之科，其別有六：

一曰釋——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歷繙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胸欠主張，驗其通體支離，篇乖步，伐者矣，故爲之釋以清之，

二曰按——按，亦釋也，標仍墨闌，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復按以會之，指趣所鍾，歸宿有地矣，

三曰證釋——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

四曰證按——就證而又加按也，

五曰夾釋——釋非節界，夾入行間，謂之夾釋，便觀者之索解，杜好辯者之歧猜，

六曰雜按——雜按之施，是施於原注者也，

一爲刊僞僞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訛，所致之塗既雜，於是有繆出，有倒施，有脫遺，乃爲之一一刊正，刊僞之科，其別有四：

一曰字之失——是書之失在字者甚多，缺者補之，多者去之，其刊

去者，仍注見之，不沒舊本，冀覽之者辨之也，

二曰句之違——句之違有四端，一爲句繆，二爲句倒，三爲句脫，四爲句羨，乃爲之靜繹全文，廣參羣籍，而後其真始出，

三曰節之淆——節之淆也，內篇少而外篇多，凡節之淆者，當以方空格界之，或序跋例離之，隨方制宜，以清篇節，四曰簡之錯——篇節字句，並有錯誤，篇固不得而移，節句可得而準也，於是或爲刊定，或爲證明，

從這看來，二田先生對於史通的供獻，不但利於後學，並且就史通全部，加了一番「訓正」「刊僞」的工夫，史通的價值，由是格外可貴了，

六、知幾作史通的時代背景

大概一個人的思想學術，必有其時代爲之背景。不過時代背景是一樣的，而產生思想學術，則有正負兩面：或完全爲某時代的產兒，或因反抗時代潮流而產生很激烈的論調，要之皆帶有時代的色彩。我們要研究其時代背影，不能不分兩個時期：

人知幾以前的史學界

知幾以前的史學界，有四種毛病：

一曰虛矯，載文篇說：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以下，則僞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則？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

……自曹馬以降，……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迹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嘆蜀主之英雄，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曰「高歡不死。」……及其申誥勅，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則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

，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筭下才，罪不容責。……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隆汙，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至於近古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此所謂一概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翫自起居，成於國史，……非復史書，更成文集。」

二曰煩蕪，書事篇說：

「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

者，所以發揮盛德，……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德彌少而瑞彌多，政愈劣而祥愈盛，……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史漢以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書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西京撰史，惟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色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

，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三曰史體靡麗，覈才釅說：

「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武也，羅含謝客宛爲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

四曰時代錯誤，言語篤說：

「夫三傳之說，既不襲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時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詞，見於

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

二，知幾當日所處的時勢

忤時篇說：

「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則？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苟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

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其不可二也。……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仇貴族，人之情也，能勿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勅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

……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又史官建置篇說：

「……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爲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効歟？」

我們把這兩個時期的史學界的情形，來返觀知幾的學術思想，覺得應該有這種反抗的議論，應該產生這種「尅傳染，探癥結」的論調，

何則？非目擊從前史學界之虛華蕪謬，斷不能成史通，即成，亦沒有很激烈的諷刺鑒誡至於如此，非身逢弊端四出之局，亦不能作史通，蓋才必有所用，不用於勒成國史，必用於私人著述，成一家之獨斷，我們只要把他的辨職篇一看，便可以想見他當日對於局課的憤慨了。

七，知幾對於「史」字的意見

書曰史通，知幾於史通原序中言之已詳，不必贅述。但既名曰史通，必定對於史有特別的研究，我們不妨把他對於史的意見一一的述出來。

知幾之言曰：

「文之將史，其流一也。」載文

「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

，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嚴才〕

「昔天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以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嚴才〕

知幾主張文與史是一樣，細思之，亦有見解。易稱「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然則起初制文的目的，記事而已。說文「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史既然也是記事，則與文就是一樣了。蓋就其記當時之事而言謂之史，推本其以文記事之原意，則史就是文。故曰；「史者當時之文；」又曰，「史之爲務，必藉於文；」這還是文史未分時的原來狀態。但史不過是記事而已，不過是

記當時之事而已，倘能夠忠實的記出來，「以正爲主」，載文不虛加練飾，不輕事雕彩，則文還是文，史還是史。否則文非文，史非史，文之與史，較然異轍，這是朴散淳銷以後的情形。

史之意義既爲記事，而記事又「以正爲主」，於是乎史之義務，亦可得而言。言語篇說：

「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非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直書其事，以昭實錄，這是史的根本意義。惟事有善惡，言有是非，好善惡惡，好是醜非，人之情也。既然直書不隱，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好名之心，人亦有之；因有這兩種心思，於是勸懲的意義，遂因直書而連帶發生了。知幾說：

「况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移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吁！可畏乎！」〔直書〕

「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苟違斯法，豈曰能官？」〔曲筆〕

直書既然有這麼大的效用！所以史氏的責任，如所謂：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與？蓋史官之責也。」〔人物〕

「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與？蓋史官之責也。」〔品藻〕

這是關於勸懲的。又如謂：

一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曰橋爲圮，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晉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雜說中

「知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也是知幾認爲史氏重要責任之一。大約知幾最重名實相符；史之本義爲記事，則史之義務，自然爲直書其事，不直書，則與記事之名就不相符了，且書而不直，又何必書於簡冊以誑後人呢？至於勸善懲惡，知毗俗，驗土風，那都是後起的問題。故知幾對於直書嘗三復致意，他說：

「蓋烈士狗名，壯夫重氣，甯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直書

這種「顧名思義，與史爲命」的氣概，真足以供我們的景仰了。

八，史例

知幾著史通的根本觀念，在建設一種最適當的史例。顧史例何自起乎？他說：

「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

變而斯文終絕。唯令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

鄧孫以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一序例

這一段述例之所由起及其沿革，以見史斷不可無例。抑正惟「夫子修經，始發凡例，」所以其書彪炳可觀。他說：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說，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一六家

春秋爲聖人之經，猶且需例而行；然則我們修史又何可無例乎？所以說：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

是非莫準。一序例

「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書事

例卽爲法。有法然後可以定褒貶，申黜陟。但如何而後可謂之例呢？他說：

「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一本紀

一案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

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

？「世家」

本紀有體，世家有義，體與義皆爲例；實行此例，就叫做一名實相準。蓋就例而言謂之名，就實行此例而言謂之實，故知幾爲欲貫徹其「建設史例」之主張起見，又注重正名。他說：

「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題目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

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典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稱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爲王，此則真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一稱謂

但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例是以理爲主。他說：

「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嘆息！」漸限

「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編次

既然以理爲主，則「古今時殊，視聽壤隔」，對於史例，就不能不以當時此地爲主了。他說：

「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草。」載言

「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書志

例之成也，由於理，而理又隨時空兩間而有異，故例不可拘。若既因理之安而定爲例，則必須絕對的遵守，使其名實相符，使可以「申勸沮之義，杜滯濫之源。」惟其如此，所以他對於最所崇拜之春秋，亦致不滿。他說：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以名書，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感經

「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

「同上」

不但此也，他以為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遂斷定古者言事有別，而以尚書爲專載言語之書。然而尚書亦有時軼出例外，遂斥尚書爲「爲例不純。」六家凡此皆知幾重視史例之所致。

九，隨時主義

知幾既屬於歷史派，所以他具有歷史的眼光，對於無論何事，總以歷史的眼光觀察，解釋，故其論調，都是按時勢而立論，很少穿鑿，傳會之談。你看他說：

「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由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中興之史，所

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鄆陵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立宋祖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

煩省

又說：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

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求自古遺聞，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又荀氏著書，抄撮班氏，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胡鄉而偏詳漢室。一探續

以上兩段，論古今史書煩省詳略之所以然，都有歷史的眼光，都是按時勢而立論。然正惟其有這種眼光，所以他對於史體及記言載事，都主張一種隨時主義。如今且先看他對於史體的見解，他說：

「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六家

「……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六家春秋家

蓋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質文，自然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體裁，那麼作文

自然應該用現在的體裁；非是，則不足以應時代之要求；不合時代之需要，未有不被淘汰，所以說：

「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六家尚書家

我們修史，都應該詳察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有所「要」，必有所「不要」，「不要者，定歸諸自然淘汰。故知幾於六家則主張左漢二體之並存，亦時勢使然也。所以說：

「朴散淳銷，世異時移，尙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

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六家

史體既宜隨現代，則記言載事亦何獨不然？他說：

「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書志天文

「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世家

「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題目

他以爲記言載事都宜隨時；不然，則「春秋之風，戰國之俗，百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古往今來，質文之屢變者哉？」夫史之所書者，爲事，記事以言；史之所載者，爲言，記言以文。時代不同，則事亦不同，事不同，則言亦不同矣；「言既不同，文又安得不變？史體又安得不異？因此之故，所以他最恨那些好古之士。他說：

「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長地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言語

「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洛汗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敘事妄飾像這樣好古，完全陷於時代錯誤，處在今世而欲做古人，宜乎要受知幾的痛斥啊。

十、史之構造

知幾見唐以前的史書，除尙書春秋左氏傳比較的差強人意外，幾無

一部完全無疵的史書，所以他嘗欲「自班馬以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成爲一部完全無疵的史書，以留傳於後，這是他的理想中的歷史觀。後來格於時勢，不克如願，於是他就寄其理想於史通一書；故我們研究史通，處處可以看見他的理想的歷史觀。然則他的理想的歷史觀是如何呢？依我看，他是要建設一種「名實相符，（例）簡要不煩，記載可靠，（實錄）而又有歷史眼光的一部史書，這真可謂於史學界特放異彩了！」

這裏要問：知幾這種理想，用什麼方法可以使他成爲事實？他說：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

後來經始者，貴乎僞識通才。」史官建置

「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枘斧斤，弗能成室。猶須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新唐書知幾本傳

蓋他這種理想，是建設於「才」「學」「識」基礎之上。書事記言，原以儲「勒成刪定」之史料。史料最貴誠實可靠，又貴備載無遺，一以備經始者之採擇，一以示後世之無欺，至於勒成刪定，則非才學識三者具備不可也，若知幾者，則真所謂才學識三者具備的一個史學家了。惟具如此，故他對於史之構造有種種的意見，有種種的主張。今約略述之於下：

1 尚簡晦，他說：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爲主。簡之

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於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以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辭，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軀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何足道哉？

敘事尙簡

一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畢露，此皆用晦之道也。

敘事用晦

2 二，惡文飾，他說：

「……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詞美句，寄諸簡策，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辭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論贊

3 重實錄。他說：

「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鮪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鸚鵡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雜說下

4 戒機械的模倣，他說：

「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一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一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矜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立同，若斯而已！」摸擬

5 不取臆說，他說：

「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鈴，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耶？」書志五行

以上五種都是知幾最顯明的主張。臆說有違實錄，模倣背乎隨時，文飾既慚簡要，又非實錄；綜其指歸，仍不出先前所舉四種之外。我們若拿這四種眼光以觀察史通的內容，覺得知幾所與奪，所褒貶，所鑒誡諷刺，商略發明，無非本其一定之主張，抒其平素之懷抱，並不是散亂無歸，設有系統的思想。是故表歷論贊，蕪累之可刪者也；稱謂題目，史例之所寄者也；言語重在實錄，書志必切人事，其他各篇，亦皆如是，這是知幾理想中的「史之構造。」

十一 史通在史學界所發生的影響

知幾以「鬱快孤憤，無以寄懷，」而著成這部史通，他自己以爲「上窮王道，下接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而特恐歿世之後無知音者；所以說：

「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立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立，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自敘

「適使時無識實，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立之未逢平

子，逝將烟燼火滅，泥沉兩絕，安有沒而不朽揚名于後世者乎？

一 鑒識

但是一部有價值的名著，怎能夠用覆醬瓿？怎能夠「烟燼火滅，泥沉兩絕？」我們所欲知者，他到底對於史學界的所發生影響是如何？對於這一層，我覺得浦起龍的按語說的最好。他說：

「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矣，商略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皆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癥，而繼唐編史者，固敢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據而不能自斷，卒出于騁辯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譽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

證之，斷可見矣。自其以編年紀傳辨途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于未帝之先也，而開剟無冒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複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因習爲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敘事煩飾爲深誠也，而瑣噓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尊之嚮導者，則史通也；綜往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

者曰王訶古人，心喻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史通通

釋自敘篇按語

讀這一段，可見唐以後的史學界所受史通的影響真不小呢？

十二·知幾之自相矛盾

知幾的史通，固然是批評歷史一部有價值的名著，但白璧微瑕，是不能免的，所以我們研究他的全書，覺得有些自相矛盾之處，我們正不必爲之諱也。

1 載言篇說：

「夫考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愚謂凡爲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

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

這裏是主張于表志之外更立一書，但他于載文篇又說：

「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剽自起居，成于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

書部本以收人君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這與文集本沒有什麼大分別，而知幾忽而主張，忽而不承認其矛盾一也。

2 表歷篇說：

「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考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

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此處是極力說「表」無用了，然而他于雜說上又說：

一觀太史公之剟表也，于帝王則敍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戔善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敍；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一說其「無用」，一稱其「爲快」，一自伐自戾，莫此爲甚矣！

3. 雜說上篇說：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懷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不其惑乎」

據此，是知幾不信命運了，但是也未可斷定，你看他又說：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一見

鑒識篇

這真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4. 探蹟篇說：

「案史之于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以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漢代，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其編次，斯則理之恆也。烏可怪乎？」

這是說爲夷齊作傳，是一理之恆；「以夷齊居列傳之首是因爲「春秋以往，得其遺事，不過首陽之二子。」乃他於人物篇又說：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今古，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既說「理之恆」又說「齷齪」狐狸狐搯此之謂矣！

5 序傳篇說：

「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阮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

知幾是主張實錄的人，且常痛斥夫子之「動多隱諱」，誰知其所謂「實錄」，乃是「阮己之短，稱其所長！」換言之，就是自己吹牛，戲臺喝采，這不能不使我們大失所望了！

6 稱謂篇說，

「古者二國爭監，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竊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

這種「不以成敗論英雄」的眼光。本是很好，乃他累累稱項羽爲僭

盜，如曰「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又曰「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這完全是以成敗論英雄了。何以呢？項羽爲燕將之後，起兵誅無道秦，和沛公起自草澤，沒有什麼分別；即使因未成君之故，不能稱本紀，似乎也不應目爲僭盜；而知幾乃曰「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我不知知幾與項羽有什麼仇，就這麼拿「成敗論人」的眼光去冤屈他了！

十三·結論

我們研究史通這一部書，處處可以看得出作者的個性。我以爲知幾才大識高而欠縝密，性質慷慨爽直，稟岸稜角，而很少涵養。惟其才大識高，故其所譏評史事頗多精確不易之談；惟其欠縝密，故往往自相矛盾；惟其爽直稟岸，故不肯攀附，介直自守；居史曹志不得伸，

又待遇不好，「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則上書求去，而曰：「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又曰「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慙芥於心？」惟其很少涵養，故嘗以狂惑，愚滯，邪說，小人等字輕易加人。但我不佩服其才，而佩服其識。因爲膽生於識，有識然後有膽。你看他生於孔教神聖不可侵犯之日，他居然有疑古惑經的論調，他居然有一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的主張，他又居然有「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以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一的不信聖人萬能的口吻，這種膽量，在尊重個性及有歷史的眼光的人看起來，自然是引爲同調；但在一般「曾經鑿

人手，議論安敢到」的衛道尊聖的先生們觀之，則真所謂「非聖無法，大逆不道」了！

其實，若曉得劉知幾學說的人，見他這種主張，自然不以爲怪。何則？惑經一篇，完全爲尊重史例而作，我前已說過。至於疑古，則有四說：他以爲古者言事有別，而又輕事重言，故多載言語，少載事實。言雖盡美，事未必善，一也；有汲冢瑣語逸周書山海經等書爲之證，二也；他不信「古今人不相及」，一他以爲「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其所以「堯舜不勝其美」者，是由於「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的原故，三也；他主張史書宜直書不諱，而經書動多阮諱，四也。惟其如此，所以他發出最痛快的議論道：

「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

阮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是。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一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凝古

又道：

「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惟繁約不類，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惟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參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紐，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

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較其得失，固未可量。——疑古

我們只要細細看他這兩段話，就可以曉得他疑古的原因了。而浦起龍因他疑古十條，八九皆言嬗代之事，遂謂一知幾眼見近古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南則劉蕭陳氏，北則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攘竊之詐，僞爲推把之文，雖逮李唐，奮戈除暴，猶必虛擁代邸，粉飾禪書，一則曰「宜遵故事」，一再則曰「一依前典」，一引經作冊，居然舊章，諱誅伐爲惡聲，掩揖讓而護跡，凡資口實，率附陶姚，於是古帝前王青天白日氣象，塵昏霧塞，五六百年於此矣！作者恫焉！假號汲墳之荒簡，反兵孔壁之遺編。所傷在二姓改至之交，所影皆九錫升壇之套。其意蓋曰古聖且蒙疑謗，此事誰容售欺？憑伊借面有辭，至

竟阨形無地耳其所隄防，蓋在於此。一這是以「借酒杯澆塊壘」的意
思去懸揣知幾，未彘淺視知幾了！即使猜中了八九分，也不過爲專制
皇帝多講幾句棒角談耳。豈知史通之所以爲史通，知幾之所以爲知幾
，固不在此耶？

史通評論

新唐書史臣論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來，工詞古人。

徐堅讀史通嘆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見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紀曉嵐曰：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
策記載之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爲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
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掩撫而已。劉子
玄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

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自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製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淫巧備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台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罕能卒業，併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見史通削繁序

盧坤曰：謹按唐書劉知幾傳，知幾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嘆爲凡史官宜置座右，而宋祁史臣總論，謂其工詞古人。蓋子玄天性峭直，言詞激峻，作者吹毛而索癥，讀者舉一而廢百，甚矣持平之難也。

郭延年曰：約而言之，考究精嚴，義例嚴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不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見史通通釋別本序

黃叔琳曰，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尚書，業不進，聽講左氏春秋，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固執己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面而少變通，如謂「尚書爲例不純，史論談薄無味之類。然其蒼萃搜擇

，鈎鈇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尤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氏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見史通通釋別本序

浦起龍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曉彭城劉子玄知幾氏作，奮筆爲書原原委委，俾涉學家分臆參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宜，良蕤簡蕪，核直夸浮之辨，顛若畫井疆，陳蕪蕪豈非一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凋刻之纖纖者歟？顧其書矜體眷名，斥飾崇質，跡剗而孤，其設防或編以苛，甚者詭辭蟻古以召鬧

……史通通釋序

何炳松曰：（從原著第三項錄起）見氏釋雜誌六卷一號

三（各篇利害）

吾人既悉史通之內容，茲再略論各篇之得失。內篇一六家篇，外篇二古今正史篇二篇，於中國史流及正史，敘述詳明，一目可了。外篇一史官建置篇詳述古今史官沿革，讀此三篇，于吾國古代史書史官之淵源，可知梗概，自古以來之史書，雖詳古今正史篇，而瑕瑜未著，于是有內篇二二體篇，四本紀篇，五世家篇，六列傳篇，七表歷篇，八書志篇，九論贊篇，十序例篇，十一題目篇，十二斷限篇，十三編次篇，十四稱謂篇，十七補注篇，十八因習篇，十九邑里篇，二十六識鑒篇，等篇，分門別類，加以評擊，可資參閱。其他如外篇三疑古

篇，四惑經篇，六點煩篇，七八九雜說三篇，十一五行志二篇，十二暗惑篇，大抵吹毛求疵，一字推敲，讀之可見劉氏讀書精博，及其勤學之一班。

正史之外有雜述，即內篇三十四所舉者是也。其流有十，善惡相兼。劉氏視同史材，故曰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劉氏述古史雖有六家，而內篇二二體篇，總歸二體，即編年紀傳是也。互有長短，不能偏廢。故外篇二古今正史篇詳述歷代古史時，均編年紀傳並舉。

內篇十五採撰篇，詳述古史所憑及慎選之意，于抉擇史料之態度，言之甚當。

內篇二十言語篇全篇主張以當代文著當代史，與現代主張國語著書

之意極合劉·氏此見，散見各篇，容後再述。

以上所舉諸篇，卽內篇一六家篇，外篇二古今正史篇，外篇一史官建置篇，內篇卅四雜述篇，一二二體篇，十五探微篇，廿言詁篇，較爲重要。

史通編次，有可併之篇，有瑣碎之處。如內篇十三編次篇與二十三品藻篇可併。十六載文篇與三十一覈才篇可併。二十一浮詞篇，二十二敘事篇，二十九書事篇與外篇六點煩篇可併。內篇三十五辨職篇與外篇十三忤時篇可併。至如內篇十四稱謂篇，十七補注篇，十八因習篇。十九邑里篇，外篇三疑古篇，外篇七八九雜說三篇，十一十二五行志二篇，十二暗惑篇，瑣碎拉雜，有同隨筆，無關宏旨，有類簿書

·四（史通主見）

吾人就史通所述，總其主見，得十二端。而以乘筆直書與應用當代文字二者爲尤主要。茲先述其他各端，再詳及之。

(一) 史書可以無表 表歷論謂「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諸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蓋文尙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語其無用，可勝道哉？」唯一列國年表，或可存焉。……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

(二) 天文藝文可以不志 書志篇謂「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至于「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

(三) 篇幅不必命題 題目篇「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

(四) 文人不宜作史 謂「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詞者多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以上見載言篇）「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于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可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妙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數才篇）

(五) 史評之無謂 一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采，嘉詞美句，寄諸簡策，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者矣。」「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于此也。」

〔論贊篇〕

(六) 敘事尙簡 「夫人有一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浮詞篇〕「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二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澹在。

• 〔敘事篇〕「紀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書事篇〕

以上六端，爲劉氏消極主張。茲再述其積極方面的主見

(七) 史書煩省，不必拘泥。『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國阻隔者，紀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于榛蕪；言有闕書，傷于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

〔煩省篇〕

(八) 立志錄言

『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

『遷固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載言篇〕

(九) 另立都邑，氏族，方物之志。

〔書志後論〕

(十) 史體有二，卽編年紀傳是也。二者不可偏廢。〔二體篇〕

以上十端，皆劉氏所主張而不甚重要者，史書無表，恐不盡然。近

世章學誠製表讀書，萬季野歷代史表，若網在綱，學者稱道。天文藝文固可不志，然天文藝文諸學之變遷，則不可以不志。篇幅無題，殊難索解。劉氏僅以周易春秋爲例，其殆尊孔申左太過之故歟？文人不宜作史，劉氏言之極詳，而苦于不知文史合一之弊，痛詆文學，甯得謂平？史訛無謂，極爲精當。史當煩省，誠不可拘，另立三志，仍屬雜流，似非正史，未免添足。史體有二，未見其通，容再述焉。

(十一) 史貴直書 「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疑古篇〕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瑕疵，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蓋君

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一若爲其切當時之文，而罔褒諱之辭，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以上見惑經篇）所謂直筆，「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雜說下）「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甯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直書篇）

（十二）作史應用當代方言 「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日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王宋著書）

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二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摸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一「天長地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二「萬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凡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以上見言語篇）「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以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睹其事。」近古史籍，亦載俗稱，「足以知毗俗之有殊，驗風土之不類。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或務存隱諱，或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雜說中）「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

鸛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世稱近世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錫九，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雜說下）

劉氏本極推崇孔子者，且生當唐代，尤不應出詆孔之言。乃因主張直筆之故，竟不惜有疑古惑經之論，有膽有識，斯之謂矣。其言曰：

「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疑古篇）「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定不使爲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國家事無大小 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以上見感經篇）

此外劉氏對於作史之途徑，除上述各種主張外，尚有當時後日二流之說，極其切實可行。現今整理國故之說，甚囂塵上，而對於現代事跡，未嘗注意及之。昧今博古，謂之陸沉。眼高手疏，豈稱學者？聞嘗謂研究古史，固屬要圖，比次時事，亦屬急務。與劉氏當時後日之說正同。劉氏之言曰：「夫史之爲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僞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史官建置篇）此論與章實齋撰述記注之說相同，而劉氏特提出當時後日之別，尤覺清淺有味，可資實用。

〔劉氏成見〕

劉氏之主見，略如上述。然劉氏生當唐代，受當時環境上之束縛，難以自拔。言其著者，如劉氏雖詆孔而心實尊孔，故雖有「疑古」惑經」之論，而六家篇則謂仲尼之修春秋也，「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謂史記以後所書之事「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凡此論調，屢見不鮮，此劉氏所見未周者一。又如劉氏不信命運，而亦時信災祥。例如書志篇之言曰：「然則天道遼遠，稗竈焉知？日食不常，文伯所對。至於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鬪識魏祚於黃龍，董登徵晉亂於黃鳥；斯皆鑿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此劉氏所見未周者二。

又劉氏曾爲史臣，專執史筆，因「於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詳陳不可，上書求退，於是劉氏遂歷詆領局修史之不當，其言曰：「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又曰：「昔邱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志也，泐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儒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廊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以上皆見辨職篇）

又劉氏對於魏收魏書，極致不滿。通釋謂：「公最不滿收書，然亦託起勅改耳。」（古今正史篇）竊以爲彼史曹雖「崇局峻宇，深附九重……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辨職篇）然吾國國史纂修，世續罔替，史學觀念，深中人心，不可謂非領局修史之賜。吾人愛屋及烏。

焉可因噎廢食？

劉氏史通每有痛罵文人作史之辭。其言曰：「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詔，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也；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史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又曰：「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以上皆見載文篇）又謂古昔文義，務却浮詞。一言如闕略，文質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敘事篇）劉氏罵文人之修史，以覈才篇最爲痛快。一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

羅含謝客，宛爲歌誦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好爲麗詞；江摠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宗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一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詞，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二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二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較其優劣者哉？一（以上皆見雜說下）夫文人不定能作史，與史

文不應視同文學，固是卓見。唯後世章學誠嘗謂有文人之文，有史家之文，各自成家，各有其用。劉氏見不及此，文史不分，乃詆文學爲「雕蟲末技，無足致噉」，其亦不思之甚矣！唯劉氏在覈才篇中之言曰：「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消，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在雜說下篇中之言曰：「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邱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凡此數語，稍露文史異轍之意，然不澈底也。劉彥和謂意翻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又謂意授於思，言授於意。隱示文史不同之意。知幾之見，似不及此。

劉氏嘗謂「書事之法，其理甚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

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惑經篇）凡此數言，頗見通意然詳述六家，總歸二體；敘述古今正史，編年紀傳並提；並謂各有短長，不宜偏廢。劉氏殆以本紀仿自春秋，紀傳仿自左傳，尊孔申左，故遂奉爲模範歟？後世鄭樵通志，卓絕一時，文史通義，獨崇通史。劉氏生當唐代，未見其通，又何異焉？

此外吹求所得，每見小疵。表歷篇之言曰：「文尙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而雜說則又謂「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又表歷篇之言曰：「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

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而品藻篇則又謂「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夫史書不表，劉氏言之極詳，乃批評史記，前後不同，褒貶漢書，首尾互異。縱曰各篇主犯，時有變遷，然而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探隲篇謂史記列傳，夷齊居首，乃理之恆；而人物篇則又謂斷以夷齊，齷齪之至。後先相去，甯不太遠？孔子言多隱諱，謂爲名教存焉，後人文過飾非，則又目爲凶人奸賊。是非厚薄，兩未折衷。時謂「文之將史，其流一也，」又謂「文之與史，較然異轍。」異同一二，讀之茫然。書稱史通，名未副實。茲並舉之，亦猶劉氏疑古惑經之遺意耳。崔東壁嘗謂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

，乃又採摘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此言雖僅指一端，而史通之病，似全在此矣。

〔末學一得〕

史通內容，既如上述，善惡利害，讀者自明。抑尤有感焉。近人有謂史遷史記始重個人，異於古書，此爲不朽。竊獨以爲不然。夫吾國史病，病在不通，不通之根，樹在人物。後世本末通史諸體之可貴，在於輕人重事耳。史遷重人，又何稱焉。且自史重人物，作史者有曲直褒貶之空談，史學界有焚稿殺身之慘禍，遂至一部二十四史，名爲正史，僅同史材。垂訓謬見，直傳今日。幾同倫理之書，初非切實之學，謂爲史遷作俑，豈不然乎？讀史通編次品藻直書曲筆人物諸篇，覺其詞費，故並抒所感如右。

劉知幾本傳見新唐書

劉子立，名知幾以立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辭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立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椎腕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立悼士無良而甘

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立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立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立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立病長官多，意尙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立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爲史氏者，宜

置此座右也。一子立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
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
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
 ；「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
 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一曰「居巢。」累遷
 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
 著衣冠乘馬。子立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腓服。魏晉
 後，以牛駕車；江左尙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
 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
 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
 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

博帶褰衣，革履高冠。鞮而鐙，銑而鞍，非惟不師於古，亦自取
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一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
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
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
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
意，共黜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
太樂令抵罪，子立請於執政，立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
• 子立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尙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買操金，不能殖貨；
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不能成室。猶須好是正直，善惡

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一時以爲篤論。子立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府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



史通目錄

內篇

六家

二體

載言

本紀

世家

列傳

表歷

書志

史通目錄



論贊

序例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採撰

載文

補注

因習

邑里

言語

浮詞

敘事

品藻

直書

曲筆

鑒識

探蹟

摸擬

書事

人物

覈才

序傳

煩省

雜述

辨職

自敘

外篇

史官建置

古今正史

疑古

惑經

申左

點煩

雜說上

雜說中

雜說下

五行志錯誤

五行志雜駁

暗惑

忤時





新式
標點

史通通釋卷一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內篇

六家

第一〇合起
結共八章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

謂古今正史篇，此二字一作史。

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

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

〔釋〕二句首提史字，揭出全書眼目。

權而爲論，其流有六：

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按〕此篇序也。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欲溢爲七而無欠，欲減爲五則不全。是史通總挈之綱領也。其辨體也，援

駁儷純而派同，移甲置乙則族亂，是六家類從之畛涂也。注家認家

字不清，要領全沒，今爲顯說之：一，尚書記言家也；二，春記事家

也；三，左傳編年家也；四，國語國別家也；五，史記通古紀傳家也；六

，漢書斷代紀傳家也。會此分配以觀六章，觀全書，如視掌文矣。

尚書家者，〔釋〕是爲記言家。其先出於太古。易曰：一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一故知書之所起遠矣。〔釋〕上原書之所起，下表孔子所定。至孔子觀書於周室

，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一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一尚書璇璣鈴曰：一尚者，上也，上天垂

文爲，古象字，一作以。布節度，如天行也。一王肅曰，一上所言，下爲史所

書，故曰尚書也。一〔釋〕三引古語，皆釋尚字名義，惟此王肅所云推一作此三

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

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釋〕數語勸清至如堯舜二典

，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洪範總述災祥，董劉五行顧命

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釋〕數語以書有兼及記事之文，摘出言之；要

主也又有周書者，謂世所傳汲冢周書與尚書相類，〔釋〕亦是記言類也即孔氏刊約百篇之

外，凡爲七十一或作二非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一作其有明允篤誠，典

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

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禮周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

，五經之別錄者也。〔釋〕自又有周書，至末所綴三書，皆屬記言之體，正爲家字博

是家緒餘，故引而附之。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一作迨乎漢魏，無能繼者。〔釋〕

數語轉。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

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

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衍魏尚書，凡爲二十六

卷。

卷與隨志不合。

〔釋〕書體久廢之後，至晉而有孔衍諸書，是後來記言者一家。

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

，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

其義列，皆準尚書。〔釋〕

至隋而又有王劭隋書，亦是後來記言者一家。○上二家亦以類附。此下則就二家衡論。

原夫尚書

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

足紀，語無可述，若此

疑當作止

故事雖有

舊無有字

脫略，

四句言有事無言者不收，

而觀者不

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裁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

理涉守株。故舒元

孔衍字

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釋〕

此節論孔衍書也。上世事簡

，故言亦簡；後世文煩，徒以窮棄事實，上擬記言，豈足成書？

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

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

王劭字

隋書，雖欲祖述商周

，憲章虞夏

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

謂體不類史

可謂畫虎

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釋〕此節論王弼書也，既無紀傳，又不編年，徒然

掇拾瑣言，豈得成史？二節之意，總謂記言一家，止可行於三古，後世不必做爲也。

〔按〕朱子嘗言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史通首此二家，皆談史不談經。注家執經言經，繁引義疏，都無交涉。其首尚書家者，劉氏特以記言之體當之云爾。家不類，族不備，人非其倫，書是其體，則以其族歸之。不特七十一篇之周書爲其緒餘，若衍，若邵等書，皆是記言之族，故亦以類相從。郭本紛紛譏劉氏以狗尾續貂，正緣不識家字所由，胥動浮言也。上古文字何例可說？專以尚書屬言，其說始自鄭荀，詎云篤論？劉氏不此之辨，而疑書例之純，固哉言也！劉說蓋本堯典孔疏尚書固是史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爲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譏衍邵爲守株畫虎，洵

通識也。

尚書百篇

〔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尚書序、百篇蓋

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慎及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

〔尚書孔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璇璣鈴

〔後漢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沴歷懼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徽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葉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鈎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鈎連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

〔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騎常侍，善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宋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按〕郭本引南齊奔魏之王肅，誤。〔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樂書引樂記，通典引大傳，並存王肅注，而集說以為元魏人，誤也。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然則誤已任宋時矣。而王謂不以經學名，亦非恭懿長於三禮，北史與劉石經同傳。常相辯論往來也。

爲例不純

〔漢藝文志〕左史記言，言爲尙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荀悅申鑒〕其說同。〔鄭氏六藝論〕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尙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埋勢本自相連。珥筆如何分記？况左右配屬，班荀之與鄭戴，又各牴牾，此等皆出自漢儒，難可偏據，魏晉以來，點配相沿，杜預以漢志爲誤，史通則，又以漢志爲例，遂有爲例不純之議，並非。

又有周書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太史公鄭康成許叔重馬融皆引其文，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書亦未出也。亦以周書爲據。東晉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所載竹書之目，亦無周書，然則繫於汲冢誤矣。〔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不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矣。

職方時訓

〔逸周書序〕王紀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遵王政。作職；方辯十

四氣

孔衍漢魏尙書

〔晉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爲

六卷。後魏尙書十四卷。〔按〕後魏，後字衍文。

王邵隋書

〔隋書〕王邵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祕書少監，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詳目。

守株

韓非五蠹宋人耕田。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爲宋國笑。摸擬篇用其語。稍詳。

家語

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晁氏讀書志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王肅得此於孔猛家。朱子與呂伯恭書程氏遺書若只暗地刪却。久後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爲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臨川世說

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爲嗣。高氏緯略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讀書志劉知幾頗言此書非實錄。子

亦云

春秋家者。

釋此一家是言記事家也。止以經文爲界。勿重拈編年意。致與左傳家混。

其先出於三代。

釋原記事家

古名

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

釋此下歷引春秋古名。見於諸書者以質之。

孔

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一知春秋始作與

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

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

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

，「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

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

皆指此也。「釋」

此上疊引衆說，總以證明古者歷國史記皆號春秋，爲推本命名之由，而其用則皆以記事爲義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

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

，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

一作隱

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釋」

此節正表孔子所修之春秋，寓書法於記事，中，孤行千載，而他所謂春秋者皆廢。

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

，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

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

，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釋」

此節帶及編年書記事必繫之年月，若晏虞呂陸輩所著，事無編繫，何

得假名；然編年意本章不重。特緣此以斥諸家耳。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

如法一作昔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

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褻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

得比於春秋哉？〔釋〕

末節指出後史之帝紀爲近春秋經體，是則本家正派。特書法未盡善耳。

一按此春秋舉經不舉傳，章，意以記事爲主，與尚書對舉。而此爲確配，非尚書強配記言比也。於編年意，則帶及之。至下章左傳，

家盡之，其標義也，以孔子爲宗法；其徵名也，以前所稽者爲原始

，以後所附者爲虛稱；其苗裔也，以遷史所開諸帝紀爲具體。合而

觀之，家字之原委離合備焉。本紀取法春秋，一語破的。紀所加詳

者，惟在開創之世，及凡詔令之文耳。後來朱子作綱目之綱，固是

仰學春秋，亦大率取裁本紀。

春秋家者，至盡在魯矣。此段證據，與杜氏左傳序首孔疏參錯相同。

汲冢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璣語四卷，汲冢書。

羊舌肸〔外傳晉語〕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

彪

竹書紀年〔杜氏左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冢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爲

分了，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按〕汲冢書有目，詳後申左篇。

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墨子言百國春秋當卽是書也。

周禮舊法〔杜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微婉志晦

〔杜序〕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繫日繫月

語見杜氏序。

包夏兼冬

〔杜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始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疏〕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魯頌箋云，春秋猶言四時是也。

晏處呂陸亦謂春秋

〔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

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藝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爲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後漢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本傳索隱〕賈撰記事。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左傳家者，〔釋〕

是爲編年正家

其先出於左立明。

〔釋〕

傳爲左撰，亦曰：其先志家之所始也。

孔子既

著春秋，而立明受

舊作授非

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

舊亦作授

經旨，以授

後人。或曰。傳者，傳

〔原音〕平

也，所以傳示來世。一案孔安國注尚

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釋〕

首節空疏傳子。只作注傳意解。

觀左傳

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

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釋〕

此節貼合

左氏，遞到傳述古事之傳，尙未說到編年。

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

史而以經名者，至左傳後遂絕。

於時文籍唯

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釋〕

二書皆非編年。何忽引入。以其所載接左連秦。爲下文樂，傳張本耳。

至晉著

作耶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

一脫書字

始以周貞王續前

傳魯哀公後至王赧

同

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

三十卷。〔釋〕

樂資采國策遷史爲書。上接春秋。下追漢初，亦名爲傳。已上不言編年，而編年自見也。

當漢代史書，以遷

固爲主，而紀傳牙

古互字

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釋〕

接入

漢史，其初有紀傳無編年，此數語挑下。

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

一有附字

左傳著漢

紀三十篇。〔釋〕

此就荀紀之，依左體指出編年二字，爲全章點眼。

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

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

當是廣字

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

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當其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一釋的準者，編年也，凡

列之。於家字，乃無欠闕，

異名而同體者，悉羅

〔按〕春秋經以提綱，傳以述事，事必繫年。編年之法，由是興焉。然編年之義，史通不以繫經而繫傳者，事待傳而顯也。傳有三家，史通唯取左氏，不及公穀者，公穀主釋義，左主載事，公穀非史法，左具史法也。故左傳一家爲編年家法之祖也。自左而後，樂資荀悅以及張孫干徐裴吳何王諸所述撰，皆其流也。章內錯舉國策遷固，殆爲樂傳荀紀起本，猶宋涑水氏採十七史，以爲通鑑所本者紀傳家，而所成者乃編年體也。此處觀書略綽，定知辨類糊塗。又唐之先，有王氏元經，薛收傳正擬是家，史通曾不及之。因思隋唐二史

，皆不立王通傳，至司馬君實爲之補傳。謂其事其書，出其家人參差不實。然則書雖存，究在依託然否間，况其家所以推之者越分無禮。有白牛谿序曰：「山似尼立，泉似泗涑。」更爲之作文中子世家，以配遷史。是其淫名僭號，罪甚揚雄，法亦在所必斥也。

受經作傳

〔杜氏集解序〕左立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

重

樂資

晉書無傳。〔隋經籍志〕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先舉樂資者，資書接左迄奏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次也。〔又〕

接左之年之周貞王，史記定王，左疏雜引，存疑。

荀悅

〔後漢荀淑傳〕淑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祕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

亦足以觀矣。正史篇又有注。

張璠

國史無傳。〔隋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袁宏後漢紀自序〕暇日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

，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敘，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

孫盛〔隋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並孫盛撰。盛字安國，又見論贊直書二篇。

干寶〔晉書〕寶字令升，祖統，吳奮武將軍。寶以才器，召爲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郭評〕楊誠齋嘗與同舍談于寶。一吏曰，干字

非于，驗書果然。〔按〕語見鶴林玉露，謂謂書干字下注云，有晉干寶也。誠齋喜曰，此吾一字之師。

徐賈〔宋書〕賈字無考。〔按〕隋唐二志於干寶晉紀之後，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賈晉紀四十五卷，與此處列名之次正同。而所列編年門類亦合。然則賈字，卽廣字之譌

也。〔宋書本傳〕徐廣字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

裴子野〔梁書〕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

吳均〔梁書〕吳均，字叔祥，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除奉朝請，著齊春秋三十卷，外篇正史篇，謂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

本覽行。

何之元〔陳書〕之元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

王邵〔見尚書家〕，但彼所引爲隋書是記言體。此所引則北齊志，乃編年體。章末所云或謂之志，正指此也。舊注悉取其所著書瀕列一處，便使家數不清。唐藝文編年類

，王御北齊志十七卷，外篇正史篇，王御憑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云云，今體甚明。

國語家者，〔釋〕此是國別家，惟今封分割之代有之，其先亦出於左立明，既爲春秋內傳，

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

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此二字或作列於，或作列爲，皆非，春秋外傳國語，

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

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釋〕首節疏明國別之體，因推標纂所由，兼及注家章句如此，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

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

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謂時故即簡簡

以爲名。或云：一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一脫之字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釋〕繼國語而起者國策，正其流派，故連及之，而以兩義疏策字也，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

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

謂國策邊史

聚爲一錄，號爲

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

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

時國語，

因述其後語，并標其前作，

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

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

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立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

方以類聚，豈多噉乎？〔釋〕

此節因國策敷衍而出；在舒元作之，殊覺多事；在史通引之，卻是類推；蓋此家述者絕少，故及之也。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

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釋〕

此書乃是本家的派，國語一家，從此止矣。

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

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

則議擬苟袁；於一作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釋）末節正見國語家久廢，雖自魏晉以來，多有分國之史，大都祖述班，荀均之國別而體則非矣，大

〔按〕二國均爲國別家，史通雖專以外傳標目，其實走馬遞舉。自封建廢而史統於一，靡事殊塗矣。其或光岳氣分，各職記注；而編年紀傳，小大相師，亦並不用條綴體式，若是乎國語一家，幾將說部置之。史通不列爲家而不可，列之爲家而體非正用。章末筆參進退，不類他家，有以也。

內傳外傳〔章昭國語序〕昔孔子脩舊史之垂法，左立明因聖言以摭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止於經，故號曰外傳。又云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

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字景伯，九世祖誼。逵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王肅注

三國時人，見尚書家。〔按〕魏志本傳，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經籍志〕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

虞翻注

〔三國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爲騎都尉，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韋曜注

〔吳志〕韋曜，字弘嗣，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宋崇文總目〕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

爲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吳志闕澤傳，或作唐因，非。

戰國策

〔劉向原敘〕所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或曰長書。臣向

以爲戰國時游士策謀，宜爲戰國策，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隋經籍志〕劉向錄者三十二卷，高誘撰，注者二十二卷。

孔衍後語

〔唐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按〕史通云，今行世者唯後語存，是知新唐志特因舊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

九州春秋

〔隋經籍志〕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陳氏書錄解題〕彪記漢末州部之亂，司冀徐袁青荆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

之子，官祕書郎。

魏都許洛

〔三國魏志〕建安元年，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三十五年遷洛陽，文帝黃初元年，營洛陽宮。〔按〕時言曹魏者通謂之許洛，如吳志朱桓言進

取壽春以規許洛是也。

晉宅江淮

〔晉元帝紀〕帝瑯琊恭王覲之子，嗣位瑯琊。永嘉初，鎮建郡。愍帝即位，西都不守，建武元年，依魏晉故事爲晉王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按〕是爲東晉之始。建康卽建鄴，吳大帝始都此，江淮其界也，亦吳之通稱，如吳志周飭本陽羨人，而言生長江淮是也。

史記家者，〔釋〕

此是紀傳家之祖，而劉氏以史記通古爲體，故別爲一家，

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

，百家競列，事跡錯糅，

通作

前後乖舛。〔釋〕

此四句伏下遼遠難稽病源，

至遷乃鳩集

國史，採訪家人，

或作家乘，恐非，

上起黃帝，下窮漢武，

紀傳以統君臣，書表

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

一本目字在上

之曰

一無

史記。自是

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

一作

〔釋〕

數語

遞下

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

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

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

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

無表而已。〔釋〕

自此節起，連述後代之擬史記者，本節，述通史也，梁武貪慕史記之爲，勅撰遼國之編也，其後元魏濟陰王

暉業

誤人誤辯，詳後注，

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

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

。〔釋〕

此節述科錄也，元暉貪慕史記之爲，亦著此遼國之編也，

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

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

南北史。其君臣流別，

恐當作別

紀傳羣分，皆以類相

一無相字

從，各附於本國

。〔釋〕

此節述南北史，亦綜數代爲一書者，

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釋〕

已上三節是述案，已下出議，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

政而胡越相懸，敍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

所載，多聚舊記，

一作紀（原注）謂採國語世，本國策等，（按）此注舊在雜言下非，

時採

一作雜言，

故誤作細書

綴於小注末，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釋〕凡此

諸病，皆由世代懸隔，載記龐雜所致，蓋是誠辭，非貶辭也。

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甯習本書

，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或作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

所宜深誠也。〔釋〕

結言規撫史記者，無其筆力，貪其傳遠，非蕪即缺，病所必致，此通古一家所以當誠，欲令作史者於紀傳家以斷代爲正，下章漢

書家是已，

〔按〕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識利病之言。聞人通患，率在誇多，代遠交
靡，荒誕滋熾。無田甫田，詩人所以誠也。史通蓋爲通史料錄，蕪編
紛出，濫觴實由司馬，故重誠之。其別家於班，正復爲此。評者不
察，認是詆諛遷史，誤矣。南北史之爲體也，析置紀傳，越代黏連
，而一姓數傳，多繫家不繫國，於畫代爲案例。設若八朝，各立限
斷，如承祚國志之式，則子元不以入史記家，延壽亦不受此訶矣。
至歐陽五代史，年祚太促，不得以此例繩之。嘗謂昔人所以甄綜古

近，通爲一書者，爲其時未有彙刊羣史定本故耳。識者鑒此，乃有十七史之刻，嗣是而爲廿一，爲廿二，循代接編，各還原表，既無篡合之勞，亦免離散之患，實自斯言發之。劉氏豈非史部功臣？

探訪家人

此句又見探撰及正史篇。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再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是知古人爲乘者，非。

魯史舊名史記

語見春秋家，

通史

〔梁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又武帝紀〕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

科錄

〔北史魏宗室傳〕常山王遵會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按〕

本文誤以撰人爲濟陰王元暉業。郭延年辯之，謂暉業所撰，乃辨宗錄，非科錄也。史通既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

斷限

亦曰限斷，二字，所始，見斷限篇注。

南北史

〔舊唐李延壽傳〕延壽，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讀書志〕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周隋分隔南北

，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編年，未就而卒。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摛序八代，北二百四十年，南百七十年，爲二史（通志藝文略）別立通史一門，以延壽書與梁通史同列，良是。

胡越 〔漢書〕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云，意合則胡越爲兄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

參商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於廣林，不相能也。后帝遷關伯於商立，主唐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唐人是因，以服事虞夏，故參爲晉星。

漢書家者，〔釋〕此爲紀傳正家，斷代爲書，始於此，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

上。謂孝武帝依太史公語也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

·〔釋〕彪書初稿猶非全代，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釋〕漢書全舉西京，此二句爲本章主句，是斷

限正式，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釋〕

點題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

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

釋一

此釋書字名目，及體製所由，

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

唯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釋〕

自首至此，總言紀傳爲體，皆準

子長，但起高靈莽，後史皆仍其斷代之式耳，可悟前章致誠，非貶辭也，

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尙書記周事，終

秦穆；春秋述魯文，

一作史

止哀公；

舊誤作定公

紀年

卽竹書紀年

不一作下逮於魏亡

，史記唯論於漢始。〔釋〕

歷觀以下智論斷之辭。此先推言前史，或累代連舉，或一代不完，從無斷限全代者，

如漢書者

，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

一作家

〔釋〕唯漢書爲

斷代正體

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釋〕此之易，對史記之難，自爾

一作邇

，迄今，無改斯道。〔釋〕

章末總從斷代處下贊，舊連下結，尾今分出，

一按〕紀傳家自隋唐以來，經籍藝文諸志，皆列史部首科，謂之正史

，先馬次班，此定例也。劉氏以時近者易爲功，代遠者難爲力，有

鑒於通史科錄之蕪累，故特標舉斷限，借史漢二家以示適從云爾。

夾漈持論，有意矯枉，其言既悖；至評者認此爲乙馬甲班，直不曉文義矣。自孟堅有斷代之書，自知幾有無改班書之論，向後諸史，靡弗由之，言出而爲定式，夫豈孟浪之言？

彪固

〔漢書敘傳〕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固以爲漢紹堯運，自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緝所聞，呂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敘傳竟不及父彪續史事，歎所生，欺萬世，糾班史者，當以是爲首款。〔後漢書本傳〕彪斷探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東觀日記

〔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向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向、向等著作

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按〕外篇正史篇詳述其書，宜參看。

三國曰志

〔晉書陳壽傳〕壽字承祚，仕蜀爲館閣令史，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爲孝廉，除著作，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紀年不逮魏亡

謂竹書紀年。年未盡魏哀而止，正與漢書全代對照，或譌不爲下，失之。

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

，時移世異，尙書等四家，尙書春秋國語史記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釋〕此六家總結也，以配篇序，故應另餘單立，舊連漢書家章末者，非是。

〔按〕是篇如弈者開枰布子通領全局，以該史家之體，卽以辨史體之

家。該體故備陳，辨家在協用，就於篇尾預作轉樞，記言尙書而不著

歲序也，記事春秋經而不詳顛末也，國別國語而不歸典式也，非編年代

遠史記而不立限斷也；此所謂四家體廢者也。若乃經年緯月，敘時事

則銓次分明；左傳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漢書此則所謂祖述惟

有二家者矣。卽結本篇六字，卽提下篇二字，脈理連絡，史通通部

爲全局，卽此可見。

一二體第二〇二體者，一編年，一紀傳也。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

是爲古文尙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一作已闕如

·〔釋〕篇首揭過非編年非紀傳者，既而立明傳春秋，編年之祖，子長著史記，紀傳之祖，戰筆

之體，於斯備矣。〔釋〕既而四語通幅全提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

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立明之黨也；班固華嶠，

子長之流也。〔釋〕已上總爲二體，標出原委大意，自得左馬分創，史家千古宗之，惟此舊脫此字二家，各相矜

尙，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釋〕四語又一提，下分編年紀傳兩扇，各言其利害，夫春秋者，

謂左傳也，此一扇，論編年，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

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

〔釋〕長，卽利也，謂其勝紀傳也，其所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僞德，事當衝要

者，其人有關國政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其人無預國事不枉道而詳說。如絳

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衝要故也其

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沈冥故也故論其細

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立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釋」短

即害也，是其不及紀傳處也，其所不及，亦編年之體自所不免也。史記者，舉史該漢，此一紀以包舉大端，傳

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一作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

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釋」此其勝編年處，故長而利也，亦

紀傳之體自應有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繼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涉

事則云「語在項傳」，高主項於項傳涉及則云「事具高紀」，項主高

又編次同類，如屈賈不求年月，謂時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

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

所以爲短也。「釋」此其不及編年處，故短而害也，亦紀傳之體自不免也，兩屬利害皆對較而出，考茲勝負，互有得

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立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

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一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釋」前幅分扇立論，此借寶語一詰，詰起二體合揚，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

分得其一耳，立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尙多

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釋」此八句只就寶語一駁以下申窮之。駁左單，駁編年文若偏詞，意實互勘也，向

使立明世爲史官，一作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鄒子真，後漢

之郭林宗、黃叔度，身隱位卑者晁古作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文

事博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

，不預朝政；嚴鄒郭黃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晁董皆略而不書，斯則

可也。此是掉句必情有所愜，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

紀中，一作將恐碎瑣多蕪，闕單失力者矣。「釋」至此一勸；言設使左爲漢

云不載既不安，載之又費力，有不得不變爲紀傳者矣，故班固以固例選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

然可觀，綱紀有別。

〔釋〕四句勸過，變爲紀傳。

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

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

舊作保，恐誤。

之，有踰本

恐當作紀。

傳。〔釋〕

此數語抵前駁千寶一長

段言，世又有厭迂闊而襲翦截者，則又轉而效編年焉，由是觀之：改來改去，搥不出此二體也，互勘之文止此。

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

，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傳而副

以干紀，

編年

宋書有徐沈傳而分爲裴略，

編年

各有其美，並行於世。〔釋〕

結尾平收

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釋〕繳應借詰之詞。

〔按〕此篇與六家頂接。六家舉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之正用。先

分論其得失，不以有失而不行；後合勘其兩行，不得偏任而廢一。

以左荀等字當編年字觀，以班馬等字當紀傳字觀，會此替身，乃得

縣解。自後祕省勅撰，唯此二途；藝文史部，必先二類。知幾是篇

，誠百代之質的也。或問替身云云，何謂也？曰，錯舉多書，總歸

二體，蓋揭二體之兩行，非評諸書之優劣也。其利害短長，體中應有，亦不妨兩有。非此利被害之謂，更非利優害劣之謂。但謂二體既立，一以詮歲時，一以筭事行，國史乃無偏缺耳，舊評不會作替身字看，遂皆拋體而議書。體兩書煩，臆揣都錯。干寶一節，能因單得互才，是善讀書人。二體兩字，貫徹全書，綱維羣史。人言自袁機仲樞紀事本末出，史體參而三矣。余曰，亦從二體出，非別出也。且降史書爲類書，法不參立，故其書不由史館，不奉勅，亦編

荀悅張璠

見左傳家皆編年體。

華嶠（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

其緒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文質事實，有遷固之規。

絳縣老

〔左傳襄三十〕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成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吏

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於辱在泥途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杞梁妻

〔左傳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

人之敵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杞梁，卽杞殖。

柳惠不彰

〔左傳僖二十六〕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禽爲師，使受命於展禽。〔杜注〕柳下惠也。〔按〕惠見左傳有此明文，今云不彰，不顯，與顏子並說，是史

通疎處。

賈誼屈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原，楚懷王時人。誼，漢文帝時人。

曹沫荆軻

〔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沫，魯莊公時人。軻，衛人。游燕，在燕王喜時。〔按〕曹沫，左氏穀梁並作曹劌。

前漢嚴鄭

〔王貢鮑傳〕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舅

大將軍王鳳以請聘子真。子真不諱。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各因執導之以善，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

後漢郭黃

〔郭太傳〕太字林宗，家世貧賤，遊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衆賓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應。〔黃憲傳〕憲字叔度，父爲

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既而至袁閔所，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太守王襲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閔，不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按〕林宗此語，本傳亦載，故史通二人合舉。

晁董對策

〔漢書晁錯傳〕錯爲人剛直刻深。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爲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三道之要。對

策惟錯爲高第。〔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爲江都相。

向永上書

〔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官

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歎息，以爲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經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屢息無所依違。

關單

未詳，大抵是當日方言，渙散不振攝之意。盧照鄰釋疾文云：草木扶球兮若此，子獨關隴兮不自勝。疑卽此二字之別寫也。〔集韻〕聊他干切，〔按〕今俗亦有關隴

灑灑之語

王處

〔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元帝召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聞漸廣。

〔虞預傳〕預字叔常，〔唐書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

干紀

即干寶晉紀，見左傳家。

徐沈

徐爰傳見正史篇注。〔書錄解題〕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

人，高祖助業既就，約嘗扣其端曰，今不可以淳風期萬物，攀龍附鳳者，莫不云明公其人也。高祖受禪，爲尙書僕射，卒諡曰隱。著宋書百卷，其目詳外篇正史篇。

裴略

即裴子野，宋略見左傳家。

載言

第三〇此篇以下，皆就紀傳一體中，分條著論。

古者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紂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尙書闕紀。載也一作記秦師敗績，繆公

誠誓，尙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

泥古太甚，於尙書家已論之，〔釋〕首節推原記事記言，古體本不時合，以引下文，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

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

覽諷忘疲一釋

至左氏則言事兩收矣，然非傳體，無隔越之患，其勢自可兼行也，此上下轉遞之文，

至於史漢則不然，凡

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或譌作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

東方朔等傳，唯止尙通或作止錄言，罕逢載事。〔釋〕自此歸到紀，傳約舉專載文辭之篇，以發論端，

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一作網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一作序次遂令披閱

之者有所憯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一作紛擾，古今是同。一

釋承上言以長篇夾入敘事中，閱者苦之，偏起本指，案選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

名甚廣，而一作唯言無獨無獨舊作獨無誤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

立一書。〔釋〕數語揭本指，若人主之制冊謂收語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

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當有書字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

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者也。者也二字，於文勢富有，對下段亦富有，舊說，〔釋〕此段制冊章表等，皆朝典頒奏之言，

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

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

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

據前例亦當有題，爲某

書之文，疑脫，

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釋〕

此段詩頌書論等，是詞人著

述之

言，夫能使

一無使字

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釋〕

以上二項爲一節，意謂當於

書志帙中加立載言一條也，

昔一作晉

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

左氏

立明，其臣下委曲

，仍爲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

〔釋〕

此借寶言以見酌更舊體，成例可援，

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觀其利害

，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按〕上二篇標列史體已備，自此而下，別出已議也。彼編年一體，

緒無雜出，而紀傳則名類多門，商榷宜審，是篇蓋就列傳而言。方

銓事狀，忽夾長篇，未免文氣隔越，故設此論。嘗竊計之，就如買

生董傳方朔馬卿未作要官，無他政蹟，其生平不朽，正在陳書對策

詩頌論著等文；設檢去之，以何擔重？且使此冊果立，幾與摯虞流別同科。即劉於載文篇亦言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不且自矛盾乎？况乎後世著述如林，彌滋膠轕矣。此論不可行。

韋孟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及孫王戈荒淫不遵法，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詩，或曰

，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

揚雄出師

〔按〕漢書揚雄傳，載河東長楊等賦，及離騷解朝等詞，太玄去言等序，而無出師頌。〔郭注〕引文選注云，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

趙充國，乃召雄即充國圖頌之。文選充國頌後編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豈史通誤以爲雄耶？

馬卿封禪

〔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見上好仙，遂癸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病免家居茂林。天子使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

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賈誼過秦

〔按〕漢書賈誼傳不載過秦論，於陳勝項籍傳贊，取史記褚少孫所述之文錄之，止三篇之一。〔又按〕史通所舉韋揚馬賈諸篇，或置傳首。或出他書，

或入傳中，或附贊內，舉非一例，其意祇取有關勸戒，傳頌藝林，法當採入史中者，用示擇言之例耳。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

其書有十二紀

蓋紀者，綱紀

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

〔釋〕首原紀字來歷

及司馬

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

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

二句喻言本紀法立而分定

雖地遷陵谷，時變

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

〔釋〕自及司馬至此，贊其創立紀名，專歸天子，至當不易，無容混冒，然

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

猶言門類

既定，而疆

理

猶言界畫

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

〔釋〕數語轉意

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

，嬴自伯翳至於莊襄，

襄舊作王下同

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

〔釋〕此下言自名之而自亂之

，摘周秦起案，

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

遞代之義

武王，拔

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

〔釋〕先設平論

必以西伯

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其書不過兩番則伯翳之至莊襄，其

書先成一卷，甚不簡矣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一

釋此正駁之，而文義側注，周之先事少卷促耳，秦未帝前，卷長另立，何亦混稱乎？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大業未就

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未成君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

乎？二句言豈等於諱名而奉尊稱者，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

同羣盜；羣盜即勝廣輩，漢書勝廣項籍同傳句，蓋準以爲言，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

者，即當時諸侯；即如彭韓之類，謂其號正同也，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釋〕前節就帝王上世亂例駁之，此節就身未成帝亂例駁之，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

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釋〕二句正透出命名的旨上無壓制，自得紀年，方許題爲本紀，名義相符，曹武雖曰

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

，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連莽舉例，據光武紀，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

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釋〕

此與下節皆摘後史之不符紀例者，本節就開代言，

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

。是以弘嗣暉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

即下文

吳國也

逮伯起

收之次魏書，一脫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

諸本謬

虛諡，問廁武昭，

作國

又紀者既

欲使百下一作世之中，若爲魚貫。

〔釋〕

此節摘繼體追尊爲言，已上總就本字紀字名義發擄，

又紀者既

以編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

委曲，付之列傳，此

此郭本作則，

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

其撰魏齊二史，

〔舊注〕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按〕淵爲唐諱，恐非原注，下同，

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

，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

〔舊注〕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

全

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一

〔釋〕末節乃從紀體立論，體似春秋之經，事止提綱，書其大者，雜載他兼則褻矣，可謂搜義無窮，

〔按〕史記案隱釋本紀曰，一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一若是，則凡紀人事，皆可通稱，不已泛乎？史通則曰，「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一其於列傳篇，又曰，「紀者編年。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蓋言用其紀元紀其時事也。似此析義，則凡混假是名，如項羽前附秦年，後附漢年，全與本身無與，不待辯而其非灼然矣。

• 裴世期論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稱世家，繫其本系故曰本。」一是則劉說之所因歟？儕項於州吁無知，初看似過細，按其意，特以未成君等之耳，非以逆例也。或曰，「魏武權假漢年紀是乎？」

一曰，帝魏，爲文者勢所必然，猶晉三祖也，尊創業也。非是，則唐高宋太之先世矣。莫謊於元魏，稱謂篇斥之。孫和元晃一條，斷制嚴明，濮議興獻議，聚訟可息。自此至顯目篇，條疏抽論，皆是

紀傳體中之體例。

后稷至西伯

〔按〕史記周本紀，后稷以下曰不窋，曰鞠，曰公劉，曰慶節，曰皇僕，曰光弗，曰毀隤，曰公非，曰高圉，曰亞圉，曰公叔祖類，曰古公亶父，

曰公季，曰西伯。凡十五世，文幅甚簡。〔附按〕羅氏路史云，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七世而後有周文王。此敘止十五世，疎脫甚矣。

伯翳至莊襄

〔按〕史記秦本紀，伯翳本名大費，與禹平水土。傳至非子，當周孝王時，始封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

始國。至繆公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孝公，天子致伯子惠文始稱王，以至莊襄通爲紀一卷，編始皇紀之前。

無知州吁

〔左傳莊八〕齊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襄公絀之，公田而反賊入弑之，立無知。九年雍廩殺無知。〔又隱四〕衛州吁弑桓公而立，衛人使右宰醜澹殺州

吁於濮。

權假漢年

〔魏志武帝紀〕年起漢獻帝初平元年，盡建安二十五年。

陸機晉紀

〔晉書本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成

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官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所著文章二百餘篇，〔按〕傳不言作晉紀，而隋唐二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今

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事以爲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荀袁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歟。識以存疑。三祖謂所追尊宣帝懿，景帝師，文帝昭也。

弘嗣吳史

弘嗣，韋曜字，即韋昭也。見國語家。〔吳志曜傳〕孫皓即位，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皓積嫌憤，遂誅曜。〔按〕今吳志孫和傳，在五子之列，殆因曜之舊歟？

伯起魏書

〔北史〕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齊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魏書紀〕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長子也，薨於東宮，即愷諡曰景穆。高宗即位，追尊皇帝，廟號。史臣曰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園之悼歎。〔按〕此紀繼太武紀下，是僭紀也，當附太武紀末，不

合分篇。

戾園

〔漢宣帝紀〕武帝戾太子納史良娣，產子史皇孫，皇孫生帝。巫蠱事起，太子亡至湖，遇害。〔武五子傳〕宣帝初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湖園鄉祁里聚爲戾園。後又益戾園滿三百家。

魏著作

〔北史魏季景傳〕季景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郎中書舍人。入周遷著作郎。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褻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按〕澹本字彥淵，唐諱爲深。

李安平

〔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號奇童。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所撰齊史

行於世。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一無當字周之東遷，王室

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

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各國自用其年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

，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首標世家，創設名義之故案世家之一無此四字

，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一作於陳勝起自羣盜，稱

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

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一作古，集內屢見此語

並作故而名實無準。釋既立世家一門，陳勝最難安放，故作第一駁，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

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

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

三歸反坫？

三晉，田齊之先，猶帝紀之上世也。

又田齊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

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

〔原注〕謂田完世家也。

求之人情，孰謂其

可？

〔釋〕第二駿本是三晉，田齊摻駿，而田完題上獨缺齊字，故多一層。

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

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繇繇瓜瓞，卜世長久。至於

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

必從宦

一作官

天朝，不臨方域；

漢初不盡然

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

世；雖名班

一名爵字非

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

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

〔釋〕第三駿專舉漢封爲言，

隨時二字，具有通識，

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葦

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

〔釋〕落班史廢去世

家，事勢當然，正是爲時所轉，

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吳益蜀不賓，

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此論於蜀未允，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

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釋）自漢而後，代多分據，宜若可用，然亦不爲決

詞也但近或作今誤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或譌作冊。湮沒不行；

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釋）末以舍馬從，班結之。

〔按〕由周而來，五等相仍。當子長時，漢封猶在，故立此名目以處

夫臣人而亦君人者。自茲以降，去古益遠，藩微封耗，史無世家，

時爲之也。隨時之義四字，乃持論主句。三國南北朝體勢相埒，各

爲一史，理事當然。宋之遼金，亦猶是也。晉十六國，載記統之；

唐之藩鎮，是不一姓。凡此諸朝，都無置世家處。獨唐末五代十國

擅世，盧陵遠法龍門，繼列茲體，比於揚益魏虜之云，似較襲當，亦時之適逢也。然設以十國擬諸載記，亦殊妥協。帝魏則傳蜀，帝蜀則紀漢。蜀不得與吳例，故獨不可世家。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愚謂史記乃從其世及而世家之也。故敘後系獨長，至十一傳安國而與已同時。繼以子印，孫驩而止。厥後襄成，襄亭，宗聖，奉聖，崇聖，恭聖，紹聖，褒聖，衍聖之封，與世無極焉。乃悟世家二字，千古唯孔氏顛撲不破。史通糾史，於孔子無綴詞，其亦有會

於斯歟？

宋史襲歐譯國世家夾
置傳內，名類雜糅，

三晉〔史記趙世家〕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五世，晉獻公賜趙夙耿。晉悼公立，趙武續趙宗。晉頃公年，趙簡子出，有人常道曰，主君之子，且必有代。晉懿公年，趙襄子與韓魏滅知氏，於是北有代，南有知氏。襄子卒，獻侯立，卒，子烈侯籍立。韓魏趙皆相立為諸侯。魏世家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以魏封萬。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實天開之矣。晉文公合武子襲魏氏，晉悼公任魏。政，其後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與趙韓列為諸

侯。〔注〕世本曰都，斯也。〔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子宣子徙居州，子貞子徙居平陽，至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子武子武子子景侯處，與趙魏俱得立爲諸侯。

田氏 〔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卒，諡爲敬仲。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按〕完之後九世，爲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

上，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使使言周天子。天子許之，田和立爲齊侯，列於諸侯。

葭莩 〔漢書〕中山靖王勝對曰，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注〕葭者，葭莩中白皮，至薄喻著。

去太去甚 〔老子無爲章〕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子顯編魏虜 〔梁書蕭子恪傳〕子恪弟子顯，字景陽，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子顯齊書〕列傳第三十八題爲魏虜。

牛弘周史 〔隋書本傳〕弘字里仁，開皇初，授秘書監，拜禮部尚書，勅修撰五禮，勅成百卷，有文集十三卷。〔按〕弘撰周史本傳缺書。〔隋經籍志〕周史十八卷

，未成，牛弘撰，亦見外篇正史篇。〔讀書志〕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弘爲史，尤務清言。

蕭管 〔後周書〕蕭管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昭明卒，武帝舍管兄弟而立簡文。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隨諸軍事。管以襄陽梁武創基之所，志存

綏養。侯景作亂，梁元帝時鎮江陵。管與構隙，恐，乃稱藩於魏。江陵平，太祖立管爲梁主，資以江陵一州之地。管遂稱帝於其國。在位八載薨，又命其太子歸嗣位。歸字仁

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薨，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文，個儻善馬弓，二年，隋徵入朝，廢梁國。自誓初卽位，至是歲三十有三年矣。（按）誓於後周若題以世家，實爲宜稱。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

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釋）

此篇論列傳也，其以本紀並提者何？蓋此篇論列傳也，其以本紀並提者何？蓋紀傳之爲書，其中有表有志而言者，皆

於舉兩端以名之，故並提以析其義也，一則紀以配經傳，以配左，以明詳略之攸分，如本節所云也，一則傳無他體，潛譌偏與本紀，出入宜審義，例之各當，如下文所辯也，尋

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

舊譌作立

傳，而

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

一脫

皆作

傳言，

年從秦漢，便是傳體，

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

列事而已，

史記此三紀，皆無年，

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

夫五帝之與夏殷舊作般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

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羿世無君似黃帝之

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謂羿方之駢拇，難以成編。尤謂蚩且夏殷之

紀，不引他事。紀體尊嚴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枿古析字爲列傳，不入殷

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多端時事，盡入篇中，紀名傳體，所以成噉。一作

端〔釋〕此段所言，本紀篇元已論過，似乎複出，而非也，在紀言紀惟譏僭，置此乃詳研

處未暢斯旨，留此盡之也，夫紀傳一作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

未詳。案范曄漢書，記或作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從君之年而謂之爲紀；

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用其國年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

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釋〕已上兩層

別傳，先糾史記，次及范陳，年託他人者，反不入傳，年由我紀者，反以傳名，皆失實也，論傳例之失，至是止，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

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

舊有耳字

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

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

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

一作南

山四皓，

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釋〕

單行傳體，可以不論，合傳寄傳

變體也，故抽論之，合傳謂，二人合事，非儒林循吏之類，寄傳謂別列傳頭，非卻平沮授之類，

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

多，斯道都

一作多

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釋〕

附出謂附見傳中，因合寄二項，

觸類及之，

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人齊，顓臾之事魯，

皆附庸自託，得廁

舊有於字

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

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

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

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釋〕附假

出之可傳，引濫登之可鄙，

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

聞，一作問

死無異遺一作遺

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

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

蓋爲此也。

〔釋〕

自自茲以後至末，寓情尤遠，果可片端不朽，奚須揚厲滋多，傲後波靡，屹然底柱，

〔按〕初謂列傳宜無案例之患，又疑史通何多牽涉之辭？久而後知其

解也。拈出本紀，連爲互文，透頂直指曰！紀者，紀年也，年仰他

人者，雖紀實傳；年得自主者，雖傳實紀。片言折獄，紀法定而后

傳例清焉。迨乎文勝益流，甚者騰聲穢史；縱謗書其或免，寔實錄

之靡慚？篇後發藥，又是傳者通病。子長之倡傳首也，曰，「非附

青雲，烏施後世；」子元之嚴傳例也，曰，「生無令聞，虛占篇目

。一舉意故殊，贈言彌遠。國史體尊，可使夷於家乘哉？

后羿 見書五子之歌，又見左傳襄四年哀元年。

蚩尤 〔史記五帝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爲暴〔索隱〕蚩尤，蓋諸侯號也。

范后妃紀 〔范曄後漢書〕以皇后紀列帝紀之後，其叙曰：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親屬別事，各依列傳。

陳志孫劉 〔陳壽吳志〕權曰吳主傳。改元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元。亮休與甘露寶鼎建衡鳳皇天運天紀。〔蜀志〕先主曰先主傳，傳略曰：魏武帝稱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宜卽帝位以纂二祖，謹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履行天罰，率士式望，在備一人。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建元章武，後主傳改元三曰建興延熙景耀〔按〕二國主傳，皆不用魏年，實紀體也。

餘耳勝廣 史記漢書並兩人合一傳。

四皓列王陽之首 〔漢書王吉等傳〕傳首有敘，敘內云，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自高祖聞而召

之不至。呂氏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安車，迎而致之。四人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欲待之。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王吉本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

公彈冠。

毛義在劉平之上

〔後漢劉平等傳〕傳首亦有敝，叙內云：中興廬江毛義少所家貧，以之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適爲親屈也。〔劉平左傳〕平字公子，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

紀季入齊

〔左傳昭三經〕紀季以鄆入於齊。〔杜注〕鄆紀邑，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按〕史通與魯附庸顯與並舉，皆以喻傳之附出者。

邵平紀信

〔漢書〕邵平附見蕭何傳，紀信附見項籍傳。

沮授

〔後漢袁紹傳〕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爲別駕。授進曰，將軍忠義奮發，威陵河朔，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其功不難。興平二年，車駕爲李傕等

所追沮授曰，西迎大駕，卽宮郡都，挾天子而臨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紹不從。紹攻許，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曰，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速死爲福，乃誅之。〔章懷注〕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存研樓集〕近宜與儲會元大文撰有沮授補傳。

陳容

〔魏志臧洪傳〕洪領東郡，袁紹與兵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見洪當死，謂紹曰，將軍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

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爾爲。容願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當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
殺二烈士？

表歷

第七〇表以世系年月
爲行次，故曰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

一作氏

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

「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一此其證歟？」

通

〔釋〕

首原表所

由起，與
其格式，

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

舊本
作歷

容或可取；載諸史傳

，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春秋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

，詩含六義；故知文尙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

〔釋〕此節泛提史
家不必有表

觀略一作

馬遷史記，則不然矣。

一作夫
屬下句

天子有本紀，諸侯

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

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

？〔釋〕

此層貼到遷史
申說上意，

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

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一有乎字其間，緘而不視，

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釋〕

此層就編次言，嫌其夾置本紀世家之間，觀者往往越過，

既而班東二史，原

注東謂東觀漢記，

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釋〕

逐到後史效之勤住，○已下疏論

必曲爲銓

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

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

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

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

此節疏言史記所綜，在列國時代，則可用之至一統之世，則不必有，

又有

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

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

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

鳩居鵠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爲限乎？

一脫乎字

釋此又摘出班史中人表，加一跋，真屬可怪，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

多。〔釋〕言他史改其名，目亦無謂，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

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一作崔鴻著表，頗有甄明

，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釋〕此推到東晉五胡，國分土裂，宜用之，然則唐修晉書，不爲十六國立表，亦闕

典也。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舊作帝王歷

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代單行之書

結之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亦無表，宋熊方補入，今本既有，故斷自三國言之

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不必有，故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

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

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

安吳提學大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一郭評據此以駁茲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爲無助。近時四明萬季埜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爲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卽位，徵待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之。譚極言識之非經。帝怒，出爲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新論。

周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叙云：大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儒被勅撰而推，當起周代。〔按〕歐陽五代諸世家名譜本此。

六義五始六義，見子夏詩序。五始，〔公羊隱元注〕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先於正始，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先言春而後言王，先言

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人之大本。（疏）大正始，是以春秋作五始。

法盛 〔唐藝文志〕何法盛

晉中興書八十卷。

諸僞十六家 詳見外篇正史篇崔鴻十六國春秋條。

韋昭洞紀

韋昭即韋曜。（吳志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因獄吏上辭曰，愚情縷縷，竊有所懷，貪令上聞。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

亦復錯見。因尋按傳紀，考今異同，采撫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

帝代年歷

〔南史隱逸傳〕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明五行星算地甲醫術，著帝代年歷，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時加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

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卒諡貞白先生。（通志略）作帝王年歷。

書志

第八〇序論 論天文 論藝文 論五行後 第八〇序論 論天文 論藝文 論五行後 第五項舊注未協，本非原文，今刊正。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水，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一調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

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釋）統提書志之該博以發端，原夫司馬遷

日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舊作東觀，曰記非。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

說；〔按〕歐陽五代史記又曰考。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一無檣杙，晉謂之

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釋〕一層書志名色，更改不一，於其編目，舊作則有前

曰平準，史記中名後云食貨；漢書改名古號河渠，史記中名今稱溝洫；漢書改名析郊祀

漢書中名爲宗廟，後漢有此篇名，然非總額名，分禮樂漢書中名爲威儀；隋志之禮名禮儀懸象魏書作出於

天文，漢書中初名郡國後漢改名生於地理；漢書中初名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

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

歸一揆也。〔釋〕一層志中條目，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八書中無此也

百官輿服，謝承謝拾孟堅之遺；班有百官無輿服也，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隱書無考，新晉書

刪去，宋書有符瑞，魏收晚進，弘以釋老；魏志末篇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

歷代，不過一二者焉。〔釋〕一層後來志目漸有增加已上三層，爲一大節，蓋緣諸史中獨書志一門，命名條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

之，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轉遞其間則有妄入編次，

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釋〕四語籠起中幅三條，亦有事應可書，宜

別標一有篇字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釋〕四語籠起後尾一條，今略陳其義列於

下云。此下或注已上總序，或注書志序，皆非原文，可刪也，中後同。

〔按〕此爲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該備之意居多，後乃籠下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按〕此六句，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在總序，則東觀句作蔡邕曰意，一在起卷之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曰記。緣知迪功家所藏史通有二

本，兩時採用，隨手檢錄，遂異其文也。但東觀漢記一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之名，不得以總名混之，畢竟作蔡邕句爲是。今用總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立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

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

，施於何代，不可也。〔釋〕首節兩舉大意，天字指帶度星象言，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指世代言

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

，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

· 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釋〕此

言史記之作，該代甚廣，故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班史不應襲書而越限，而小朝促祚，尤無取鋪張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

· 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

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一作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

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

也。〔釋〕此言天變代異，乃可斷限志之，若乃體分濛瀨，色著青蒼，丹曦日素魄月之躔

次，黃道日行紫宮紫微宮垣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

：「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繳應棧陳體象之非，其間唯有袁山松後

漢書沈約著蕭子顯著齊書魏收著魏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

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釋〕四人皆專志本朝象變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之鼎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蓋爲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著懸象，最爲精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脩既並時，復由一手，以此蒙誦也。願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尊郭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爲改觀，西術言三垣四七間諸星，有古今多少有無之異，則恆星亦有變時矣，詳見明史天文志，見端於晚明，而大

關於

昭代，乃爲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者。

裨竈梓慎

注見下五行條。

京房

〔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

李邵

〔後漢方術傳〕李邵，字孟節，南鄭人。總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徵暇單行，各至州縣，觀探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都，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

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甯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熒惑退舍

〔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常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

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

〔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卽位，爲太子少傅。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求錄尙書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怨。華少子懿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

，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賈后，華遂被收。

星集穎川

〔世說德行篇〕陳太立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尙小，載著

鄴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

〔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微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逵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

高士求死不得。〔晉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

伏義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

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

事等上篇。〔釋〕

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

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

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

？〔釋〕

遞到後史，函下隋書。

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

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

，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

渾天周髀

蓋天之流；藝文則四部

，七錄，中經，祕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

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彙富，百

倍前脩。非唯循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釋〕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漫用天文陪說，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

，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釋〕

此節單析到除藝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

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

〔釋〕結到單錄近籍爲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爲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旨，故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釋〕劭谷灰燼，藁照爨殘，有幸心焉。〔釋〕陳范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撰隋書，于李顏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內所指，唯此兩家。其言有砥瀾之功，亦有懲噎之弊。書

有五厄，里仁牛氏三致志焉。宋崇文祕省諸目，仍登國史；而明史則祇載一朝撰述，毋亦儀監於史通，抑煩不勝叢錄乎？自邇學士購藏家往往私爲目錄，繼軌晁陳，藉是以當史補，續通考者所宜亟收也。

五車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

〔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摭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雜

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譜汲冢書。

七錄

〔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所著七錄等書行於世。〔隋經籍志〕孝緒采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道錄。

關眉半額

〔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章懷注〕當時諺也。

宋孝王

〔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爲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

雖有絲麻二句

見左傳成九年。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而日月蝕

，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

在酉，

舊作丑誤

乞漿得酒；太歲在己，販妻鬻子，」

皆貼氣數說

則知吉凶遞代

，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釋〕

首節領起天人不相雜糅之意，

且

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

一作梁，一作京，並非，

師之

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

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

。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釋〕

此節申舉休咎不相符應之證

泊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釋〕

三句提起後文，蓋指董劉等書，卽五行志所本也，

其事也

，如江璧傳於鄭客，一作谷誤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

白髮，元后之祥；桂樹一作梓柱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

〔釋〕欲奪之，先予之，是開筆，至於蜚蠊、蝻、蝻、蝻，震食崩圯，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

所證明，實皆迂闊。〔釋〕數語急轉，是正奪之，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

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襁，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

，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恆事，應彼咎徵。昊或作晏穹垂謫，厥罰安在？

探蹟索隱，其可略諸？〔釋〕此以咎徵無應，證明所奪之指其可略諸者，不必附會深求也，且史之記載，難

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

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

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杜預注本卷才三十，則知其言一無言字所略，蓋

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

有不應於人，應而人

舊作人而

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釋〕

借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狹者繇，而闕者簡，舒向輩執簡本以窮天變考證於漏略之

中，勢有難於悉協者，自其事也，至此皆約舉五行家大致絲折之，已下拈條摘駁，若

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

〔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

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

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

；〔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

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

〔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

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原注〕書

年日風而應之邪？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高宗諒陰，毫都實生桑穀；〔原注〕書

陟相太戊毫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崩，其嗣後有仲丁河賈甲祖乙盤庚

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毫，在志中下，書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改，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以爲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四大夫欲殺厲公，後莫敢責

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管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作成公，誤在注，而晉厲事本在成世，不在昭世，誤實在班，至案中所糾，只糾月舛，不糾占舛，則更因誤入誤矣，留在雜駁篇，并詳之，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

〔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釐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

，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

〔釋〕此段駁其任，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鷩著

青一作色，疑脫偶，負攀非中國之虫，〔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蟹，劉歆以爲盟負攀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幸越

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盟至，案負攀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在志中下，鸚鵡爲夷狄之鳥，

〔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鸚鵡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案鸚鵡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下，如斯詭妄，不可殫論。

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釋〕此

破其狀物不實

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

子不同。

〔原注〕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又〕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卽中國也，劉歆以爲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蠆生而感，劉歆以爲盛暑蠆所生，非自越來也，〔按〕桓公三年一條，舊本在董京相反之下，今詳條內，亦有向歆不同之語，故移而并之，〔又按〕劉向又以上富有嚴公十七年秋有蠆八字，今補此，

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

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

〔釋〕此段較其占論岐迥，統

上三段，皆是正斥五行志之不足泥，

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

書

臧榮緒書

沈約

宋書

蕭子顯

齊書

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

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慚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

，旣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尙

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

一作不精審也

〔釋〕

後史之志五行，差少穿鑿，此以寬後史者，甚班志也，

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

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

董養徵晉亂於蒼鳥；

一作鵝

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

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

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釋〕

此節數人皆非作史者，蓋以前事

先見之明，別彼後來強附之術，仍是以寬爲甚之詞，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

成作智

也。」嗚

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書，一作

言受囁千載也。〔釋〕

作誠辭結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雜緯書；伏

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其流益蕃矣。世祖中

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亦會逢其適歟？其文博而奧，其說臆而膠，蓋史部之奇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遼史不志天文。

鱗鬪鯨死

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

拾遺記丹立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山崩

左傳成五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

馬紀意林袁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藥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知災有自然之理。

周王沃疑

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陸，大雨，卜而龜潛，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禱祀，利以擊衆，是禱之已。武王順天地，犯妖而

禽紂其所獨見者精也。按其事亦見齊太公世家，書秦誓正義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誤以齊世家爲周本紀也。

宋皇誓衆

宋武紀上公征盧循，至左里，公所執麾竿折，折麾沈水。衆懼，公歔笑曰，往年覆舟之戰，麾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單

桐走

梟止涼營

〔晉前京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

破之。

鵬集賈舍

〔漢書〕賈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服似鵝，不祥鳥也，適爲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江壁

〔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高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卽始

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滿壁也。

柳植

〔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睦弘上書，言當有匹庶興。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

立以弘子爲郎。〔按〕宣帝初名病已。

門樞白髮

〔漢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任佰，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有白髮。

杜郡曰：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以覺聖朝。一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桂樹黃雀

〔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

春秋恆事應咎徵

秦人歸櫜，在文十二。毛伯錫命，在文元。滕朝魯者五，邾晉聘魯十一，楚三皆所謂恆事也。其間災咎不絕書。

宋氏百篇

沈約宋書凡一百卷。

拾遺語錄

〔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鄒樵藝文略〕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移的盜鐘

移的句未詳所本。〔淮南說山〕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然鐘有聲人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後生可畏二一句

見魏文帝與吳質書。

裨竈

〔左傳昭十七〕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瓊

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龜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

〔左傳昭十七〕夏四月，日有食之。十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可常乎？

對曰：同始異終，何可常也？

梓慎

〔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

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趙達

〔吳志〕趙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箕之術。此術微妙，頭乘尾除，常筭諸星氣風術者曰：當週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單颺

〔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宜，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見，颺、橋玄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

十五年春，黃龍復見，颺，其冬魏受禪。

董養

〔隱晉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乎？人理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池陷，有二鵝出，其蒼者飛去

，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狄泉之蒼鳥。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一作有廣聞見，難爲刪削也。

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舊譌作來，來成二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

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釋〕借前二項，衍出後二項，皆非質言也，解在後，夫圓

首方足，一作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兒，古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

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疴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

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身謂人形，名謂天象，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

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釋〕因天行人是一項，然技流豈反大於歷象乎？茫茫九州，

言語各異，大漢依班史所稱輜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

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

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釋〕因文衍言是一項，然鄰語豈反重於經籍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

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

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

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釋〕此節是輕

緯之文，蓋言彼二項當志，則此二項亦可志矣。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

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釋〕此節乃繳落前文，

轉入下文，謂前所云云，日增日多，實皆不必也。唯下三項，或可酌補耳。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

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釋〕三項提綱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千門萬戶，長安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

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

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

王取則，故齊府高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元魏初初遷，寫吳京而

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接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

至如一作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

都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

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釋〕此節議補都邑志，與輿服類列，金石，草木，縞紵，絲

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

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左宜列狀四

荒之經，山海觀之者擅其博聞，此二字一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

，無國不賓，則有筇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一作輸其善馬，條支致

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

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

釋〕此節議補方物志，與食貨類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

吾祖，鄰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諂於姬后。故周撰世本，

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

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

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

。於是中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

文軌大同，江外南兼陳氏山東，東并高齊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一作貴族，非復

一家，郡正州曹，舊作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

官之下。〔釋〕

此節議補氏族志，與百官類列，

蓋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

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

。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

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釋〕

此總結三項之當補，此下舊本另條，非。

或問曰，

〔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

一作續

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

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

〔釋〕

此總上三項設問，見考壽之難，

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恆所，作者記事，亦在

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

並記一統之都

於南，則有宋南徐

州記，晉宮闕名；

記南朝。

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

記北朝。

蓋都

邑之事，盡在是矣。〔釋〕

答言都邑有考，

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

決錄，晉有摯虞族姓

舊作姓族

記，

記一統世族，江左有兩王百家譜，

記南族。

中原有

方司選格。

記北族。

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

〔釋〕答言氏族有考。

自沈瑩著臨海

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

舊作土風，二者舉其始作。

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

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

總括續撰。

蓋方物之事

，盡在是矣。

〔釋〕答言方物有考。

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

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

而已。苟爲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釋〕結言有考則取材不難，但當擇而用之耳！

〔按〕此爲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天文藝文

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究能辨之，知幾顧爲此戲論乎

？其後三說，乃是商語。然嘗攷之：都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

之無附；方物則雜出於外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族一門，自

是魏晉相沿四姓尙官之習，而任子積輕，後世尤不可通行。

獨魏書官氏志兼及

族氏知幾議論，大率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言雖不行於史家，然後來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爬動癢處。

爾雅釋物

〔按〕爾雅無釋物篇，卽謂釋草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探孟軻

此四句宋書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

〔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徒。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

論

七略

〔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奏之。向卒。子歆卒父業。於是總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略，術數略。

略，方技

許負相經

〔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溫縣婦人。裴松之云。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負爲婦人。如有據〔藝文類序相術篇〕陶弘景劉孝標俱有許相經序。

揚雄方言

〔讀書志〕方言十三卷。雄齋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列國方言。

齊頌魏都

〔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帝登三臺。朝議羣臣。並命賦。

詩

代寫吳京

〔後魏孝文紀〕大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經始洛邑〔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時，魏使將少游至。祖思從弟元祖曰，少游有班倕之巧

，今來必模寫宮樣。少游果圖畫而歸。

王會

〔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印竹踴醬宛馬巨雀

並見史記大宛及漢書西域二傳。

郟子

〔左傳昭十七〕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

鳥名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郟子而學之。

籍談

〔左傳昭十五〕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饋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典籍，故曰籍氏，及幸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

〔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三閭 〔王逸雜注〕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以厲國士。

符瑞釋老 〔沈約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書〕志三十卷，其末曰釋老志。

漢三輔典 〔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卽謂三輔黃圖也。漢人撰，亡撰人名，其書所載，皆都城宮苑辟廡明堂宗廟郊社庫廩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 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記三十卷，郭世隆撰，未審卽是。

宋南徐州記 〔唐志地理類〕山謙之南徐州記二卷。

晉宮闕名 〔按〕此指東晉者，隋唐二志亦不載。

洛陽伽藍記 〔讀書志〕記三卷，元魏羊銜之撰。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人，多造佛寺，或舍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最。銜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

〔書錄解題〕以爾朱之亂，城廓立墟，追述斯記。

鄴都故事 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溫鄴都故事二卷。〔按〕注云，肅代時人，其書後出，非劉所云。

三輔決錄 〔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卿，初名嘉，字彞卿，拜太常，著三輔決錄。自序云，三輔，本雍州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貨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

一國之風，其士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勞進權。余嘗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從建武至於斯，玉石朱紫由此定矣，

故謂之決錄矣。

擊虞族姓

〔晉書擊虞傳〕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

之益。

兩王譜

〔清志譜系類〕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並王儒僧撰。

方司選格

〔唐志譜牒類〕後魏方司格一卷。〔又柳沖傳〕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

臨海水土

〔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

地有銅鐵，唯糜礪青石以作弓矢。

陽羨風土

〔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騁恣肆，州曲患之，曰：三害未除。處曰：何爲也？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曰：吾能

除之。乃入山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尋二陸學，入洛，以身殉國，贈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地里書

〔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撰地里書，死後乃出。〔隋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爲

此書

水經注〔讀書志〕水經，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水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傳〕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御史中尉，關右大使。

論贊第九〇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後韻語。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

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舊作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

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句末的詳注中劉昞曰奏，袁宏

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玄晏先生抱朴子史官所撰，通稱史臣

，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舊譌作著焉。一脫贊字，一無焉

字〔釋〕注撮史傳之論贊屬名，為發議總案，夫論者，一失此三字〔釋〕此下先言史論所以辯疑惑，釋凝滯

，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立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非謂

每傳皆有司馬遷始或譌作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

史論之煩，實萌於此。篇必有論，自史記殆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當從猶義宜闕略

· 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釋〕此推史論成例，始自史記，

非理所必需也，

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一作薄

無味，承祚儒一作儒

緩不

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

典誥之風，翩翩弈弈，良可詠也。仲豫苟悅字

苟悅

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

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

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

其次也。

就縣儷中，所取如此，非以為準的也。

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

伯宏

之務飾立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

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一作人

斯之謂矣

· 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

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

〔釋〕此節就諸論品其高下，大意謂宜尙典實，無取浮靡。

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

謂補傳所無

文省

· 舊作省文下同

可知，

謂單詞已足

如太史公曰：

「觀張良貌，如美婦人；

舊有耳字

項

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

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

此句舊作萬石君之爲父浣衣，非，

君子非之；楊王

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

省可知」者

舊脫者字

也。〔釋〕

事無重出，文省可知，是爲史論上乘，準的在此，

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

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

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釋〕

此翻轉言失之復與支者，後史大

率。上言論，下言贊，此處分截。

馬遷自

一無自字

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

在自序之後，文仍散體。

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

在敘傳之後，文皆四言，

范曄改彼「述」，一名

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分綴自事多者則約之。一有以字下同

使少，理寡。一作小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

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一無也字〔釋〕此節遞到史贊，亦是發議之案，然固之總述，

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

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

顯子百李百南北齊舊脫齊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

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

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

以議夫簡要者矣。」〔釋〕此節摘諸史之加贊者言之，論而又贊，尤非史家貴潔之體也，至若與奪乖宜，是非

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陳壽，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

，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

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概，一言以蔽之，〔釋〕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爲多，論贊二字截講。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贊，則辭決而加絕。自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誠，可知劉說之當理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論，非要強文爲言。觀「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此知紀傳跋尾，當名史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人以扶風史論皆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謝承 〔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楊雄 〔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籥，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撰曰爲論贊。揚雄當作常璩。

劉昫

〔北史〕劉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按〕延明，昫字也。北史諱唐，嫌名以字，行。

袁宏

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正史篇。

列其所號

〔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摯虞其門人也。〔葛

洪傳〕洪字稚川，句容人，從祖玄得仙，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爲句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肘后方，篇章富於班馬。

臧榮緒

撰晉書，詳見外篇正史篇。

孫安國

〔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避秘書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按〕宋書州郡志，晉簡文鄭太后諱春，改

春曰陽，是知凡曰陽秋，本皆春秋也。

習鑿齒

〔晉書〕鑿齒，字彥威爲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曰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

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與爲禪受，以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按〕炎與謂繼漢而興，禪受者，禪爲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

謝靈運

〔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徵爲秘書，使撰晉氏一代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玉卮無當

〔韓非外儲右〕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不可以盛水，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唐修晉書皆詞人

〔舊唐房玄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詳正史篇首史節。

浣衣裸葬

〔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于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輸身自澣酒。贊曰，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汗，君子譏之。〔楊王孫傳〕病且終，先

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班排賈誼

〔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國以疏矣。〔按〕表餌之術實疏，班論非過。

范美隗囂

〔後漢書本傳論〕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噍乎？〔贊〕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壽謂諸葛

〔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屢變將略，非其所長與。

收稱爾朱

〔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尅夷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已茂乎？向使榮無堅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

〔北史魏收傳〕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

序例 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

一作序

作者之意也。」

竊以書列典謨，詩

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即書

序，詩小序。

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

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

〔釋〕首言序之爲道，主於序明篇指，馬班有作

猶存經序之遺，

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

述

一作入

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

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

〔釋〕班後節取一篇，以示學班之準，

爰泊范

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衍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

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釋〕此言辭縛是尙，自范而開

若乃后妃，列女，文苑

，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

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

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

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一作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班固解嘲；

揚雄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

所厭聞，老生之恆說也。〔釋〕此言後史宗范爲課，相習成套，數見無奇矣。已上止就篇序言。夫史之有例，

猶國之有法，國一有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

釋〕此下言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

，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

變而斯文終絕。〔釋〕此言例之爲體，左後中絕。唯令升干寶先覺，遠述立明，重立凡

例，勒成晉紀。鄧桀孫盛已下，遂一作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

。若沈宋沈約之志序，蕭齊子顯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

〔釋〕此言例之爲體，晉後復興。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

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

序例之美者。「釋」數語括一時各見之短長，要皆自出條理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

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異夫范依叔一作政非駿，華嶠字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陷穿窬之罪也

。「釋」至魏收竟以剽掠爲能風斯下矣。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釋」此下乃按例繩文。案皇茲作

非，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

竟不言廟曰烈宗。「釋」數不準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

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

。「釋」文不準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二句東上一作及一作晉齊史例，

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一作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

。」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

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

也。〔釋〕此又指出例合而序誤者，謂後從帝年，故不稱紀序，乃取義卑柔，失命名之意矣，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

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總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附出之例及總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貴嚴明也。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後幅皇后一條，當從前卷本紀傳兩篇入解；不爾不明。

劉江王貢

注見列傳篇，其處止舉傳首劉王，不及江貢。〔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

夫。〔前漢書〕貢禹，字少翁，鄆邳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後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傳篇攷汙云，以上並華嶠之詞。

濫觴。〔家語三恕〕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按〕濫觴，謂始出之微，後人多誤用。

七。〔文選七發注〕猶楚辭七諫之流。〔按〕〔文心雕龍〕自七發而下，有傳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陳思七啓，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枝附影徒

，十有餘家。〔又〕〔文苑英華〕有七契七勵七召。〔又〕〔舊注〕廣列七談七證七華七釋七引，以及興疑獨舉諸名，而獨無七章，俟考。〔又〕〔按〕〔崔瑗傳〕名七蘇，非七厲。

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杜氏序〕爲例之情有五，是也。

鄧粲

〔晉書本傳〕鄧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紀十篇。〔按〕元明，謂晉中興初，中宗元帝肅宗明帝。

道鸞

〔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

〔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缺書廟號。〔通鑑題〕烈宗

孝武皇帝

仲密明月

仲密，高慎字。明月，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其父斛律金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

處，間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病，史通似誤。

畫蛇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足，未成一人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

題目

第十一〇題目有二義：一謂全書統名，一謂篇帙諸名。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

如志曰喪

祭，從先祖之志。乘。

〔釋〕前半就統名立說，首言古自成其古名，

自漢已下，其流漸鏗，大抵史名多以

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釋〕言書記紀略四者，是爲後史正名，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

漢魏一脫魏字，一誤作隋，尚書，陳壽王昶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

，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釋〕擬古求異，皆可不必，上羅列名目，得失並舉

，權而論之，其編年月一多者謂之紀，荀袁漢紀之類列紀或作記非傳者謂之書，

前後漢書之類取順於時，斯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

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

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

多，而俱勝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一作喪歟？〔釋〕此總上言二體，唯苟班所名爲正，餘皆強

名而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傳總名爲史，編年則本名長編，錫名通鑑，就中又類綱目矣，論統名止此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

隨事立號，諒無恆規。〔釋〕此下析言篇帙諸名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

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

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

〔釋〕史遷篇題之失，有然，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

，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

〔釋〕

班史篇題之失，有然，子長史記，別剋入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標書號，改

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

晉中興書

易志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

見其能取新。

〔釋〕何法盛改易帙名，亦屬無謂，

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

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

一作篇

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

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

一作顧

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

晉書唐初

新定故曰

始以十六國主持，

一作特

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

矣。

〔釋〕此言非國朝臣當從新晉書用東觀載記之例，

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恆；文少者，則具

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釋〕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顯可隨之詳略，引起下文，至范曄舉例，始

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一作切

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釋〕范史則務盡其詳矣，自茲已降，多師蔚

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舊譌王則云僭晉司

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一譌置涼州牧張寶，私署涼王李

嵩；並見魏書目錄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

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一脫此二字項羽，僞甯朔王

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別作一二具言，無所不盡

者一無者字也。「釋」魏收更誇已斥譁，多綴名目，尤可嗤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

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

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釋」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爲一大節，以此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截講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篇帙題名，專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兮條抽論，尤所加意。假號不臣，都歸

載記，史通殊有理據。但陳項輩流，於勝國爲寇，於興代則非，擬

諸劉石，未便同科；况載記例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爲我駢除

，列之傳首，於分非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

，並襲蘭臺，不宗東觀也。讀者於此宜審從違。又柳州有言；「每

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再三申卷，復觀姓氏，旋又廢矣。鈍器正多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此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爲一帙。後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

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字實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

魚象

〔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象，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象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

姚察

〔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補撰。〔按〕史無

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藁初名。

外戚命章

〔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

傳，徵在臣傳之後，尤爲失之。文亦應加并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

〔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爲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從之，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

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印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斷限 第十

夫書之立約，其來尙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丕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辱，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釋〕篇首標義，言代有定限，但交關處須相涉耳！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釋〕

二句轉局 夫又一作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班傳除沿

襲史記二三篇外皆無越限，故單言表志，其殆侵官離局或作者乎？〔釋〕提出漢書斷限不清，來斷代自班始，故首及之，考

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

，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

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或作目非表志所錄，乃盡

機年，舉一反三，豈宜

或作不誤

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

〔釋〕

東班書，引後史，

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

一作途

宋史則上括魏

朝，

魏書則

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

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

〔釋〕此言宋隋二志越限之非，雖所侵無幾，

彼叙，此論限彼，原史也而彼篇舉隋不舉宋，合此可知史志無缺，

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

一無之字

同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

劉表

呂而已。若

一作至，舊進鳩行弑

，燃臍就戮，總關王室，

謂漢

不涉霸圖，

謂曹

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

漢之

一有有字下同

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

中車府令

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

太師

卓自爲太師

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

孫公

瓚生於

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

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

〔釋〕

此下就紀傳言董臧諸人，魏

志皆闕入傳首，是更不明斷限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

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孫策字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

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

次而載，孰曰攸宜？〔釋〕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連蜀漢，魏逮高齊，猶漢之前

不別立篇目，可以越限律之矣，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一作

朝，非胡，兼五胡言也，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

魏太武元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一作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收北吞

諸僞，匈奴羯徒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二帝之時，中原秦氏

光趙匈奴劉石之代，並在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其時而反列之於傳，

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寶李雄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

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釋〕此痛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也，晚出稱

尊誇駐往代，徒增可醜，

夫尙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

，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

作路字訓

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

，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里志首，

舊有遂字

全寫禹貢一篇，降爲

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

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

舊有共字

章名。如地理

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

益其辭費也？

〔釋〕複駿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溢出斷限外矣，故推類列後，

若夷狄本系，

四字截句，舊作係非，

種

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

亦作盤

瓠，高句麗繫橋獲濟，吐谷

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

一多者字

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

一無之字者

，曾不知前撰已著，

一多而字

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

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

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

之一

所聞。〔釋〕

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載前史者，後史不知裁限，全錄舊文，尤爲駢贅也。

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

語見文賦

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一無許也。

〔按〕國史紀傳爲正，紀傳斷代爲正。劉子頻頻提闡，是其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糾越限；向以標法式，今爲辨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評者云：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爲嬰立紀耳。魏收銓敘獻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爲幾同齊紀，無復限制耳，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卓臧陶皆非與操

無因，而譏劉說爲過者，亦是誤解，與前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

黃巢傳不入梁，詎曰疎脫？

傳首董卓

〔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敘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僅記遷承附傳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未有處也，宜史通

嘗之

臧陶劉孫

〔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圍危社稷，洪說超糾合義兵，辭氣慷慨。洪爲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

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與兵圍之，生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爲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引軍還，謙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立力居等叛，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爲幽州牧，正力居等遣譯自歸，瓚嘗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袁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爲塹十重，築京爲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按〕此諸人，范史自應有傳，魏志但於事有關涉處，帶及數語定矣，安用傳爲。

沈錄金行

〔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志晉史草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五行志〕白者金行，馬者

國族。〔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暉旣渝，素靈承祐。〔善注〕魏士德曰黃，晉金行曰素，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

刊魏水運

魏謂魏收。〔魏書律歷志〕以皇魏水運德，所上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起黃鐘，壬子北方水之正位，實符魏德。

典午

〔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謂司馬也。

膜拜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法〕長跪拜也。〔又注〕胡人禮佛交手稱南膜者即此。

校年論地

〔甲子會紀〕晉惠帝十一年，流人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十三年，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僭號稱成，是後兄子班，班弟期，雄弟壽，壽子勢，

桓溫入蜀，勢降，李氏亡，實穆帝之三年。〔又〕愍帝之二年，張軌爲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實嗣，是爲前涼，嗣是實弟茂，實子駿，駿子重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叢，至叔天錫，降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興滅，並在魏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又極東北，所謂校年不接，論地有殊也。

行不由徑

用列子語，注見雜說上篇。

淳維

〔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匈奴傳〕全錄其文。

槃瓠

〔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以

女配槃瓠，槃瓠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子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南史蠻傳〕亦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伯益經云，黃帝曾

孫卡明生白犬，是爲蠻祖，白犬乃其子之名，而應劭干寶臆枝葉其說。

鰲橋〔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處，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東南走，道遇大水，魚鰲並浮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

馬鬪〔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若洛廐別爲慕容氏；渾與廐二部馬鬪相傷，廐怨渾曰，馬畜也，鬪在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按〕其文亦見宋書至唐編晉書，復採用之。

斷限〔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謐請從泰初爲斷，事下三府議。〔按〕限斷，卽斷限也，二字見史傳此，始。

編次第十三

昔尙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釋〕首借編年託起紀傳，言其體本無越次，可置勿論也，至馬遷始錯綜成篇，

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釋〕紀傳則體例條分，編次宜求整確

矣，此是總挈，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

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釋〕一條言史記龜策，是志體，宜歸書例，不宜入傳例，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一作出附餘親，一作

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

婦姑，分爲二錄。至如元王高祖從弟交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

，所載甚寡，而能獨載疑當作成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

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國家又別；適使分楚王

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高祖從父兄代當作道高祖子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

，與王王京京房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釋〕一條言，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代不相接封不相襲

宜以類離立，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古通尙曰一作書周王

；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靈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王莽建年，

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

，求之正朔，不亦厚誣？〔釋〕一條言莽元宜革，而班史莽傳，竟紀莽年，其失甚矣，當漢氏之中興也

，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

安，祚歸高邑，兄亡亡謂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

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窳。夫東觀秉筆，容或詔於當時，後

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釋〕一條言後漢中興，更始先建位號，宜紀不宜傳，范史因仍不改，蓋遂免爭捷，

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駢除，是以史傳所分，眞僞有別。陳勝項

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孫公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

首標二牧，謂益州牧，即焉璋也，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

恆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釋〕一條言蜀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以二牧比高光，爲違例矣，

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釋〕一條言嗣代之不君者不紀，吳均紀鬱林，可議。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齊廢帝

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

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東昏元而尊中興，元和帝顯義甯恭帝

而隱大業？煬帝元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葉權

道；播之千載，甯一作未爲格言？〔釋〕一條言齊隋二史，阿狗與朝於前代末造，私擁立而沒舊君紀不以實也，此下或分章

另起，非，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一作列傳仍顯表志異體，不必一誤作必不相涉

。舊史以表志之軼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

相與因循。今止魏書志編傳後范沈二書後人易置矣，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

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釋〕一條言紀

緝閱爲便，表志不妨次後史多不然。已上分糾失宜，凡八條。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後外戚而先夷狄，

漢書老子與韓非並列，史記賈誦將荀彧同編；魏志孫弘公孫傳讚，宜居武宣

舊作宜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一作中，如斯舛謬，不可勝紀

。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釋〕末復撮舉，以

〔按〕錯舉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苟非大段創通，

那能有此卽事分撥。鬱林固昌邑之續，蕭鸞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

歲，亦與不盈月者有別，斥之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

其直鈞一入關先王；一上軼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牧升傳作紀，非

警說也。其說漢已有之，張平子曰：更始居位，光武爲其部將，然後因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也。陳氏書錄解題，謂范

曄後漢書志借舊志注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至本朝孫奭始議合之。

今觀蔚宗釐革之語，知唐時舊本尙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耳。不知何時析去？再觀外篇正史篇云，「曄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如此，勿泥作范自手定也。陳氏說，詳正史篇注。篇尾公孫玄成傳議太板。

逃責

〔帝王世紀〕赧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詐歸高邑

〔光武帝紀〕光武北擊尤未大槍五幡於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鄴，軻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

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受命之符，光武於是設壇場於鄴南，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改鄴爲高邑。

躋僖

〔左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

惡視

〔左文十八〕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

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杜注〕惡，太子，視其母弟。夫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

鬱林爲紀

〔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改位改元隆昌，期月之間，恣意淫亂，鎮軍蕭鸞定謀使蕭湛等領兵入宮，輿接出西弄殺之，鸞卽明帝。

穎達隋史

〔通志略〕唐貞觀中，詔諸臣分脩五代史，顏師古孔穎達擇次隋事。

孫弘傳讚

〔按〕〔公孫弘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羣士嚮慕，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因歷舉公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

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立夏侯等二十四人。一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故曰宜居武宣紀末。

玄成傳終

〔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子玄成，字少翁，水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封侯故國，榮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當收載禮志中，故曰枉入玄成傳終。〔又按〕新唐書韋誦傳，羅列一時朝士祭器喪服等議正仿玄成傳法也。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一衍云云二字

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

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

，爲前修之楷式也。〔釋〕

首引聖經爲慎重名稱之證

，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

曰「王，」此則眞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

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釋〕

類舉二事，皆旋起旋滅者，

其文從略，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

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

一脫也字

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

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

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

或作若方之於七國，非，

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

北魏於晉宋

而

並霸。

〔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按〕以中原西東所據之地爲比。

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

諡，呼權備姓名，

〔原注〕謂魚豢孫盛等，

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

歸？〔釋〕

此論三國舊史之稱謂，憑地勢而蔑統祚，最爲顛倒，

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

統言五胡

各有

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

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

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武靈王加以「主」一作王非

號；杞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

蕭氏者矣。〔釋〕此論晉淪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用夷之古者天子廟號，

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

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猶言必欲加之其唯武王。謂廟號止可及操故陳壽國志，

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成

舊作康非穆兩帝，劉蕭二明，或作朝誤梁簡文兄弟，〔原注〕兼言齊北齊武成昆季；

〔原注〕兼文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諡靈繆，爲幸已多，猶

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

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淪。一作淪濫之源者乎？〔釋〕此論祖宗二字，最爲隆號，相仍嗣世，古不虛尊，魏晉而下

，論蓋已極，持論不磨，

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

，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曹魏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

，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

而已。至如元氏元魏起於邊一作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

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篇名襲其虛

號，生則一少則字下同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

？〔釋〕此論開國追尊號諡，世數有紀，有世類必稽，無若二魏之妄而過制者，法在必斥。前節以廟號言，此節以諡號言，勿混。夫歷觀自古，稱

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

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舊作煞

有邾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

則黃巾鉅鹿張角、赤眉琅邪樊崇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

：凡此諸名，今本失此四字皆出舊多於字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張弛。蓋取葉隨

時，不籍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一作

成篇題，（原生）若王晉王隱之十士寒儻，沈宋沈約之二凶索虜，即

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

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魏孝武西入關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

，通曰島夷。夫其詔齊則輕抑關石，字黨魏則深誣江外，即晉愛憎出

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

，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一誤而

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

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一作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傳於諷誦也。

〔釋〕此論前史雜出名稱，皆本當時口語，筆之史乘，正復多姿，若北魏之拒斥矯誣，真成惡札矣，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

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

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漢明帝之類是也；

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

述班史名贊爲述之敘聖卿董賢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魏也，至一止一，

一脫去，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玄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爲玄德；

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爲曹丕，夫以淫董賢亂魏之

臣，忽一作總隱其諱；正朔之后，反一作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

韻而便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襲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按〕公功吏士，皆逐韻也，用捨之道，

其例無恆。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一作其若是，而况中庸者

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釋〕末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嚴法殊，因約舉此稱，用垂標準。此

條附及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爲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廟號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目創名賦見也；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蜀，實用紀體，二主皆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叅輩遠矣。傳曰：「至敬無文，至文尙質，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古之制也。」漢不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諡前，遂爲世典。禮，時爲上，毋亦質文之流於旣溢者歟？稱祖稱宗一節，可作廟諡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

〔隋唐二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按〕二志誤削等字，辯詳雜說中篇。

趙君王號

〔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燕皆稱王，趙武靈獨不肯，令人謂已曰君，赧王時趙武靈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

事在左傳僖二十七年，注見惑經篇。

成穆兩帝 〔晉成帝紀〕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號顯宗。史臣曰，成帝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陸危。〔穆帝紀〕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廟號孝宗。史臣曰，孝宗因襁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按〕康帝史無廟號，故舊本作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 〔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也。末年好鬼神，多忌諱，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天下騷然。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明帝紀〕高宗明皇帝諱鸞，始安王道生之子也。性猜忌，亟行誅戮，簡於出入，將南則說言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

當塗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陽反者侯。〔後漢袁術傳〕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又〕獻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象魏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魏，魏當代漢。

宦官攜養 〔袁紹討曹操〕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鋒俠，好亂樂禍。

腐鼠稱璞 〔戰國秦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注正義〕共音巨用反〔漢書人表〕共伯和，〔師古注〕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汲冢紀年。

郝敖

〔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葬王於鄭，謂之鄭敖。〔杜注〕鄭敖，楚子麇，〔按〕麇史記楚世家作員，音雲。

十士寒儻

〔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篇名也。王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

平陽王

〔魏書帝紀〕出帝諱脩，封平陽王。齊獻武奉王卽帝位，三年，帝爲斛斯椿等詔

侯閼阻，貳於齊，託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月，爲宇文黑獺所害。〔周文帝紀〕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爲大都督，深仗太祖，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奉迎，謁見東陽驛。〔按〕以孝武爲出帝，魏收目之云爾。

原氏阡

〔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父死，行喪家廬。初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

。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按〕阡通阡。

採撰 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尙矣。自非博雅君子

，何以補其遺逸者哉？〔釋〕首引闕文不補之義，領起採撰宜慎之旨，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

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

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正明受舊作授經立傳，廣包

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杙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

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

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

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

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釋〕此節提出正明馬班諸史，非不博但

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

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

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弄月，如斯踳

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露班華一作曄之寸札。而嵇康高

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皇甫謐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

其萌始字於此矣。〔釋〕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體所必禁，而其萌自此不可遏矣。

至范曄增損東漢

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臆履，出於風俗通；

應劭

左慈羊鳴，傳

於抱朴子。

葛洪

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

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

朝，尤苦南國，

尤苦謂汚蔑之

承其詭妄，重以加諸，

一作重

遂云司馬

馬叡出

於牛金，

〔原注〕王仰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

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案前史尙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

劉駿上淫路氏，

〔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

剖斷，

一譌作割斷

蓋亦陰過之一無所致也。〔釋〕此節言范書既假，沈書多評，至魏之穢史借詞汗蠟，身受殃

僂，所深惡在此也。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

裴榮

世說幽明錄

劉義慶撰

摛神記

干寶

撰

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

；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

唐舊作

朝新

或作所

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

以干

寶鄧粲

之所冀除，王

隱虞預

之所糠粃，持以

一作

爲逸史，用補前傳

，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

說於

一無於字下同

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釋〕

此節言國朝勒脩前史，擇亦不精，所規在此也。下皆散摘。

夫郡

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

失，明其真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僞，始自會稽典錄；

郡國記也

潁川八龍，

出於荀氏家傳。

譜牒書也

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

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釋〕

此疑言偏狹之志乘宜擇，

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

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

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

王本注疑脫不字

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

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

一作薦

書，河北以爲

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邪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釋〕此層言一時之說傳宜擇，况古今路阻，視

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

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

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承前後言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

，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遂劉安以高蹈；承有無言此之乖濫，往往有

旃。〔釋〕此層言舊說之舛訛宜擇。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

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孫盛之述陽秋也，梁益

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

，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

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釋〕末節繳上三層，爲採撰者致誠，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學識，卽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

〔後漢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字已見國語篇戰國策注中。

禹生啓石

〔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修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漢元封元年

武帝幸轅氏，制曰朕至中岳，見啓母石云。化石，啓生地，在嵩北。〔按〕韻府言禹通輶轅謂塗山氏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生啓云云。謂是淮南之文，淮南實無其文，亦編書家不根之一徵也。

伊產空桑

〔列子天瑞〕后稷生乎曰跡，伊尹生乎空桑。〔呂覽本味〕有侏氏女得嬰兒於空桑，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而東走，明

日視白出水，東走十里，顯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

〔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垂棹而去，至一處，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

至蜀，問嚴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

姮娥

〔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毋驚毋恐後其大昌，遂託身於月是爲姮娥。

王喬左慈

〔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爲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

雙鳧，詔尙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又〕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鄰，人立而言曰：「避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鄰人立云：「避如許。」

非聖不觀

〔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接〕語本法言。

皇覽

〔魏志劉卽傳〕卽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舊註〕魏略云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卷。

徧略

〔梁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又鍾嶸傳〕弟嶼亦預。〔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類撰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舊註〕徧略七百卷。

五僞

〔晉書薛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卿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僞。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

〔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窳清澹汪爽胤，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穎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

曾參殺人

〔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又告，尙織自若，頃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

〔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爲東郡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漢王昌傳〕昌一名郎，莽篡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

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

〔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秘不發喪。〔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爲之謔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按〕諸葛猶存似是成語，俟再詳之。

嘔血

〔蜀志諸葛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

馬圈

〔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陷馬圈戍，車駕南伐至馬圈破之，帝疾甚，北次穀塘，崩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無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

昏諱也。

沈炯罵書

史通云，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偉。〔按〕〔陳書炯傳〕炯，武康人，梁侯景之難，王僧辯購得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梁書侯景傳〕景圍守宮闕，

抗表言陛下貪臣汝穎，絕好河北，檄嘗高澄。〔南史賊臣傳〕王偉魏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爲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炯爲僧辯檄，乃檄侯景，非檄河北也，梁武嘗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之稱偉，文本是偉作，非炯作也，史通似誤。

魏收草檄

史通云，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卻。〔按〕〔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文襄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邢卻傳〕卻子子才，人稱北間第一才子，鉅鹿魏收年事在後，稱邢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卻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卻作，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據耶？

師曠軒轅並世

〔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俯耳，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砰然聞之若雷霆。〔又〕〔齊民要術〕師曠占曰，黃帝問曰，

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欲旱，旱草先生蕨藜，欲荒，荒草先生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

公明方朔同時

公明，魏管輅字，其語未詳。

堯八眉

〔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堯生，眉有八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

夔一足

〔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按〕此事所見非一，呂氏春秋

，風俗通皆有之。

烏白馬角

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卽頭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

遣之。

犬吠雞鳴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指門，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爲童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復爲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謀安謀反，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載文 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詔，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

〔釋〕以文之不載於史者引起，

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

良直者矣。

〔釋〕

四語牽文搭史。已上爲載文起因。

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

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

一多故作者三字

譬如

女工之有綺縠，音樂

之有鄭衛。

〔釋〕

數語仍從文引入，下乃遞及史之所載。

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

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

禽荒之歌；鄭莊至孝，

二字
謬許

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

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

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

，繁華而一無而字

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

漢，皆書諸

一脫
諸字

列傳，不其謬乎？〔釋〕

已上是發凡，一正一
反，爲載文表式，

且漢代詞賦雖

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權而論

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

概。〔釋〕

揭出五失之綱，
失字貼載者說，

何者？昔

一無
昔字

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

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

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

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

蒙一作加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一脫所謂虛設也。〔釋〕其

，舉得國而言，魏晉南北無非攘竊，乃以禪讓錫格之文載之，史策豈非虛設？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

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句以兵形勝負言，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

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一有至如二字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

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

一作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

；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買勇，猶螳螂之拒轍；並當時語檄中語此所

謂厚顏也。〔釋〕其二，舉當敵而言，忌勝則歎彼英強，張詞則修爲誥檄，以此諸篇載入史中，豈非厚顏？古者國有一脫此二字

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

。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

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敍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釋〕

其三，舉書詔而言恭主多遜辭，諛臣備恩意，近史所載，盡出文人，是假手也。

蓋一無蓋字

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

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

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

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

加；旋有貶黜，則比諸

舊脫諸字

斗筲下一作不

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

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

無恆，此所謂自戾也。

·〔釋〕

其四，舉馭下而言，鑑識靡定，前後相違，史並載之，非自戾而何？

夫國有否泰，

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

；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

一作古

則不然。夫談主上

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一作國非福不盈皆，或謂作皆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

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概也。

〔釋〕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污，詞無進退，史等載之，非一概而何？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

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一無此二字用也；畫地爲餅，

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一作世人

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一作復不之一作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剏自

起居，起居注成於國史。連章疏一作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

集。〔釋〕此節總括五失，如上所載，則史也而集矣，史體嚴，集家備也。若乃歷一作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

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

猶時載浮訛，罔一作本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

一作

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

，捐華摭實之義也。

〔釋〕前皆統論所載之失，此節拈出諸史，約指其優劣以實之。

蓋山有木，工則度之

，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可二字

恐當有皆

讀耳。至如詩有韋

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

上中下分篇，故曰篇。

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

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

舊作家誤以

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

此所取未允其人，好評

沾直

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

。苟書之竹帛，持以之

一作

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

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

〔釋〕此節又約舉舊文，以示準的，言文必似此，自當登載耳！

昔夫子

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

一無

爲史而載文也

，苟能撥浮華，採貞

一作

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徒矣。此

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釋〕

夫仍綴歸載者轉借載者

，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掣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五失，大半皆纂亂編小時文字，標而出之，信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以隔越敘事爲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參互相救，視諸此矣。唐置中書省，宋設內外制，大抵王言胥歸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當訓詞爾雅之箴。余讀五失而慙然也。間嘗泛濫史材，凡九錫禪代之文，檄誥颺言之作，撮其豔句，用備荒穀，以爲不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喪志」之詞，亦爲讀史不知擇言者戒與？

綺縠鄭衛

〔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兩都

〔後漢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

廣成

〔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注〕廣成，苑

名

劉備吾儔

〔魏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死者甚衆，既而出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

類矣

高歡不死

〔北齊文宣紀〕周文帝率衆出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

移都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

斷冰

〔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恆以冬月中河椎水。

智昏菽麥

〔曹魏徵吳文〕孫權小子，未辦菽麥。〔按〕語本左氏，謂晉悼公兄。劉則借曹之諛吳以例諛蜀也。〔再按〕諛昧玄黃，定是宇文諛高語，未觀其文，俟

補

古詔命

〔厚齊紀聞〕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按〕此可證不假手之

說

第五倫讀詔

〔後漢書〕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龐萌

〔後漢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

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猗與之頌

商書首篇〔那小序〕那，祀成湯也。

魚藻之刺

〔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起居

〔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唐藝文志〕凡實錄詔令等並入起居注類。〔西京雜記〕

葛洪家有漢武禁中起居一卷。

諷諫嫉邪

韋孟諷諫詩見載言篇。〔後漢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疾邪賦。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執其手，延置上坐，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

也，吾請爲諸君分坐。

過秦王命

賈誼過秦論，見載言篇。〔漢書敘傳〕彭遭王莽敗，光武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輔英俊，囂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抑者縱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彪慙狂狡之不
息，適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張華箴女史

〔晉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今晉書本傳
不載。〔文選注〕引曹嘉之晉紀爲徵，蓋曹紀載之也。

張載銘劍閣

〔文選善注〕咸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
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按〕載字

孟陽，銘見
晉書本傳。

諸葛表

〔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卽此表也。〔又〕六年
〔裴注〕漢晉春秋曰，亮聞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云云，於是有散

關之役，此表，亮集
所無，出張儼默記。

王昶誠

〔魏志〕王昶，字文舒，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
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

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

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傳〕固字子堅，陽嘉二年，有地動
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世之敵爲政所宜，固對云云。

荀伯子彈文

〔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
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

山巨源啓事

〔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爲吏部尙書，前後選舉，
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彫蟲

〔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補注 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一作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釋〕首原訓詁之體，名殊義一，如

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

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釋〕此節舉注經之家，陪注史之家。儒宗者，即訓詁爲主之意，是注家正體也。

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一作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

，周處之陽羨風土，舊二字例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

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釋〕此節入史注類，異夫儒士者，於本文外增補

緒，是注家之變體。已上標舉領局。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

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

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

〔釋〕此節列史

注三家，說部注一家，自此以下，後有論斷，於述史處別出世說者，謂考標才堪注史，而惜其小用之也，觀後文論斷，自分曉。

亦有躬爲史臣，手

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

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

注列行中，如子從母。

若蕭大圓淮海亂離志，羊銜

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

〔釋〕此節是官

而著爲雜錄，又復加注者，後亦有論斷。

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

松之

集注國志，以廣承祚

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

，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釋〕此論松之

陸

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

，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

一作搜

覽。

〔釋〕此論陸澄之

竊惟范曄之刪

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指爲補注，

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

摭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釋〕此論劉昭之注後漢。依前所列，此下當有劉形

注晉紀論斷，今缺，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通已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

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蹟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

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釋〕

此論孝標之注世說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舊誤之瓌雜，王宋之鄙碎，言殊

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釋〕此論蕭羊宋王四人雜志，大抵撰史加

注者，或因人成事，依文說或自我作故，另出意見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

，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釋〕此節總結

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

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釋〕未仍收錄經注，與

前文應，

〔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爲主。此三言者，卽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吐棄以侈登薦，皆非劉氏所喜。後世顧以摭遺錄別，爲多知博辯之資。韓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與？宋人著班馬異同一書，分校字句之間，足資參互之用，而劉云此缺彼增，採摛成注，有昏耳目，其言太執。雖考對之小辯，亦注例之一端也。〔附見〕楊正衡注晉書竇革董衡注唐書，廢徐無黨注五代史，今行。

韓戴服鄭

〔漢儒林傳〕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又〕后倉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後漢

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鄭玄傳〕玄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儀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禮記論語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言〔鄭與父子傳〕其字少贖，開封人，少學公羊，尤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春秋，作雜記條例兼通易傳，爲大

司農，作春秋
刪十九篇。

裴李應晉

〔裴駰史記集解叙注〕索隱曰，駰字龍駒，宋兵曹參軍。正義曰，駰採經史及衆書之目而注史記。〔顏師古漢書注叙例〕李裴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

晉灼河南人晉尙書郎。

摯虞三輔

摯虞注道岐三輔決錄，見書志篇。

陳壽季漢

〔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其贊而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

周處風土

即陽羨風土記，見書志篇。

常璩華陽

〔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晉常璩作華陽國志，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晉書〕璩字道將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

松之三國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表〕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採爲味，臣實頑乏，願慚二物。〔按〕世期史通作

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

陸澄

見書志篇。〔隋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困學紀聞〕其書不傳。

劉昭劉彤

〔南史文學傳〕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千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一百八十卷。

孝標世說

世說見尙書家。〔梁文學傳〕劉峻，字孝標，荊州戶曹參軍。高祖昭文學之士，峻不能隨衆沈浮，故不任用。〔高氏緯略〕孝標注此書，引援漢魏諸史

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

蕭大圖

〔周書〕大圖，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圖預焉。〔隋志〕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敍侯景之亂。〔新舊唐志〕並作蕭大

圖撰，世怡豈卽其人歟。〔按〕本傳缺錄其書，而志亦不言有注。

羊銜之

見書志書〔按〕〔維揚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亦不言記內有注。

萍實

〔家語〕孔子曰，吾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王肅

見尙書家。

何休

〔後漢儒林傳〕何休，字仰公，任城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

馬融

〔後漢本傳〕拜議郎，著二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尙書。融爲梁冀草奏，李固頗爲正直所羞。

因習

第十八。一作因習上與下篇同，題分次。習與襲通。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史書者，

記事之言耳。夫事有實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釋〕領起隨時變通大意，反對因字，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

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莊四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

薨，大夫弔。」昭三卽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

，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

侯謂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

釋〕此節指遷史書卒誤因之失，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

王一作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

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旣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

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

首爲此失，迄於仲豫，荀悅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

釋）此節指班荀二史沛漢誤因之失。魏志武紀起事之時，直書太祖，至建安初，封武平侯，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遂書王，凡公王之上，皆不安魏字，劉蓋準此立論也，况班固身為漢臣，體更應爾，近有以除沛漢二字爲非者，爲參取其文證之，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

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固謐二書誤因今字之失。何法盛中興書劉隗一作魏錄，稱其

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榮晉書，梁朝通

史，於大連劉隗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譌一虛述，此又不

精之咎，同於立晏也。〔釋〕此節言何書既脫志事於前，臧通二書因仍其誤於後也，尋班馬之爲一無列傳

，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

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

卷中，謂傳中也。

而猶於

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

一脫

鄧

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

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釋〕

此節指范史既用司馬標類之例，

而又添列姓名，則因而不因矣，〔按〕此與題目篇後幅意同，其論太泥，

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

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

里，則不異諸華。

〔原注〕劉昶等傳，皆云丹徒縣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按〕魏書劉昶傳無丹徒人句，蓋據劉宋祖籍而言，

豈有

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

二句頂

孫策虞翻，

乃成夷夏之隔？

二句頂

求諸往例，所未聞也。〔釋〕

此節指魏收例，斥南朝爲島夷，至如南士來歸

等傳，并且不能自因矣，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

孝緒

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舊作符姚等書，別剞一名，題爲僞史。

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

者，其流別羣書，還依一作阮錄。案國之有僞，其來尙矣。如杜宇作

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譽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

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

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釋〕此節僞史

當偏紀二字用，古近偏紀，皆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泥定晉人遺錄，專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而不知適變者，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

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司馬而

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

摧於孝一作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百刊齊史，顏

師述隋篇，時無偪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

古述隋篇，時無偪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

事如此，褒貶何施？

〔釋〕此節言勝國拒命之士，與代被以惡名，後來脩史，應申其節，李顏輩因仍曲筆，大非也。條峻止此，已下總結，

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者字一多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該義，不同：有在昔爲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有前人既疎，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往例而不盡因者；有自爲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哲，混舉則蒙。僞史一節，猝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

「僞」字，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鐮舟以求，不能灑脫，至第三易槩，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一語最平直也。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吳越荆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并錄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爲宋史闢其藩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能自出，宜爲通識所嗤矣。崔鴻十六國春秋，唐志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

（史記廉頗傳）趙王以趙括，代廉頗，爾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按）調瑟，又用淮子語。（呂覽察今篇）楚人涉江劍墜水，遽契其舟

曰，吾劍所從隊也。〔廣韻〕契鏤通，刻也。

曰薨曰卒。〔公羊傳〕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事，收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載臧書通史之誤矣。

劉昶沈文秀。〔魏書〕劉昶，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又〕沈文秀，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按〕義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爲宋臣，宋書亦有傳

而邑里其子臣，是使父子君臣異籍也。

闕閭季札。〔按〕〔史記〕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長諸樊，季季札，諸樊子光，是爲闕閭，於季札爲子行也。

孫策虞翻。〔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討逆將軍。弟權，稱尊號，追諡策長沙桓王。虞翻爲孫策功曹，

田范裴段。〔隋經籍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僞燕太傅田融撰。燕書二十卷，僞燕尚書范亨撰。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京記十卷，僞涼著作

郎段龜龍撰。

劉石苻姚。前趙起劉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後秦起姚弋仲。〔按〕田范句，錯

又按苻舊作符，有參證語，亦具正史篇。

杜宇

〔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教民務時。朱提有梁氏女利，字納以爲妃，自號曰望帝，更名蒲卑。

蜀絕越絕

〔隋經籍志〕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越絕本事〕絕，謂句踐時也，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吳越賢者所作。〔按〕書內

有春申秦皇漢祖諸人，又有毗陵無錫鹽官太末丹陽豫章諸地，皆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

〔晉書〕虞溥，字允源，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唐書〕蔡允恭仕隋爲起居舍人，著後梁春秋十卷，後梁，蕭督也，見世家篇。

韋耿

〔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魏志武紀〕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

王必營，必與嚴光討斬之。

欽誕

〔魏志母工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與儉，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鎮北將軍。〔又諸葛誕傳〕誕字公

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文欽來應，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誕殺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誕

麾下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

荀濟元瑾

〔百藥齊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人荀濟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

濟曰，叱叱氣耳。

王謙尉迥

〔師古隋高祖紀〕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高祖命韋孝寬討破迥，傳首關下。初迥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進屯劍閣，陷始州，命梁睿討平之。〔按〕〔周書〕王謙字勅萬，尉遲迥字薄居羅，〔又按〕師古叙謙迥事，在本傳，殊得體，但於他臣如高穎王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此，二人，皆書賊書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迥反，不一而足，宜史通摘之，

葛龔

〔後漢文苑傳〕葛龔字元甫，以善文記知名。〔按〕篇末所引，具章懷注中。

笑林

〔隋經籍志〕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邑里

第十九。或作因習下。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舊作有列傳，先述本居。一作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

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云字一少「朔字曼倩，平原

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

，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或爲生，或作在，生之前，故宜

詳錄者矣。〔釋〕首揭書里之法，貴原委詳明得實，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陽蕩覆，

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

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此二字一作其于，屬下句，繫

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二句有諷脫，〔釋〕此層爲貼身引端，從晉家東渡僑置紛淆起議，既而

天長地久，文軌大同，二句入唐，州郡則廢置無恆，名目則古今各異，而

作者爲人立傳，指現在事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

〔原注〕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琅琊臨沂人，爲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

不亦難乎？〔釋〕此層正述現在事承僞置之遺，而書里襲舊，詎云得實？且人無定質，舊爲作所因地而化，

故一無故字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

七葉；歷江而北，一作左非唯一世，四句謂南北互徙，本本唐而言，不蒙南渡，而猶以本國爲是

，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昌平，舊爲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

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

一作

魯鄆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

〔原注〕時修國史，子被配纂李義瑛傳，瑛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瑛，魏州昌樂人也，監脩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

說，

〔釋〕此層卽申透上意，通三層爲一節，自訪書里從實，而反招時議，爲可怪也，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

竟

卽競字，或誤竟，

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

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

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

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彰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

〔原注〕今有姓郟者姓引

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曰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名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

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尙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

〔原注〕如隋史牛引傳云：安定鶉

觚人也，本姓奈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口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

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

書之舊體矣。

〔釋〕此層推出病根，爲晉宋俗尙門籍，故因習如此，此豈得爲體要乎？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

一多姓字，非

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

則不從此列，若肅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

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穎；以

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釋〕此層亦從上意申出，以當時口號證之，每舉一人，必帶地望，殊覺詞費，道兩

層爲一節，

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寔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一

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

驗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詳其得

一脫得字

失者焉！〔釋〕

未仍館到本身，憫通識之難遇也。

〔按〕詳篇內注語，爲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邑里從今不從

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一僑置本州，猶存丘首，歐陽寓穎，

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獮之義。夫論事者，亦論其所歸而已。

請卽近者徵之：由宋迨明，國史班班，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者，有不書當代郡邑者乎？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縣，有不起而非笑之者乎？小言詹詹，徒多事耳。野客叢談載高從所跋昌黎盤谷序，稱「隴西李愿，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行數千里，而序之文曰居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此亦舉其郡望之一徵也。卽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矣。

江左僑立

〔晉地理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爲司州。元帝渡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於尋陽僑立弘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

廣陵爲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可南廣平等郡，至志徐荆揚三州，則凡幽冀青并雍涼兗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居晉齒黃

〔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嶮而癯，齒居晉而黃。推此

證，而齒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史通直用康語也。

昌平 〔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

陰的 〔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胡三省注〕風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地里志〕新野，鄧屬南陽郡。

應邵孔融 〔後漢鄧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邵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融本傳〕融字文舉，

龔遂趙壹 〔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按〕遂非楚國而曰楚國，壹非漁陽而曰漁陽，標所望也。

王庚高楊 〔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庚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隋書〕高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庚高楊，必以郡稱，文滋煩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言語 第二十。謂口說之語，若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

所重也。

〔釋〕起以言貴修飾，反振篇意。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

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尙書載伊尹之

立

訓，皋陶之一作矢謨，

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釋〕三古時口語一層，周監於字

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

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

成十

子產獻捷，

襄二

臧孫諫君納鼎，

桓

魏絳

對戮楊干

襄三

是也。

〔釋〕春秋時口語一層，

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

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

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

問太后稷侯

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連言天下士，爲人排患難解紛亂，

〔釋〕戰國時口語一層，此三層爲言語舉似其類，由渾樸而流婉而譎辯，皆是應聲而出，非若後世假章札以爲工者

逮漢魏

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

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

釋〕數語總挈自漢及附，變口陳爲筆達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

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此下必有闕文，蓋此二句所謂忠言可稱者，宜有繳句，而其下又宜有他如等字轉接也，秦宓

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一作之小辯，曾何足云？二句單繳酬吳是

以歷選載言，一多而字布諸方冊，自漢已下，謂兩漢之後無足觀焉。〔釋〕東上

或問載口語，而莊諧遞降，亦且無多，尋夫戰國已前，其一脫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

良由舊論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輔

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與人之誦也；

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

識舊作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無一

字梗概者也。〔釋〕此節雖專舉左文，卻是統證首幅，用以形起後史所載口語，皆中情飾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

襲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

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與摹同，一作模，左傳；愛子長者

，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

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

少期松之字，世期唐諱，世作少，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

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釋〕此節正遷到後史載言，皆藉古詞飾成，然自舊多晉字咸洛不守，

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

，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原注〕若梁史載高祖在園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

方等見殺，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釋〕此處南其於中

中原也，國謂北朝，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

，充物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哀十四注見探賾篇學如鄰子，昭十七注見書志篇有時而遇，

不可多得。而彥鸞崔鴻修僞國諸史，收魏弘牛撰魏周二舊脫字書，必諱舊

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

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涼北

乞伏，西秦儒雅比於元封；漢武跋拓魏元宇文，北周德音同於正始；魏文華

而失實，過莫大焉！〔釋〕自此節起側注北朝諸史，揜其國語，文唯王宋著書，

敘元高時事，一作也。王卻齊志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

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

而推過史臣，猶鑑當有形字者見媼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釋〕此與下節

皆貼北史說，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

同於古故也。夫以枉師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原

注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燒梨狗子嚼斷索，又曰：猶狸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菟，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

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

是則舊誤

董狐南史舉

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

〔釋〕上節謂王宋記言得實則非之，本節謂周史記言失真則賞之，時情惡實好華，類

如此

也，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耶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耶著孝德

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令

說作人

語，皆依做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

則書其難

此二字一本作雜字

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

〔釋〕此舉近時

著述，乘今語做舊詞者以例之，見時尙之難反，

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

·

左傳

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史記留侯世家

單固謂楊康

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甯馨兒？」

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

皆以爲上之二言，

役夫豎儒

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

老奴寧馨

殊爲魯朴者，何

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卽謂其文

，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二字一
本倒風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一作
事則約

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一作
與兩儀而並

存，經千載其一作
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釋〕此節
推出

時情坐病；由於矜遠謾近，遂至取應遺
真，是欲使天地無古今矣，豈不謬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

，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

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釋〕

未節正
告之，

〔按〕元人採遺山史彙撰金源史，特載國語解一冊，謂其有古人尙質

之風，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意者歟？子元於拓跋六渾黑獺諸史

，屢惜其遺落國語，掩覆本色，自此篇始。裴松之有言，「凡記言

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此語可概此
下諸篇。夢溪筆談·載慶歷中，河北大水，有公事使臣到闕，仁宗
召問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
喪考妣。」上嘿然。既退，詔閣門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讀此
，因觸及之，不覺失笑。北平云，信史務在紀實。語從其實，史法
也。

弄丸飛鉗

〔文心論說篇〕轉丸聘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
受稗闔之術，又受轉丸脰三章，〔按〕弄丸兼用莊子市，南宜僚事，鬼谷

子有飛箱篇，
箱鉗通，

折檻

〔漢書本傳〕朱雲，字游，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
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左將軍幸慶忌免冠叩頭爭，上意
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埋輪

〔後漢張皓傳〕子綱，字文紀，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
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

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悚。

秦必酬吳客

〔蜀志本傳〕秦宓，字子勅，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往餞焉，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

天有頭乎？宓曰：有之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何宓曰：有，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溫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答虜使

〔南齊本傳〕王融，字元長，上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

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所獻良馬，乃駑駘不若，將且且信誓有時而爽，駑駘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駑駘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蹶，弁不能答，

鶉鴛

〔左傳僖五〕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鴛，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虢於其奔，

鸛鶴

〔左昭二十五〕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微囊與襦，鸛鶴之巢，往哉遙遙，稠父喪

勞，宋父以駟，鸛鶴，往歌來哭，

山木

〔左隱十一〕周懿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輔車

〔左僖五〕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處號之謂也。

蟠腹

〔左文四〕睥其目，蟠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原田

〔左僖二十八〕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混沌

〔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澗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挈水若抽，其名爲混沌，爲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混沌，

裴譏孫盛

〔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

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中國

〔談苑〕雍熙中校九經，杜鎬述貞觀勅云，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按〕唐初語稱中原爲中國，此一證也，然其稱起漢魏間。〔世說

識鑿〕裴晉謂劉備使居中國能亂人。〔又容止注〕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皆是也。

楊由聽雀

〔後漢方術傳〕楊由，成郡人，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小有兵。〔按〕郭評云，楊由占雀，非聽雀

也，聽雀是益部楊宣事，愚以爲太泥，凡禽占之術，未有不以鳴聲爲占者，范史書集不書鳴，雀文耳，聽字無害，

介葛聞牛

〔左傳二十九〕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張太素

〔唐書張公瑾傳〕子太素，龍湖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略〕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略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

，又見史官建置篇。

郎餘令

〔唐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

篇，改著作佐郎。

單固楊康

〔魏志王陵傳注〕魏略曰，山楊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兖州刺史令狐愚辟爲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爲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

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及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願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故亦并

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

樂廣衛玠

〔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衛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卽樂廣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壻玉

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通雅〕寧馨呼語詞，今讀能亭，亦云那向，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齶齶不窮，必有徐音

音在語前，故當言徐，徐作徐音，誤

足句，爲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蓋，一發語之端也；

徐音也

「焉，哉，矣，兮，

一斷句之助也。

足句也

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

，亦有時類此。

「釋」首借文句起止助字，引出史之浮詞，蓋用詩家比興體也。

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

則且以「不君」爲稱；

宜

「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

目：所謂說事之端也。

此猶語端

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

文之教也；

倍二十七

載匈奴爲偶人象鄧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

見憚如此：」

史記酷史傳

所謂論事之助也。

此猶句助

「釋」

一層所引。似於語前語後各有浮出之文，而實非有

泛溢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

舊作特

用不刊，而史傳所書

，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

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釋〕此段領下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

，則有發言失中，去聲。謂語前加字不愜，一作快非。謂語後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

。〔釋〕以發言加字二句，分挈下文，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

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

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史

每多礙眼醜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

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誦於富貴。易傳曰，「知進退存

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

速禍；躬爲逆上，一作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

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釋〕以此二事爲

證，然執論賢字，滯甚，且與浮詞不倫，又云：「漢書酷吏傳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

事，不能絕也。一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
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
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釋〕以此一事爲語後不愜之證，而所
言亦帶稗氣擬古，豈在笑貌問哉
？二節雖以證前，其實可削，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

錯綜逾密。〔釋〕此五句束上起下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

；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
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
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

暢財賄，故爲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金語在其弟文略傳，文亦不同，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

理不同。〔原注〕合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
本紀論，又云：洛宮制勝，闔城擊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

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
改正，因此益悟集內篇文注語，時苦不通，皆竄亂所致，非其質也，非惟言無準的，

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一無言字〔按〕此句當作人惟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

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釋〕此節舉百藥德亦有開國

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靡沮或作磨涅，俱未穩，此二句意可省去，而輕事塵

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即累字，或作類，後多有之，倣此，尤多。如魏書稱登國

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

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

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郟子之言；髦頭而

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

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一作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

正來聘，在館贈韋曼詩曰，「德星猶未動，真一作直語車詎肯來？」其爲

信弘正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尙矣。必以

庾周所作，皆爲寶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

其四句而已？〔釋〕

此節舉魏收牛弘之浮飾

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

也。〔原注〕齊史李百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

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注〕

〔原注〕

魏書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

斯皆鑿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

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

〔釋〕此總繳二節之文，

乃浮正文也。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

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

一事，則觸類可知。至齊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一作

爲二叟立傳，全

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

一作誤

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

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

〔原音〕子愈反

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

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

也

本傳，而事

無異說。蓋臆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

豈容易哉？

〔釋〕此以高士傳論爲浮詞，是篇尾餘波，無關正史，亦似贅及。

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

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

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

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語見左傳文十三

〔釋〕自馮結處

〔按〕浮之云者，溢辭也，岐辭也，先之以徐音足句，最爲理致周圓

。但篇中所摘，離合參半，如云：「隔卷連行，不容殊趣，而有若

三論二評，失則岐矣浮矣。」又云：「輕塵曲粉，無取雜施，而假

以遼皇詞客，失則溢矣浮矣。」皆法言也。獨其前此之論稱賢，論

况古；後此之論高士傳贊，其失則滯而閒，刊而去之，乃純錦也。

史通此等，故應分別觀之。批摘所主，仍在北書，此前後篇一氣。

伊惟焉哉

〔按〕此四句，化用雕龍章句篇文。其文原云，夫惟蓋故，發端之首唱，乎哉矣也，送末之常科。

巧宦

〔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按〕傳文深巧截句。善宦二字另讀，而潘岳開居賦序，破句作巧宦之目，

後遂習用之，

摩笄

〔史記〕趙主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以爲太子，是爲襄子，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行，陰令宰

人雜以料擊殺代王，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爲摩笄之山，

知韓信賢

項羽封沛公蜀漢，〔魏叔子集〕熊養及字說曰，漢高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

民以致賢，〔按〕語見漢書蕭何傳，而良遇在先，平至在後，魏冰叔渾統言之，漢中所致，固止一信，但蕭何致賢之語，却是泛詞，史通指實韓信，殊屬牽合，非止拈義之滯也。

隕穫充訕

此禮記儒行之文，〔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絀，歡喜失節之貌。

屠伯

〔嚴延年本傳〕巧爲獄文，奏可論死，奄忽如神，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

首鼠

〔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師少皞

〔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爲候官，謂

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舉以概後也，少帥事見書志篇，

道武結婚慕漢高

〔魏書崔玄伯傳〕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娶敬說漢祖以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髦頭

〔晉天文志〕昂七星，天之耳也，又爲髦頭，胡星也，〔魏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彗於髦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

奉春之策

〔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妻敬，妻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

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元行恭得回

〔周書〕元偉，字猷道，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爲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

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也，史通作行恭，豈牛弘本然耶？

周弘正來聘

〔周書〕章遜，字敬遠，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尙書周弘正來聘，造臺後，請臺至賓館，弘正贈詩云云，

〔按〕世說陳太乙詣荀朗陵，元方將車，于時太史秦真人東行，弘正詩真車語，用此也，

絳楚二老

絳父，卽絳縣，老，見二體篇，〔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旣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卽拜，勝不復開口

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摩，薰以香白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按〕晉康皇帝諡作二叟傳皆採左班語也，

詠三良

〔文選〕曹子建三良詩云，攬涕登記墓，臨六仰天歎，

歌秋婦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覺脛

〔莊子〕駢拇篇，覺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敘事

第二十二·序一章，尙簡用晦，妄飾三章·題下注與行本小異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

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斂，自非作者曰

聖，其孰能與於此乎？〔釋〕

從敘事大意寬起，提出作者曰聖，起下尙書春秋，

昔聖人之述作也，上

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

春秋

疏通知遠之旨。〔書〕子夏曰

：「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

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然則意指

舊作複誤

深奧，誥

一說

訓成義，

尙書

微顯闡幽，婉而成章，

春秋

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

舊說

焉。諒以師範億

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鑑鏡。一作鑑既而馬遷史記，

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

史，一有故字經史之目，於此分焉。〔釋〕此節推尚書春秋爲敘事祖法，舉馬班二家爲史體宗法，嘗試言之

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

辰象粲然。故使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

巷，其言八字，亦可芟，垂翅不舉，憑籥無聞。如杲日星寢也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

，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如既夕星粲也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

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

其善者，蓋亦一有無字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二字過當而晉宋殺

青，又一脫又字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甚其乎？

〔釋〕蒙上意從二經跌落二史，以迨於後史之遞降，然則作然而用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

善惡不均，精蘊非類。若史記之

舊無之字，據下漢書偶句當有之。

蘇張蔡澤等傳，是其

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

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

其中多虛文故，然見亦過僻，

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螻者其史亦

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

，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

亦難矣。〔釋〕

此節轉局起議，就史漢拈示，大抵文貌有殊，都因事狀非一，強欲同之，不能也。

故揚子有云：「虞夏之

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

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

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

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無復體統；洎

一作自

秦漢已下，條貫有倫

，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

，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釋〕此再申透上意，以見時當 夫

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

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之一作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

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野子務飾

虛辭，君愆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

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干當作侯尼子之代，將恐輟毫栖牘，

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釋〕此節蒙上說

意，世人以飾爲工，以質爲陋，不知史尚貴實錄，不尙虛詞也，側注北朝，挾起三論，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

所能觀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舊本次行有右敘事篇序

今削之，後三條做此，

〔按〕此一章敘事之敘也。遠遠說來，純取寬境，大指言時風遞降，則文亦隨之，馬班不襲二經，正是各成信史，後有作者，就事敘事，甯實虛無，甯今而真無古而鷹。彼浮議之爲譽爲詆，不足徇矣。苞籠後三，注射北四。

微顯闡幽

〔左傳杜序〕其微顯闡幽，咸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按〕史通本此，非用易文也。

渾渾灑灑

揚子問神篇之文。

賀六渾

〔北齊神武紀〕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蓆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士尼干

黃本作士于尼，其補注云，北史齊顯祖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覲縷

觀本作覲，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覲縷，〔晉書傅咸疏〕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莫因結奏得從私願也，〔金壺字考〕次序也。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

一無要字

爲主。簡之

時義大矣哉！〔釋〕

本章言敘事尙簡也，起便提明，

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

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

則作然而用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釋」以二經標簡體之大源，始自兩漢，迄

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舊多必字尋其冗句

，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一作必虛費數行。

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一多言既二字莫限，載之兼兩

，曷足道哉？「釋」以近史當不簡之流宕。以上通章總冒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

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

釋」敘事之體，四別盡之，四句提綱，至如古文尙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

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十一所稱如此，更無他說

，所謂直紀其才行者。「釋」第一繳句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

亡，位四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高紀此則不言其節操，而

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釋〕第二繳句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

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

華輅傳作路藍縷，以啓山林；」其誓曰，其詞曰，是言語二字點眼處，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

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釋〕第三繳句又如史

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

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太史公曰讚曰，是讚論二字點眼處，此則傳

之與紀，傳紀二字舊倒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

見者。〔釋〕第四繳句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

須，用一省三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

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

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

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舊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謬，今照傳記改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

，此九字一本混入注中。〔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一。〔原注〕

唯左工明裴子野〔釋〕四別所舉簡煩利病，疎論止此，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

二曰省字。〔釋〕續從四別，如一無如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

，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爲

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一六。夫聞之，隕；視之，石

；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

此爲省字也。〔釋〕已上正微省其有一無有字反於是者，若穀梁穀梁稱郟郟傳作克

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穀梁作御下同跛者，禿者逆禿者，

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字誤但云「各以其類逆。」多舊

者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

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

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釋」已上反微煩。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

，洞識此心，始可言一有於字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

職由於此。「釋」二流所舉省煩利病，疏論止此。正文已竟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

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

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

既執而此三字恐有爲脫文，當是廣置之義，置鈞，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

駢枝王注云：諸本作駢抵誤，盡去，而塵垢都捐，一作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矣

。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

鼎也。「釋」設喻結所言太繁，北平云：如行地者履足之外，不留寸土，尙可以行乎？此章當云尙簡，下章當云用晦也，舊本標簡要隱晦，非是

〔按〕右一章，言敘事尙簡也。四別二流，指證簡法，得間入微，是史通全提之正令，是敘事不二之法門。行之維艱，識法者懼。高赤檀弓複調取致，原非史部家言。劉公特拈句示的耳，勿以不知文詬之。論古考言，貴設身處地，劉公時所睹諸近史，如何臧之兩晉，南北之八朝，其所載記，大半皆駢章儷句，嘲已譁世之篇，展卷爛然，浮文妨要，公有激於此，東之窄隘之途，所謂矯枉者直必過，讀者諒之而已。

權輿〔廣韻〕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成雷折軸

〔漢中山靖王傳〕乘照漂山，聚轂成雷，〔注〕疊古斂字，〔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

筆輅藍縷

〔左宣十二〕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訓之以輿路藍縷，以啓山林，〔按〕是樂書語，非士會語也，二人皆稱武子，所

以誤也，〔又昭十二年〕右尹子革語亦有筆路句，皆是言語，非書事跡，

衛青傳

〔史記贊〕大將軍不敢親附士大夫，招賢者，侵人主之柄，奉法遵職而已，〔按〕其文全出蘇建口語，史公連之爲贊，事舉而傳文省矣，故劉氏引之，

孝文紀

〔漢書贊〕孝文皇帝約身弛民，懷南越，和匈奴，〔又〕吳王詐病而賜几杖，專務德化，〔按〕凡此數事，本皆史記紀中正文，班氏取以爲贊，又一運化省筆之法

類引之，

魯人以爲敏

〔左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公

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不與也，〔按〕魯字之訓，劉云禮記中亦有是註，但大小戴記皆無是語，唯孔疏有其文，曰魯人，魯鈍之人，

眇秃跛

〔穀梁成元〕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云云，〔公羊

公，傳

口中無齒

〔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記，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耶，

一筌一目

魚豢典略云，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史通翻用其文，然失之迫隘，不若原文之善喻也，〔按〕魚豢之言本淮南說山訓

輪扁

〔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按〕文兼使郢人運斤事，故曰不能語斤，

伊摯〔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呂覽本味〕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
輪扁二句，本文
心神思篇成語，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一多目字成。篇目既

分，而一家之言備矣。〔釋〕本章言敘事用晦也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

，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

飾，傳諸諷誦者哉？〔釋〕已上是開勢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

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

者，但嗟其峻極。〔釋〕此層亦是挑剔之文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

言，有顯晦有。〔釋〕此方點出率旨，又將顯字剔晦字顯也者，繁詞縛說，理

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

同，較可知矣。〔釋〕測注在夫能略小存，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

片一作非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釋〕正提用晦作起筆 昔古猶云古昔文義

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德盛民戴皆見 夏書云

：「啓呱呱而泣，予不子；」憂國安家皆見 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紂虐民憤皆見 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凶德公心皆見 此皆文如闕略，而

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一無者字 方覺其難，固非雕

蟲小技所能斥苦舊作斥，非，于文不順，當是斥苦之譌，其說也。〔釋〕此節從尙書指出晦法 既而丘明受舊作

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

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

，政善可知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安集可知 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此下諸本

注在後，「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勇悶可知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感悅

可知 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

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

義，不亦大哉！

〔釋〕此節從左傳指出晦法，

泊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

，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

史記淮陰侯傳倚任可知

漢兵敗

績，雖水爲之不流；

史記項羽本紀敗形可知

董生乘焉，三年不知牝牡；

專業

翟公

之門，可張雀羅；

涼態

則其例也。

〔釋〕此節從史漢指出晦法，正文扣住，

自茲已降，史

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

一作

也，大抵編字不隻，

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

舊脫

之字者，輒足爲二

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

舊本作承祚誤

受責於少期，

〔原注〕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叙屬之一病也，

子

昇取譏於君懋，

〔原注〕王仰齊志曰：時議恨刑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恨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支言舊譌六言，

非不幸也

〔釋〕

此節撤盡後史，簡且不能，更何處說起用晦耶？今試取諸史讀之，信有八代之衰之歎也，

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

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

之功也。若才乏備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鐵錢

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釋〕此節雙綰雙收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

彼；國管已降，〔原注〕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此

似有脫句夫讀古史者，明一作閱其章句，皆可詠歌；對晦而言，故須求明也，明字勝，觀近史

者，悅一作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意無餘蓄，惟言句可悅耳，悅字勝，是則一貴一賤，

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釋〕結是長言咏嘆之法，舊本二章裝柄簡要，義猶可通，隱晦直無理

矣，敘事正貴明顯，而顧反之，果何說乎？且隱晦豈文家美詞，而與簡要對舉乎？決是妄填，故削之。

〔按〕右一章，言敘事用晦也。用晦之道，尤難言之。簡者詞約事豐

，晦者神餘象表。詞約者猶有詞在，神餘者唯以神行，幾幾無言可

說矣。敘事至此，豈復望之五經三史後哉？故止得前幅，舉似，如

尙書左傳史漢數條，愜合章旨，向後著語，便殫一鍼，何也？如所云不隻皆雙，及處道子昇受責取譏諸注，祇從煩省比量，移置前章背面亦得，此則反拈互勘，取道稍鬆，亦彌見晦法入微，無文對舉也，故曰尤難言之。

言文

〔左襄二十五〕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慎辭哉！

斥苦

〔莊子逸篇〕綿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引綿謳歌，爲力不齊，而迫切之，〔按〕本文蓋竭力求及之意，

晉盜奔秦

〔左宣十六〕晉侯請於王以馘，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如歸忘亡

〔左閔二〕僖之元年，齊桓公遷刑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犀革至挾纊

〔左莊十二〕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又宣十二〕楚

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按〕本文於則有之下一本云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雲，師人多寒，王拊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一本削去援廟桷六字，以宋人醢之蕭潰六字填之，反覆參觀，二本皆謬，何也，章言用晦，所引皆含蓄句法，此條神趣只在手足見如挾

續兩言，而多贅冗文全乖晦體，謬一也，史通一書，純用偶體，此條與盜奔邢遷作配，而溢添援柄，則體不均，改綴蕭瀆，又義不屬，謬二也，(再按)援柄事見襄二十八，此六字似是犀革，改本失刪改文，自除羨句，則緣後人夾注傳寫混入致茲乖謬耳，既僭刊之，仍列異本原文於右，難者曰三軍挾纊八字不太割截乎？應之曰，如歸忘亡八字，連綴上文否，

不知牝牡

(王訓故)(鄒子)董仲舒勸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一句，

可張雀羅

(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張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

，適知交情，一貧一富，適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適見，

處道

(晉書)王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顛院藉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本文句下原注本引裴評王沈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爲承

祚，并改注內魏書爲魏志，而又脫去有殊於衆兩言，使一類分三句無著傍，頭面俱失矣，而是正之，不多憚事云，

子昇

(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吐沈含任，宋游道集其文筆爲

三十五卷，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

言之備矣。〔釋〕本章論敘事安飾，謂假古名以飾今稱也，首原比體所由興作開局，泊乎中代，其體稍殊，或

擬記作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

，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

王臣；盤亦作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舊作而史臣撰錄，亦

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釋〕此節說到

自漢初始，而史亦因之，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

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

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

也。〔釋〕此承前言諸名雖飾，猶皆切當，况是雜書，無關國典也，如魏收代元魏初史，吳均齊北錄，或

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

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

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不闕史冊之文則

可，施於簡冊，謂史則否矣。一脫矣字「釋」，此折轉言若收均任修國史，恣行誇飾，則妄矣。亦有方以類聚

，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一作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

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拈事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

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

，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

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此亦未允「釋」此與下節皆兩層轉折。此言諸所比擬王崔爲得，若盧李則過飾矣。昔禮記

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

以漢初立鞮，當作子長當作孟堅所書；魯始爲鬢，丘明是記。河橋可作，

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卽其事也。案裴景仁

秦記稱「苻世說注引表記本作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一有受統二字，一有受字，

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崔鴻撰以新史，重規李百刪其舊錄，乃易

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

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一脫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

異？〔釋〕此以制物言，亦兩層轉折，若樞等皆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

異諸華，言多醜俗。一作至如翼韃舊有道武原舊作諱，黑獺周文本名

，而伯起革一謔草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考二史蓋厖降蒯，字之媼

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一謔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

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注語甚明，之或謔犢，彰於載讖；〔原注〕杜臺卿

首牛入西谷，逆河邊之狗，著於謠詠；〔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犢犢

，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釋〕此節乃推到無可飾者，如韃謠讖

亦有姓氏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舊爲去方紐而留于，或止存

狄而除庫，

如作存扶而除乞，亦可，舊作存扶而除厚，非，

求諸自古，罕聞茲例。

〔釋〕此因諱而類及之，此雖

非文士爲政，然當時操史筆者，固有憚煩從改之習也。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

，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

所作，

者字

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

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

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釋〕

結言史亦尙文，但虛設不可耳，

〔按〕右一章論敘事妄飾也。通旨歸結在此，爲元高宇文而作。歷詳

厥指，一言詞令之出，幅員不可欺；一言服物之制，通稱不必變；

一言名號之傳，謠讖不容揜。所爭在僭與直，非貪俗惡典也。與言

語篇同意。論者不審，幾疑提塘邸抄，彈詞賓白，亦可班之國史矣

，豈謂是哉？

劉氏獻百牢

〔魏書〕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與魏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按〕用左傳哀七年會館語，又見雜說中篇佛狸入寇注。

元日會萬國

〔按〕〔魏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縉帛金闕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

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

諸葛挑戰

〔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鄙，據渭水南，亮挑戰遣高祖巾幘，欲以激怒，冀獲曹谷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谷曰、謹守成臯，漢

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谷自到。

慕容冲

〔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

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爲王拂枕席，

邢劭喪子

〔北齊書〕邢劭，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郡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

以還，所未有也。〔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

王琳得人心

〔北齊書〕王琳，字子珩，鎮壽陽，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

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李將軍廣，事具史記，〔郭評〕子才喪孤不慟，何異於吳，王琳會葬千人，李廣不啻，豈爲虛引故事，

漢初立轉

〔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椁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注〕應劭曰，椁小棺也，〔郭詳〕史通作轉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

云漢初立椁，孟堅所書，

魯始爲髮

〔左襄四〕邾莒伐郟滅紇救郟，敗於狐貽，國人從喪者，皆髮，魯於是乎始髮，〔杜注〕髮，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檀弓鄭注〕去纁而紵曰髮

纁黑帽，紵音計，〔按〕左傳合男女言，檀弓以爲婦人弔也，

作河橋〔晉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

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

男子笄〔魏書〕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宴於華林，肅

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纁笄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支，

易盤以案〔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苻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

者，俄而降雨，萇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

，天何故降澤賊營，

變帽爲冠〔北齊萬俟普傳〕子洛字受洛，干職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亦同，而卻志亦無攷矣，

翼隼黑獺

〔魏書帝紀〕昭成帝諱什翼隼，〔周書帝紀〕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

字媼名鄙

〔舊注〕廙降，八凱中一人，剛曠，衛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剛曠，重耳晉文公名，黑髻晉成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髻以黑，曰使有晉

國三，而昇曠之孫，故名曰黑髻，

姓復從單

〔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爲單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今按〕北朝諸史，亦非盡改，其省改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

列之

去方紐留于

〔周書〕唐瑾仕魏爲驃騎，開府周文歎異之，賜姓萬紐于氏，〔華岳頌碑〕結銜作方紐于瑾，〔魏書官氏志〕勿紐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略〕勿

紐于，疑與方紐于同，〔愚按〕勿紐無他據，而方紐有據，疑魏志譌也，又易方作萬，北史儒林樊深賜姓亦然，則又傳寫者誤也，

存狄除庫

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似除厚應爲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

志有庫狄氏，後改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如庫狄迴洛庫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庫始夜切，姓苑有之，

品藻 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臯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

，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接一作武，方稱連類者乎？〔釋〕篇首言品藻果允，雖時地不相及，而

人可類舉也，

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

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

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

韓非字老子

袁董並曰英雄

，生當漢末？用此爲斷，竈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

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

史官之責也。〔釋〕

此節總冒

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

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

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

通

今乃先

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求諸折中，

厥理無聞。又楚王楚武王子文王過鄧，三甥聘甥雖甥養甥請一作欲殺之，鄧侯不許，

卒亡鄧國。莊六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原注〕即第七等夫甯人負我，爲善獲戾，

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

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

鄧侯鄰伍，列在甲庸下流而已哉？〔原注〕三甥第六等又其敍普文之臣佐也，舟之

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原注〕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丹一脫

丹字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原注〕高漸離在第四等，荆軻在第五等，

秦舞陽在第六等，事詳史記刺客傳斯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瓠瓠而賤璠璣，或策

驚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釋〕此節專糾漢書古今人表又江充息夫躬讒

詔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敍

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一有仍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釋〕因古今人表及到列傳分合就班書作轉遞，已下皆言傳類也，

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

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兩言罪過

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釋〕列女傳一則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

，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遺榮，安貧守志，而拘

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摛薄周孔者之意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

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亦是論述禮法者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

夫回瑗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一本誤作百字也。〔釋〕高士

傳一則。已上二書非國史，蓋類而及之，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

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

〔原注〕劉謂劉康祖，卜謂卜

天與

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

南齊書及南史並作僧真

砥節

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

〔原注〕隋世皆以楊玄感爲臬感

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爲伍，

〔原〕隋書列王

頰在文苑傳也

凡斯纂錄，豈其類乎？〔釋〕

此節收歸國史，謂沈蕭令狐諸書類多分配未當也

子曰：「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

則見欺於張邈，

一無事字

列在方書。

句有脫字

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

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

過歟？史官之責也。〔釋〕

此節推到作者識鑒，應前作繳

夫矣一作

能申藻鏡，

一多區字

別流品

，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

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

〔按〕班史人表，老手判之，只銷一語，曰，「不作可耳。」他所論列，亦恐更僕未易盡也。品藻非直論史，直論人矣。論人者衡懸鑑照，平明蓋難，一挂百漏，拈放何主？愚恐是篇輕犯棘叢。高士傳一節，非欲其攀載顏邁，乃譏其冒收揚董。史通此類文法甚多，解者勿誤。

商冒 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職，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頓，匈奴頭曼太子，頭曼愛後閼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但此二字運用，未詳所本。

伊霍 〔漢書〕霍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卽位，行淫亂，光憂慙，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卽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景記〕伊尹放中太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

三科九等 〔漢書〕古今人表叙云，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

序

晉之臣佐

〔左傳二十七八〕晉文作三軍，魏犢爲戎右，圍曹，魏犢傷於胸，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晉侯殺之以徇於國，〔又文九〕晉陽處

父聘於衛，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是以去之，〔又〕士會見叔事用晦篇，

江充息夫躬

〔纂舊注〕江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魏告東平王雲造詐設之策，〔按漢書〕二人與劇通伍被同傳，

石顯

〔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以政事，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令其子嬴葬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秋胡妻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

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顧，秋胡子遂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東髮辭親，五年，乃還，當馳驥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是亡

母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按傳〕〔傳玄詩〕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兩言最允，劉殊失平，

古冶

〔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也，皆反其桃契頰而死，古冶子曰，二

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頰而死，

曹娥

〔後漢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祝，五月五日縣江沂濤迎娑婆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尙爲立碑，〔注〕

會稽典錄曰，度尙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

外孫齏曰，〔晉隱逸傳〕夏統曰曹娥德過梁，宋國人爲歌河女之章，

識二五不知十

〔梁書劉峻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命，有六蔽焉，靡顏膩理，哆

菽麥，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于十，其蔽一也，蓋用越世家語，

陽瓚

〔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

劉卜

〔宋書魏康祖傳〕太祖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真相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中頸死，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又元凶傳〕元凶劬，文帝長子也

元嘉三十年劬齋帥張超之手行弑劬進至合殿中，太祖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劬於東堂，見殺，

紀僧珍

〔南齊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

新亭，賊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按〕真作珍，誤諱謂道成也，

王頰

〔隋書文學傳〕王頰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

瀋有異志，文帝崩，舉兵反，多類計也，楊素至蕙澤，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於是自殺，〔又庶人諒桃〕高祖幼子漢王諒字德章，出爲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反，王頰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京都，所常迅雷不及

掩耳，及揚素裴嵩澤，諒欲還師，類諫不從，窮蹙降，除名爲民絕屬籍，

龐萌張邈

萌見載文篇，(魏志邈傳)邈字孟卓，太祖袁紹皆與邈友，紹既爲盟主，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曰孟卓，親友也，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已，心不自

安，太祖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間自爲其下所殺，評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魏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許郭

(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

(晉書)裴秀從弟借，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習，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睿仲，神彩秀徹

，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直書

第二十四·直書一作直言，誤，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一本由作曲，又多自陷二字，小人者，何哉？語曰，一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甯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釋〕泛從直道不伸說起况史之爲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

，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

載

一作古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釋〕

此貼到作史者直道彰，則爲惡者懼矣，振起下文，

夫爲於可

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

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

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

膏斧鉞，取笑

一有於字下同

當時，或書墳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

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

，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

舊作而誤

全。足

舊作是誤

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釋〕

此節暢言古道既遠，醜正實多，作者畏避

詭隨，爲通篇正概，

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沙

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晉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懿景師開基之始，

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

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

死葛走

舊有生字

達之說，

疑脫于令升亦斥以六字

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

一作始

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釋〕此節實拈晉初事，人多曲諱，得習干而一彰也，次有

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謂

魏王公，箕裘未隕，鄴城謂高齊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

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之一本人字作歟？〔釋〕此節用虛運，見貴冑方多，二

總對眞通難行發意，

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甯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

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

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釋〕未乃浩然唱歎，自寄素懷。

〔按〕此篇與忤時同旨，低迴史筆，表襮直材，非黏論也。其以矜作手，正以概時情也。文有形有神，讀者神遇句外，是爲得之。彼扣盤捫燭者，難與說日也。

直如弦四句

〔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

爲於可爲二句中語，

楊雄解嘲

董狐

〔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

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乎越竟乃免，

書崔弑

〔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弑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有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

矣乃還，

述漢非〔後漢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

也。

韋昭仗正

見本紀篇引
嗣吳史注，

崔浩犯諱

〔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

諱諂事浩，詩立石銘，載國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
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搆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

張儼見載文篇注，〔隋書〕
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

遼東本

〔晉書〕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

中，孝武傳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
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金行

注見斷
限篇

渭曲見屈

〔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於軍，〔
松之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

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信，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謄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臺取傷

〔魏志〕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

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卽前刺帝，刀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又按〕抽戈犯罪，亦見本注，乃干寶晉紀語，非出習書，

董統燕史

〔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亨等台諸燕史并成一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亨書二志

載之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旣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在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釋〕首用諱諱諱親，似曲而直者，翻起此處曲字，其有舞詞弄札，飾非

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一作射誤用舍由乎臆說

，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釋〕此與下節標出二種曲筆。此

種係私意見之曲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

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

錄，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

人，下字忒狠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釋〕此種恩讎賄賂之曲也。其言憤激，意已對著魏牧，然則

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謂前人說過其有往賢之

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釋〕上二種標作提頭，此數語挈下，

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

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

，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

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

或明皇

帝即明

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

撰，空傳僞錄者矣。

〔釋〕此揣後漢之曲，詆更始也。

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

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稊蹄，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

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

一作何從

而書？

一字多

蓋由父

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釋〕此揣蜀志之曲，議諸葛也。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

，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古，

一作世

無聞至公，國自稱

一作謂

爲

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

舉，比桑乾

元魏開國處

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

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細素，

謂史

難爲妄說

。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

〔釋〕

前范陳二曲皆意思出之，此乃顯刺魏收誇抑之曲，其文未了。

夫史之

曲筆誣書，句不過一二；句語其罪負，一作負罪爲失已多。而魏收頗以寓

言，殆將過半，固已王本作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

錄者，何也？蓋以重規李百藥字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

一作誤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舊多以字虛美相酌。然必謂昭公知禮，吾

不信也。「釋」加此一層，如是刺魏，其言百藥曲推，非本意所屬，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

一如王邵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

直，夫不彰其罪，謂於邵所著諸史，無以指實，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

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

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釋」再加

一層，亦是刺魏，非讚邵也，收書劉之所深惡，故重斥之，刺魏之文，至此方了，自夫史之曲筆至此，一本館簡，在鑒識篇彈射矣之下，蓋霜雪交下，始

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曲在魏晉

初之諸葛母

一作母 晉貫

丘，

曲在 晉

齊興而有劉秉

一作康

袁粲，

曲在 齊

周滅而有

王謙尉迴：

曲在 隋

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

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

；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釋〕

此節羅舉諸史之曲，凡前朝未造之忠義，率多愛枉也，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

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

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

·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

所歎，豈獨於今哉？〔釋〕

此節脫到當時勅修前史，仍不免胸徇貴胃之曲也，

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

過，彰善瘴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

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

沈約

宋書多妄，蕭武

梁武知

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釋〕篇末歸到功罪失平，勸懲倒置，所爲探本深言，益透前篇寄慨隱衷，

〔按〕昌黎人禍天殃之說，戒心不小，懼曲也。評者有意斥劉，因而悉力怙史。夫古人往矣，信否何憑？秉史筆者，讀之能勿知懼。聖公刮席一段，與曩言宜列帝紀相因，其言誠別。然論人於成敗之間，代興之會，疑案正自可存。史通歸美王邵書果於犯衆忌而不去口，何耶？蓋觀齊丘之譏，鬻索之謠，類於其書見之，推此而知近賦辭夥，匿瑕地眇，召怒深矣。彼隋書一傳，懸詆其著書，而獨勝其諛語，果盡生平耶？邵即未云佳士，史亦豈無憎詞。李安平敘崔浩被誅，訾其所著曰「備而不典。」備者，弗隱也，不典者，無飾也。

，率是道也，亦憎詞也。知幾之在史曹，徑情載筆，以此忤時，激而爲言，言及君懋則進之，及伯起則揮之，伯起者，尤工爲飾者也，所揮在飾，卽所進在無飾。河上之歌曰，「同病相憐，」此之謂與？

虞預相凌

〔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

隱竟以謗免歸，

休文釋紛

〔南史〕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裴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

義師故也，沈懼，從跌謝之，請兩釋焉，

王沈濫述貶甄

〔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沈不忠

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曹醜也，

陸機虛張拒葛

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宣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體凡兩拒蜀丞相亮，

受金借米

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籍柳虬注，（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謂丁廙子覓千斛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伯升之怨

〔後漢書〕齊武王演，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

明皇所定

〔後漢東平王蒼傳〕助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木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詔宗〕明帝廟號。

馬后攸刊

〔後漢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家。

蜀無史職

〔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法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黃氣見秭歸

〔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猓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羣鳥墮江水

〔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墜水死者以千數。

有景星出

〔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無宰相氣

〔費禕傳〕延熙十四年夏，成都望氣者曰，郡邑無宰相氣，

父辱受髡

〔晉書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爲父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讀者以此少之，

李稱實錄

語見浮詞篇原注，

公輔大名

〔北史〕李百藥，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之王訓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按〕大名句見左傳閔元，

元歎

〔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

歎，故以爲字焉，

惡直醜正

語見左傳昭二十八

盜憎主人

〔家語觀周〕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十五，

董承耿紀

〔蜀志〕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等同謀，〔魏武紀〕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

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按〕耿紀攻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紀注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爲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

竟爲羣兒所誤耳，

諸葛母丘

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景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增盟於西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徵知，徵誕爲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麟曰：儉誕等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中有晉史黨晉之言，〔又按〕〔通志志略〕母丘以邑爲氏，無貫者，

劉秉袁粲

〔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代王劉秉平決萬機，順帝卽位，詔移石頭，時太后令，使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

王謙尉迴

齊亦見因習篇，

秦人不死

未詳

蜀老猶存

未詳〔按〕困學紀聞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蹟湮沒多矣，然則蜀老事，王氏亦未有所考也，

鑒識 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

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釋〕

篇意論鑒古不明之失，首以

明者難遇領局，

况史傳爲文，淵浩

一作源

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蹟索隱，致遠鉤深

，烏

一作焉

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釋〕

從鑒人學歸鑒史

觀左氏之書，爲傳之

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

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

一作體非

彼二家

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

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

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

•〔釋〕

此節以左傳言其抑沒之久，由於明鑒者少也，

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

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

〔原注〕王充謂彪文義狹，偏紀事詳，贖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張輔，名士優

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較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較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

然此二書，

雖互有修短，遞聞

一作

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釋〕

自此已下以班馬蜀先

列平論

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

一無所字缺，言詞

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

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

此二事又於暗感篇論之

其言之鄙，又甚於茲，

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

〔釋〕一條論馬對密者立說，是駁張非職馬也。

劉軌思商推漢史，

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

漢宮，時天下無主，

一作君

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

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戚

周成王

爲孺子，史刊攝政

一作正

之年；厲亡流彘

，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

句必有誤，詳此句當云各有世家，

班氏式遵

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

〔釋〕一條論班亦對鑿者

立說，是駁劉非揚班也。右通史漢爲一大節，

劉祥撰宋書序

一脫序字

錄，歷說

一作序

諸家晉史，其略云

法盛中興，荒莊

草盛貌，一作拙

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

，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一作必矣

令同文舉之含異，

疑當作末異

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

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

其妄施彈射矣。〔釋〕

此節列諸晉史，亦對鑒者說，亦是駁劉，非優劣諸史也，一本此下入，前篇夫史一段恐非

夫人廢興，

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

一作七經之

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

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

一作狀

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

古。若乃

一無若乃二字，一止有乃字

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

，值嵒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

。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

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釋〕

末節仍以

鑒識難遇感
慨攝全篇，

〔按〕曲筆，以恩怨廢興言；鑒識，以明暗異同言。曲筆是史之書人，鑒識是人之辨史。兩篇本無一語相混，錯簡二百字，特此判之。

三王獲申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注〕說見魯連子，

五霸見詆

〔漢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左氏不列學官

〔隋經籍春秋志〕左氏，漢初出張蒼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其後穆散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陳元惡之，乃以李封

爲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杜預爲集解盛行，而公羊穀梁浸微，

膏肓墨守

〔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蕃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傳〕玄隱修經業，乃發墨

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賣餅太官

〔魏略〕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

王充著書

〔後漢本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爲談助，

張輔持論

〔晉書本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可馬遷云云，〔按〕所論凡五則，文煩不錄，

褚先生補

〔史記表注〕漢書晉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間，褚先生補缺，日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劉軌思

〔北齊儒林傳〕劉軌思說，詩其精，故其鄉曲多，爲詩者，仕齊國子博士，〔按〕傳不載論史之文，

野雞

〔封禪書〕野雞夜雉，〔注〕知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巧心拙目

語見陸機文賦，

劉祥

〔南齊書〕劉祥，字顯微，性韻剛疎，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祥，字休微，以字行，劉瑤子也，繕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本刊正，

徐廣

見左傳家徐賈注，

文舉公幹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爲北海相，〔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本同而

末異，〔又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

子雲長卿

〔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其弘麗，雄常擬之，以爲式，〔又〕司馬相如字長卿，相如奏賦，天子大悅，飄飄有

凌雲氣，游天地之間，

梅氏寫獻

〔隋經籍尚書志〕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祕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按〕〔世說方正篇〕梅賾，豫章太守，其字中真見注，晉諸公讚似卽其人，賾與賾知孰是，

杜侯訓釋

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已略見前，〔按本傳〕又參考衆家諸弟，是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

老莊遺值

〔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玄風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通第舉文景嵇阮爲言，約辭也，

太玄逢平子

平子，張衡字，注詳自敘篇，

探蹟 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

史通通釋 卷一 二三五

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釋〕首節標出述指之得，失。見探蹟大意。昔夫

子之刊一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

，始作春秋。」此四字舊脫今補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

。是一語則義包微婉，因攬煤莓一作莓，皆誤，煤作煤。而剋詞，時逢西狩，乃泣麟

而絕筆。傳者傳者集內凡三見，並作儒者，當由書備譌傳作僞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

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

寡聞之所致耶？〔釋〕此節論春秋始作，當以祖孫傳語爲正，探知他說之非，作諸條標準。孫盛稱「左氏春秋書

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一無貴諸夏也。

一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傳本不略，此但據

時勢折之耳，

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舊多求自古遺文，而州郡

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

，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

，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郟子之知鳥職，

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

，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一作凌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傳書楚事甚多，正辯在此，又

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一作

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

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釋〕此一條探孫盛所論華夷詳略，都爲未的，蓋明月之珠

，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

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

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

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

之於一作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一作馬遷之騷驚今古，上

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山一作二子而已。然適

使夷齊生於秦代，一作氏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言如此或可云發憤

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恆一作同也，烏可怪乎？必謂子

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首，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

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一作同在一科，而乃

異其篇目，各分爲卷。一作分爲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

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

，故書違一作譌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

，此之乖刺，復何爲乎？

言此等乃爲被刑而發耳，若項繩豈關怨刺乎？

〔釋〕此一條探葛洪以表善人蔑高位，暗揣夷羽之位置，

說亦未的也，

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

一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

百田常，禍于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

，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

是未嘗抑魏者

劉主地謂門地，居漢宗，仗順而

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以宗室言

譬以侯伯

，宜輩秦繆楚莊；

以功烈言

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

亦不似黨蜀者

是則壽之意

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

，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

此下舊有注，引陳壽上諸葛集表語，殊無取義

去之

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釋〕

此一條探李德林論陳志說殊爲不確，下條另

段同事別書，

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

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鳥，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罔一作趙失德，

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之一作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

爾此二字一作俯字

而就也。

借諷之作，祇有短篇，從無巨帙，

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

，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此六字爲作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

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王命論亦止一篇，非如習書大部也一何異乎？求

之人情，理不當爾。理不當然也，或說爾作耳，非，〔釋〕此一條探檀論習書，其說亦非，自二京板蕩，五

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

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

於外。」以上並收語，見鴻本傳，案於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逃彼東南，更平爲

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集其議，安得

以偽或作魏

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一作官

吳朝，故

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

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

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

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

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

追出詞鴻心曲

且東晉之書，宋齊

一脫此四字

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

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

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

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釋〕

此一條探出收之議鴻，全是私心造言尤爲最妄者。條探盡此。

於是考衆

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蹟；

此云探蹟貼論史者說

或妄加

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誑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釋〕

告後人無惑異說也

〔按〕此篇亦非論史，是論「論史」者。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之其形容。」字書云「賾通噴。」然則探賾者，探衆論之噴有煩言。而辯正之也。郭評云，孫葛失之迂，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收失之悍，其能道於子元之掎擊乎？愚嘗論伯夷篇之爲傳首也，當作七十列傳總序觀。傳非本紀世家之比，人兼顯晦，事待表章，龍門寄意於首篇，所傳在伯夷，所附託乃在孔子也。稚川之見偏，居巢之說臆，似皆未得其肯。

吾祖始作春秋

〔孔叢居衛篇〕宋樂朔，園子思，既免，曰，文王困牖里，作周易，祖君屈陳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無作乎，作中庸四十九篇，〔按〕

太史公自序及公羊篇首注並宗此說，〔又按〕孔叢子，先儒多以爲僞，病其雜也，書有夫子子思問答，〔高似孫子略〕以魯繆公年推之，證其祖孫之世不相及，而堯峯汪氏復據漢書孔光傳證其世譜出自子孫之手，非他書臆度者北，兩說相持，錄以存參。

攬莓

〔呂覽任數〕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顏淵攬其飯中而食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曰，嚮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知人固不易矣，〔按〕史通明此用事，莓字斷誤。

上計先集太史

〔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太史，副上丞相，〔按〕志蓋本之，衛宏漢儀注，今見史記如淳注，其說於史官建置篇詳之，〔又周禮小宰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駒支

〔左襄十四〕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詰朝之事，爾無與焉，對曰，官之師旋，無乃實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與于會，亦無營焉，願青蠅而退，

長狄

〔左文十二〕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梃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墨翟

〔史記〕附記孟荀傳，其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先黃老二句

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語，〔又後漢班彪傳〕彪作論略，其論遷記，先有崇黃老薄五經句，

李稱陳壽黨蜀

〔隋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

〔後漢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捨，操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尙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詎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鑿齒當桓執政

〔晉書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時，以魏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按〕其詳已見論贊

瞻烏逐鹿

〔後漢郭泰傳〕陳蕃竇武為閹人害，泰哭于野曰，人之云亡，邦國珍瘁，瞻烏發止，不知干誰之屋耳，〔又〕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

豪士賦

〔晉書陸機傳〕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女史箴

見載文篇

崔鴻十六家

鴻字彥鸞，前見表歷篇，〔又〕魏書本傳云，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後正史篇，

崔氏祖宦

〔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人，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廷，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世仕江左，固有明文，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傳無其語，意祖曠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書何官也，崔氏清河世望，故在諸燕境中，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摸擬 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

立也，全師孔公；符朗

晉書作符朗

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

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釋〕

籍言摸擬者師古之義

也，開局渾舉，

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

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

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

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

一脫

思欲擯

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奔市也，乃云秦殺

集內殺多作煞

其大夫李斯

夫

一脫此三字

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

而心異也。〔釋〕擬書大夫，第一則，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

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

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

帝。」

或作但，疑當作皆，

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

心異也。

〔釋〕擬稱我，第二則，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

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一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

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

一作被

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

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擬喪忘亡，第三則，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

〔原音〕

魯以行用一作

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

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

如曹馬

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

，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

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擬仿王正，第四則，

五始所作，

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

舊作其

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

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

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

同而心異也。

〔釋〕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論之文，可一用之，史法則非體，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

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

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

詳，如漢書李陵傳，稱

「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其呼其人，第六則，愚謂此似無妨。已下總評昔一本誤多謝承二字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一多則字，一多其字，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一脫有姓孔子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一有二字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一作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世說也。世之述者，銳志矜恐矜字之譌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

一無而字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釋〕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

東，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

象物，以此而似也。一得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立一作互

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皇舊作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釋〕此段總挈貌異心同意，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

擊，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釋〕又一小挈，後所列貌異心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爲式也，

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

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舊脫一公字薨於車。」桓十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

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舊多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不忍斥書之法，第一則，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

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

江，太子劭使力士排，二字疑衍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

有舊衍江湛舊無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一作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釋〕師左氏書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

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一作子臧一止作臧，並誤，前稱子產，則次

見國當作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立，則下

云舊誤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作有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釋〕師左氏書人名字互見之法，第三則，左氏與論語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有敘人酬對，苟非

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

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

？一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傳論語反應對省曰字之法。第四則，

善人君子，四字通泛，恐有誤。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

王欲伐隨，舊誤作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至蕭方等一脫三

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

恪在，其憂方大。」一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

美不待實叙之法，第五則，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瞻與眷通，回言

。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一脫子字」叔其將死乎？秋八月

，叔輒卒。昭二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

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一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釋〕師左氏書預兆後省之法，第六則，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

。至如敘晉敗於郟，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

宜十

夫不言「攀舟」

恐脫擾字

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

，」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

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

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釋」

師左氏敘事片言蔽全形之法，第七則，意略與用晦篇同。已下合論兩扇，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

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

。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

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

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

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

，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

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釋

結到教人學古，神似
毋貌似，以爲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摸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祕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蓮啓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敘一人，名封字謚，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詳產僑之爲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

〔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也，〔隋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符隋志作符

，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奏事，並從行，符符之類，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

〔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定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

貌同心異

〔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伏，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傑與劉同時，而稍前，劉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

〔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江外忘亡

〔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爲齊桓存衛加贊也，今晉乃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干寶乃套用其文，故史通駁之，

歸命

〔吳志〕後生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其賜號爲歸命侯，

春王正月

〔春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時〕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候國之史法

也，今述史通意，益私愆，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

〔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歲首亦必書帝正月，史通仍不糾及，愚前言其書在依託然否問者信矣，

陵字立政

〔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龍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請少卿

，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字之曰奴干

〔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爲太祖內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云云，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此曰字之，卽史

家所稱不名之既也，不得云複，

蒼梧人〔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云，謝承，三國吳人，吳志無傳，隋唐志但有謝承後漢書，更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核之，原無謝承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蒼梧人，家語作蒼梧，

姓孔字仲尼

見法言吾子篇，

江湛〔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推排之，殆於傾倒，及劭之入獄，湛直，省據劄，受害，意色不撓，〔宋書〕徽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可得見，而歷考時事，知是史述衍文也，

羊斟叔牂

〔左傳宣〕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輿入鄭

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子產國僑

〔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止稱僑，或稱公孫僑，而不稱國僑，王伯厚嘗辯之，感故疑國子

當作曰字，以配下曰叔牂之句，

桓立敬道

〔按本傳〕玄子敬道，但於所論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略又不可得，因取晉宋二史與桓事有相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書十餘人傳，徧閱之，都無是語，蓋史家改易字句，不盡舊文，此等處，卽以史通作故實可也。

殷鐵景仁

〔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逆，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小重殷鐵，今以此爲報，

張長史乎

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尙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按〕今宋書暢傳節去問姓語，南史則又增孝伯曰句，並與裴略，小異矣，暢字少微，

蕭方等

見稱謂篇，

慕容恪在

〔晉載記〕洛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號將終，謂雋曰，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封太原王，初建郡聞雋死，曰，中原可圖也，桓溫曰，慕容恪尙存，所憂方大耳？

山上掛絲

〔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琠嘗夢亮云云，亦與劭志稱伯德自夢小異，

槊血滿袖

〔北齊帝紀〕爾朱兆等同會郡，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餘陵爲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

喪吾弟矣，夜久，季武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

〔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畫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

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

於是採二家之所議

，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

釋

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重大有關係者乃書之也，

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

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

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

三科以補五志也，亦不與後文關貼，

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

，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

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

皆言所當書者，大致與煩猥反對，是爲首截，

但自一無古作者，

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

示後？〔釋〕

總提中截三節

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

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

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

譏馬貶班，引用成

語，以見作史最易招駁，勿黏看，

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

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智

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節中作頓挫，

苟目或譌作自

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

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

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

其說散見諸篇之中此

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

「於予何誅？」於此

一無此字

數家見之矣。

〔釋〕

此節兩層，皆從事理乖違處論書事之失，

抑又聞之

：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

若亡而已。

若存若亡，最圓活，

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滌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

，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壁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

，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

節中頓挫

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

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

非關軍國興亡者

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

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釋〕

此節兩層，從物異微驗邊論書事之得失，

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

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

亦作盤

瓠，言唯迂誕

，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節中頓挫又自

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一作謔小辯，嘖

鄙異聞，在小說家可無識也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

同。馴而濫入國史矣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

；劉邕榜吏以膳痴，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

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一作固異

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釋〕此節兩層，從詭誕諧謔邊論書事之得失，愚謂此諸點綴，略見無妨。已上三節，統爲中截，

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釋〕四句提後截夫

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

若雉，魯獲如臠，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

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

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

或作祥

彌多，政逾劣而祥

或作瑞

逾盛。是以桓靈

受社，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

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釋〕多寫符瑞，爲四煩之一，

當春秋

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一作長

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

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

疑威字之譌

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

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

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

。〔原注〕若漢書載楚王翳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

亦作常

理，

非復美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

〔釋〕常朝入紀，爲四煩之二，恐謂有事入覲，卽臣

子亦當書，

若乃

一作乃若

百職

一作非

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

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

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南北諸史以後，大抵皆然。贊唱

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釋〕虛

備載，爲四煩之三，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

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廉謹

相承；史記萬石君傳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

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一無乃敘其名位，

一二一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四也。〔釋〕贅錄世官，爲四煩之四，於

是考茲四事，以觀今疑當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

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釋〕總繳書事四煩，後截歸宿在此，亦有言或可記，功或

可書，而紀一作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

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郟子，始聞少皞之官；叔

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一作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

傳；見後篇元凱注或五穀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商君列傳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

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 杻檣之記，其所缺略者

多矣。〔釋〕此節反以遺缺圓其說，是餘文，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一作殊 馬遷所

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

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

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

利害者焉。〔釋〕未又帶及經傳正史之外，掇拾殘叢，折衷貴審也，

〔按〕書事與敘事篇各義；敘事以法言，書事以理斷。法戒浮華，理

歸體要，用意尤尊嚴也。局分三截，旁引正規，森如律令。

荀悅五志

語在荀紀高祖第一，

班譏司馬

見探賸篇，此處多探一句，

傅立貶班

〔晉書〕傅立，字休奔，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

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狗處者，人也；

吞燕卵

〔鄭氏商頌譜〕有娥氏之女，名簡狄，〔爾雅釋鳥〕燕燕卵，〔殷本紀〕簡狄爲帝嚳次妃，〔爾雅釋鳥〕燕燕卵，

啓龍縈

〔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絜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夏之衰衰神化爲二龍，王請其縈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縈流於庭，童

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褒，是爲褒后，周本紀亦載之，

厲壞門

〔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將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

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左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且而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

江使返璧

注見書志篇，〔再按〕前注鄭客樂資，春秋後傳作鄭容，

圮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圮，橋也，圮音怡，李奇云，上下邪人謂橋爲圮，〔按〕圮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雜說中有廬江目橋爲圮之文

，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

見探撰篇

廩君槃瓠

〔後漢南蠻傳〕巴郡南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廩君死，魂

魄世爲白虎，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

〔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啓撰，笑林見因習篇，

世說俗說

世說卽臨川所撰，見尙書家，〔隋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

驅蠅

〔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患恐，自起驅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持眠

〔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膳痴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靈休瘡痂落

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傷贅

〔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險，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寸帖著舅杖，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

之，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按〕傷贅，卽割瘤也。

嘉禾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天子之命，作嘉禾。

秦得若雉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雄雞，漢書

郊祀志作雄雉。

魯獲如麇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護麟，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

，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

〔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呼韓邪單于稽侯獵來朝賀，謁稱藩臣而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

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肅慎來庭

〔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肅慎來獻石弩貂皮

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卽其事，〔又晉武紀〕咸寧五年，肅慎來獻楛矢石弩，

黃能之崇

〔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命，殲之于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左昭七〕黃能作黃熊，二傳皆無叔向問語，史通似誤，

謝拾沈遺

謝綽宋拾遺十卷 見書志五行章，

人物 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

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

此篇前半，以有闕法戒之人

當見史冊爲說。

親夫文籍肇勦，史有尙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

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泥。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

之興也，實有散宜閔天。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亦作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釋〕首以尚書春秋有開論，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其言與探賾篇不相顧，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其一脫其字事所以見遺者

，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

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植許詢

，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

亦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

〔釋〕以上述馬班壽隱諸史列傳有闕，

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

，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

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

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

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釋〕此補述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當列三國兩晉之前緣是婦女故另綴焉，

裴

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祿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

舊作宗

道

一作通

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鉅覺義烈，二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

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

〔釋〕

此述子野宗略傳亦有闕也。此處截上言當傳而不立傳者，下言不必專傳而傳者。

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一有書名竹

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

一無明主二字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卽其義也。至如

四凶列於尙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

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

一本此三句中干作千，無亂字滅字，

既有關時政，故

不可闕書。

〔釋〕此段轉闕書善虛運，書惡實拈，皆有闕國紀，故不可闕載耳，是引下之辭，

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

。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

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釋〕

近史則庸碌宵小亦書，不足示戒矣，

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

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

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

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釋〕近史於尋常流品亦書，不足示勸矣，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營所不該，謂明不能遍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釋〕

單收後半不必專傳者一截，

〔按〕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不足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宜喪，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讜也，雖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心，而炳俟百世之明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或細碎，舉

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煩勞。

元凱

〔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凱，禱演，大臨，危降，庭堅，仲容

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幸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授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寒泥

〔左襄四〕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改，而淫於原獸，弃武羅伯，因熊兜

取其國家，

飛廉惡來

〔秦本紀〕伯翳之裔中滿，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

散宜閑天

〔按〕散閑二人，明列尚書君爽篇，史通乃與元凱等同以闕載爲疑，疎矣，

由余

〔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由余

笑曰，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懼，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云，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

乞糴，有秦伯問百里，與之一語亦無奚名，

蠶種 〔外傳越語〕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與師伐吳，不勝，棲於會稽，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蠶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蠶不如種，四封之外，

敵國之制，主斷其事，種不如蠶，四年伐吳，居軍三年，遂滅吳，

曹沫 〔按〕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柯劫盟之事，而公羊書盟柯手劍曹子無名，左穀則名曹劌，又皆無劫桓事，故曰三傳不書曹沫，

公儀休 〔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按〕事又見董子賢良

策對

甯戚 〔管子小稱〕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鮑叔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如莒時也，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按〕呂覽淮南並云擊牛角疾歌

，注曰歌頌也，而呂作甯戚，淮南作甯越，至應卻述歌又別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三書互異，識以備

考

田穰苴 〔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

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 附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爲皇帝，封太后弟昭爲軹侯，又見淮南王傳，淮南厲王恣不用漢法，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

楊僕

〔酷吏傳〕僕以千夫爲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按〕僕非附傳不得云見遺

顏驕

〔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漢武故事，孝武過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顏驕，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

好老，臣尙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擢爲都尉，

史岑

〔參〕雕龍〔選注〕雕龍云，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選注〕漢有兩史岑，一在王莽末，字子孝，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與頌，明帝問可與誰等，校書郎

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其一頌和熹后者，字孝山，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散亡，莫詳儋里，集林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范曄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顯，誤也，〔按〕選注見出師頌，史通所列，則莽末字子孝者是，

元則

魏志附見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特敬之，及宣王起兵，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鄉別營在關

南呼召如意，所憂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爽不從，及宣王收範，持之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魏氏春秋曰，範哭謂爽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曠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

仲景

通檢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耶，〔皇甫謐釋勸〕華陀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蓋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人連載，並注漢人，漢末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及仲景，知幾特舉出之，理或然耶，〔讀書志〕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舉孝廉，官長沙太守，著傷寒論二十二篇，證合內外三百九十七法

傷寒，一百一十二方，〔書錄解題〕仲景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

何植

〔張隱文十傳〕何植字元幹，有文學，器幹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植子龜昂，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晉書何充傳〕字次道，魏光祿大夫植之曾孫也，

許詢

〔世說文學〕許掾年少時，人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便往與王論理，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

，王復屈，支從容曰，何至相苦邪，〔按〕許掾即詢也，字玄度，劉惔嘗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荀子王修小字，〔又按新晉書〕錯見孫綽郝愔及諸王謝傳，

秦嘉妻徐

〔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爲上郡掾妻，徐叔寢疾，還家不獲而別，贈詩云爾淑答詩略云，妾身兮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

有遠，君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相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丹鉛錄〕予觀藝文玉臺二書，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書，及詩，皆麗則可誦，〔幽明錄〕淑晝臥流涕，嫂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賣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董祀妻蔡

〔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

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祿

〔晉書忠義傳〕張祿，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裕以祿，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祿密令煇帝，祿既受命，歎曰，煇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

問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按〕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史，自應爾，可無闕如之議，

鮑昭

〔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爲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昭等引爲佐使，昭字明遠，文辭贍逸，爲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

爲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多作鮑昭，

三叛

〔左昭三十一〕齊豹爲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平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傅靳

〔漢書〕樊鄴夏侯灌傅靳周同傳，〔按〕傅靳，恐當作傅周，蓋十人中叙功惟傅寬周纘事最少也，

許慈

〔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典，並爲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其於已妬彼至於此，

虞丘進

〔宋書本傳〕進累職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百死而不顧，遂嬰封侯之報，

王憲

〔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十九，〔北史〕憲作憲，

燕石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同，

齊竽

〔韓子內儲說〕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吹竽，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爲王吹竽，王說之，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

，逃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

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

任。〔釋〕

起言史材實難，揀覈宜慎。

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

一本峻，獨不書名而書字，非。

徐陵劉

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

一無觀字。

侏儒一節，而他事可

知。〔釋〕

首舉四人皆有心掌故，而未及成史者，此下分評。

案伯喈於朔方

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翔。

上書，謂宜廣

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

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

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

歟？〔釋〕

一層評蔡邕與書志篇論天文同旨。

孝標持論談析

一作

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

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

一作是

文章，

句恐有謬字

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

陳范者也。

〔釋〕

一層評劉峻，

孝穆在齊，有志

一有於字

梁史；及還江左，

一有而字書

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

，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

〔釋〕

一層評徐陵，

光伯以洪儒碩學，而

遲遲不遇，觀

一無觀字

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

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

〔釋〕一層評劉炫，上分駁四人，

見如此名才，留心撰述，猶難輕許，則史才豈易言哉？

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

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

一作較

然異轍。故以

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

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

〔釋〕至此提出

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文尙儷體，以入史局，則非其倫矣。劉之前以詞賦才而成正史者，唯班沈二人，故列出之，

是以略觀近代，有

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歌頌之文；蕭繹

江淹，直一作成銘贊之序；序字似當作筆溫子昇尤工一作複語，盧思道雅好

麗作體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

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

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

咎，蓋亦難矣。〔釋〕此段所舉諸人，正證上文麗詞史筆之不相入也。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

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當有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

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舊說作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

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一作共爲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一無其字間有術同

彪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

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醢，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

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一無「釋」也字「釋」此節趁作之者之所趨，搭到任之

者之所取，夙尙同歸，將志古者反不見收矣，昔傅玄或作毅非有云；云字「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

，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

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

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以上並傳玄語嗟乎！拘時之患

，其來尙矣。斯則自古一有之字所歎，豈獨當今者哉？一無當字者字「釋」末以古語證之眼在

，拘於時句，歎時情所尙，積而難反也，

「按」載文之言曰，「文之與史，其流一也。」敘事之言曰，「其爲

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

「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既興，文筆難乎爲史筆，其理然也

。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爲偶者，必拙爲疎，當公之時，值唐初

運，連軫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敘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何累以俳體曠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晉宋諸書，觀其敘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竊時裔種耳，應答言句，文必疊雙，其爲矜粉飾，逐風氣，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檢之，皆是。史通極詆儷詞，卒亦自爲俳體，正所謂拘於時者乎？然其言已爲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

〔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佃叛，外白差萬人往討，濬曰，五千兵足可擒佃，佃實無才，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

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別有本，俟考，

朔方上書

〔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吳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

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

自敘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馬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後詳自敘篇，

孝穆在齊

〔陳書徐陵傳〕陵子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光伯自敘

〔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于時盜賊繼起，教授不行，乃自爲贊曰，通人自叙風微，余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

兩都

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

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慙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坡詩虔州八境〕八詠聊同沈隱侯，〔王注〕沈約爲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今金華府陸魯望二遺詩序云，東陽多名山，金華爲最，守山東指此也，

羅含〔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出新，太守謝尙稱曰湘中琳琅，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

謝客〔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言天授，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引毅傳〕客兒，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

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參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為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

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

溫子昇〔見敘事篇〕

盧思道〔北史盧玄傳〕玄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終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

麗詞〔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駢儷體，其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

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成對，

江總〔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浮艷，後主之世，總當權，宰，日與宴遊後庭，共陳暄孔範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庾信

〔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爲梁中庶子，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卽

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踏駁

〔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踏駁，〔魏都賦〕謀踏駁於王義，按，乖舛也，本訓色雜，或作駮駁，義亦可借，後世書有作踏駁者，踏訓小步，失其義矣，

沮誦失路

〔升庵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

〔按〕史記屈原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卽內美修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

人當史局也，

傅玄有言

傳玄見書事篇，其言卽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毅者非是，

陳尹

〔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困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漢家功德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

，閻徵君若璩，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袁宏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近詭俗辭，上非之，官止長陵令，與班彪善，

杜馬

〔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慮致讒嫌，徙北地，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閎雅，詔留仁壽關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

劉朱盧揚

〔後漢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駒駘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驢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又朱暉傳〕暉子稔，字公叔，拜尚

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益爲文忠先生，〔又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觀，〔按〕四人傳中，朱穆不及續史事，

序傳 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

一無乎字

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

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釋〕此

賦體自述，而遂開敘體者，

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

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釋〕

此則敘體所始，而不述其先者，至

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

讀

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

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

而茲體無易。〔釋〕

至太史公則歷述先世，而敘體備，遂爲後代所宗。已上是原始，

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

窮漢武，疆宇修闢，道路繇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

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

〔釋〕自此乃頂接史公，開出議論。

班固漢書，止敘

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寶戲

，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

一作開

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

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課，

一作譜

猶或可通，列於國史，

多

一作每

見其失者矣。

〔釋〕

此爲初段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溯源流；班書止述本朝，而亦追叙遠代，此習一起，攀仰成風，

然

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而

相如自序，乃

及舊論

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

，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

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

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

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釋〕此兩層與論旨反離，言自叙之過，過在鋪張，而相如不嫌自汗，王充醜詆所生，是出情理之外者。夫自媒

自銜，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舊作恥。案孔氏論語有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一依經作

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經作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則聖達之舊無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與巽辭

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一作爾志，由

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敍也。始以誇尙爲宗。至魏

文帝傳玄陶梅恐誤或當作梅陶，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

行有微能，皆剖析其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

？〔釋〕此節乃本篇正風，爲自叙誇尙者進規，又近古人倫，喜稱閎闊，其華門寒族，百代無

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

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當作始均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舊訛作南馬祖，

遷彭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先約炯一作約先後非之言一作序有異。斯皆不因真

律，無假甯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

朔野，或冒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舊作古失之彌遠者矣。

蓋詔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

，不知則闕，亦何傷乎？〔釋〕末節頌之於冒承非鬼，而誇情莫遜矣，

〔按〕篇何以作？爲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而下，有自序者

，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遷而四耳。而旁及於相如揚

雄者，史傳卽其自傳也。又及於王充魏文傳、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

者，觸類而長，藉以起諷也。以龍門爲初式，以蘭臺踵事，以浼身證祖爲失體，以誇尙妄承爲進規，核而辯。

迨後官局分編
序傳之例遂廢

篇當次前序

例題目之間，恐是錯簡。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諡則文武成宣，以官則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以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鳥五鹿，以事則巫乙卜陶。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尙官，七相五公所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貧士。晉宋因之，賈氏弼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曰膏粱，有令僕者，爲華腴。尙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乙姓，散騎太中者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謂之四姓。」又唐書高儉傳曰，「太

宗以人尙閹閹，嫁娶取賞，謂之賣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賤，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孔志約楊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縉紳恥焉，目爲勳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來，諸志錄皆散佚云。一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此，史言賣昏求財，汨喪廉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而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矣。然水心葉氏，又言叔向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民，但爲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叔孫豹所謂一世祿非不朽也。一因闕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

〔篇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按〕庚信哀江南賦，自陳氏族較詳，

相如自敘爲傳

〔按〕漢書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

之前，古人已言之矣，蓋子元

不越史記之年

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按〕此總紀史記全書也，而本序之始終，亦括此三言，

遠徵近錄

〔按〕漢書叙傳，其首曰，班之先，令尹子文之後，其末以答賓戲終之，時則明帝永平年也，馬序推史官之由來，班則止於述姓，故史通有異辭，

竊妻

〔相如傳〕相如游梁歸，臨印合王吉爲具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

〔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

安錢塘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上虞，〔按〕韓頰錄，皆自紀中語，

學子名母

〔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名我何也，其子曰，堯

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

三千之罪

〔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揚雄自敘

〔本傳顏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曰，雄之自敘譜牒稱揚侯，蓋疏謬也，據此可見雄傳皆自敘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前相如自敘注已見之，

魏文帝

〔典論自序〕歷述平董卓，脫張繡，及論射擊劍彈碁之事，皆著於篇，

傅玄

玄字休奔，見書事篇，作傅子三篇其自敘未見，

陶梅

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頤弟陶，字叔真，于敦咨議參軍，〔晉書〕祖逖兄納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

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

葛洪

〔抱朴子自敘〕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車，不如全璧，答曰，泳員流者探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弃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

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探之，

儀父振鐸

〔大戴帝繁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爲附庸下至儀父始見

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稱借〔史記〕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託，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命爲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

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性託跋，其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河內馬祖

〔按〕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司馬印爲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九州春秋敘姓別有所祖也，俟考，

吳興沈先

〔沈約宗書目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後以國爲氏，漢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封爲海昏侯，爵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分會稽爲吳郡，靈帝分烏程爲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爲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

云炯言有異，未詳所本，

眞律甯楹

未詳

胄纂伯僑

〔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熊繹

〔漢書敘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因氏焉，〔按〕熊繹，楚先君也，

敬他

〔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頰省 第三十三

昔甯卿有云，「遠略近詳，」

〔舊作錄遠略近誤，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辨

患，

〔舊作

誤者久矣。〔釋〕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二句承接，竟似破承，舊本傳謬，遂與通篇抵牾。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

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

，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並史議原文又張世偉著

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

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並優劣論原文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

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甚舊作非，恐誤。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

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釋〕首提後史益煩爲論案，乃先舉干

張兩議，以啓辨端，余以爲近史蕪累，則誠有諸，亦猶古由通古今不同，勢使之然

也。〔釋〕揭勢字是篇的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釋〕此下對兩議分辦何者？當春秋之

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一論吉凶大事，見知於

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一作通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

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

，地僻界遠非一作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

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

知國阻隔者，記載一作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

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

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按〕先後書日之文，見杜氏集解序疏，

一本書日皆作書國，又此一作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

釋此節兩層言左之約左之勢也，况左亦及漢氏一作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

，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一作馳於郡國。

作者居府於京兆，府字舊譌在京兆下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

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釋〕此節言班有不得不煩之勢，張乃降及東

，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

益多，此中興之史，

即後漢書也

所以又廣於前漢也。

〔釋〕由班而推後漢之煩，但其勢有必然者，但

今范史短於班史，此蓋舉華謝諸本而言，篇尾云華謝所編，煩於班馬是也。

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

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

一作周

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

吳；陳壽偏委

悉也一作安非

蜀中，巴梁語詳於二

或作一非

國。

蜀志最短短，可以云然，恐兼壽所撰益都者舊傳

而言

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

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

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

更由漢而推之偏近之史，其煩又各因其勢也。已上

皆循序推出，

夫論史之煩省者，

一無者字

但當要

一作求

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

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

則不然，〔釋〕

數語一篇筋骨，論當否，不論多少，洵篤論也。

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

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不衷，於一也。從可知矣，〔釋〕此節史就干張所論之二

書，搜討其義，言彼所謂煩省之說，并亦未確也。

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

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鄆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旣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一作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

使同後來於往世，

同後來舊作後來同，誤，

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

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

宋書南齊書

事倍於孫習，

皆有晉史華

謝之所編，

皆後漢書

語煩於班馬，

此四句舊本雜亂不成語錄，見篇後

不亦謬乎？故曰，「論

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

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釋〕後節更從煩一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

義，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與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

，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了了，不須復贅疏義也

。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厚薄多少，說理尤爲圓足。史通著論

，不難其綜覈，難其寬和。如此篇，醇者也。此篇用意與敘事三章

，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

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法。又內篇至此，將竟，特以斡旋前論偏枯，更可識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漿一段，識史筆之謹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放過，便能處處得師。

遠略近詳

〔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按〕文之誤從劉綬文心來，文心云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

關，貴信史也，意亦自背

令昇世偉

令昇，干寶字也，其說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

見言語篇，

天壓

〔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

願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卒亂其室，

拔旆

〔宣十二〕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恭之脫扃，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願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棄甲

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

〔敦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旋，因從乞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濁耳，且疑上爲姦盜，欲攻之，主人嫗賭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按〕郭不言所出，後閱漢武故事得之，

獻計天山

〔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關氏，云欲獻之，關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關一角得出，鄭氏曰，計鄙陋故秘，

長沙戲舞

〔漢書景十三年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溼貧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裏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楊僕移關

〔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三百里，〔按〕已上四條，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別見，而郭本率以班書正文串錄爲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刺謬乎？至楊僕一條，但鈔酷吏本傳，尤與移關事無涉矣，只此校訂，頗費日力，後詳王本大半得之，是其勝郭本處，

城濮鄆陵

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鄆陵事在成十六，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有窮少康

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緜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

夏衆，使女艾牒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載之，凡數卷，

桓立宋祖

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無何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

爲秦開蜀

〔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同，

鄧艾鍾會

〔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小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舉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趨

甘松沓中緞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駱口入，移檄蜀將吏士民云云，〔按〕魏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專載夾載不一冊，

沈蕭四句

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癡想間，張生王毅至，其勸之，揀所兩有，汰所兩羨，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爽也，二本

大小書雜亂
謬誤錄後，

〔一〕

議者苟啖沈約休文著宋書，衍字子顯著齊書，蕭之所記，事倍於

孫，

孫盛字安國，晉人也，當晉書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

馬，

〔又一〕議者苟啖沈約休文梁人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孫盛字安國晉習鑿

齒字彥威亦著晉書

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按〕二本皆正文中央注之互混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行字當字等之誤，更不待言，邢子才

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問極始悟，不禁爲之解頤，

雜述第三十四·雜述

謂史流之雜著

在昔舊作昔在

三墳五典，春秋檮杌，

當作皆

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

，行誥歷代，以爲格言。

〔釋〕篇首所列皆謂記載正書用以託起雜述

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

，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

，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

尚矣。

〔釋〕標出雜述家數，開自此類，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

〔釋〕

落到後所論列者，

權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

一作記，後同，

二曰小錄，

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

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

〔釋〕先釐別其門類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

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

陽 一有公字，一似偶句，從刪。

載記，王韶 本名韶之 晉安帝 當作帝

紀，姚最 舊脫最字 梁昭 昭字後

略；此之謂偏紀者也。〔釋〕 此謂短述之書，但記近事，而非全史。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

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

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釋〕

此謂私志之書，各錄知交，而非正史。 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

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

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釋〕 此謂掇拾之書，可補史遺，用資參考。 街談巷議，時有可觀

，小說卮言，猶賢於己，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

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 或作松玠 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釋〕 此

謂此 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

諸曠之書，略供史料，止助談資。

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

一作斐

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

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釋〕此謂鄉邦舊德之書，視史家爲錄。

高門華胄

，弈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

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

〔釋〕此

門胃先烈之書，比史體爲炫。

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

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

二字恐誤，當云高士。

趙采忠臣，

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

〔釋〕此謂甄錄貞範之書，能補前史缺遺乃貴。

陰陽爲炭，造化爲

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

本名台之

志怪，

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釋〕此謂搜探怪異之書

，足當外史勸誠乃佳。

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

，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

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

〔釋〕此兼風土人物，言其書亦史志地俗一類。

帝王桑梓，列聖遺

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

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

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釋〕此指

規制，言其書亦史志都城一流。已上十條書四十種，各依其類，而舉其概。

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

，求諸國史，最爲寶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

，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

〔釋〕白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樂而實取，切見親知

之作，足供史底也。

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

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

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

也。

〔釋〕第三條之得失，奇者易誕，故著此戒。

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

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

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釋〕第四條之得失，此條所戒，宜用書紳，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

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

，劉炳

或作炳非

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釋〕第五

條之得失，鄉賢升送，年增歲益，矣閱此爲之起疑，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

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

一作雖非

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

亦喪者矣。〔釋〕

第六條之得失，世家子當味其言，

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

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

。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

釋〕

第七條之得失，前注言能補闕遺乃貴者以此，

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

或作練

氣，可以

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

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釋〕

第八條之

得失，前注言足當勸戒乃佳者以此。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

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

，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

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釋〕

第九條之得失，士名俚鄙之戒，居志館者擇之。

都邑簿者，如

宮闕

一作闕

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

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

一有故字，或作於字，疑皆衍。

論榱棟，則尺寸皆書，

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

一論

遂使學者觀之，瞽

亂而難紀也，〔釋〕

第十條之得失，宮闕尺寸，物產根株，似非無益。

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

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觀

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鄙，無足譏焉。〔釋〕

此節總結十品，拈出史字作眼，雖諸書不以史名，亦皆史之

雜流也，又以不悉數者括其餘，

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一脫然字

如呂氏，淮南，立晏

，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

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

〔釋〕此又就子家者流，別出近史者以該之，

蓋語曰，「衆聚一作聚星

星

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

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蒙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

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

〔釋〕至此統攝全篇，先將雜家一抑，

然則作然而用藟

藟之言，明王一作主

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當作欲

博聞舊

事，多識其

恐當作奇物

，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

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

擇之而已。〔釋〕

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乘，洪纖靡遺，莊諧殫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史則嚴核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贏其類，可知子元是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無塵點耳，非教天下謾弃羣言也。核羣史，道用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用寬矣，而就中分論，仍以祛猥者閑文紀，猛以濟寬，寬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爲政，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曠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傳〕帝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

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

色附經爲說，故引景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

〔胡渭禹貢錐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蠻，後人所編也，尤表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益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

〔漢藏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山陽載記，〔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沛獻帝禪魏降封，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按〕晉安帝紀，卽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梁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卷，〔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漢末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諱釋，見覈才篇，盧子行知已傳，〔隋唐志〕盧思道撰一卷，〔按〕子行，思道字也，

逸事四種

和嶠汲冢紀年，〔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斗文字，〔讀書志〕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願協瓊語〔隋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願協撰，謝綽拾遺見書志五行章，又書事篇言謝拾沈遺卽此，

瑣言四種

劉義慶世說，見尙書家，裴榮期語林，見書事篇，〔隋志〕裴啓撰，〔按〕榮期，蓋其字也，孔思尙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章，陽玠松撰，事綜南北八朝，隋開皇中所述，

郡書四種

陳留者舊傳〔隋志〕漢議郎罔稱撰二卷，汝南先賢〔隋志〕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舊唐志〕裴作裴，益都者舊傳〔隋志〕陳壽撰十四卷，會稽典錄〔隋志〕虞預撰二十四卷，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卽採此爲之，其說詳序傳篇，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三卷，殷敬撰，孫氏譜記，〔唐志〕十五卷無撰人名，陸宗系歷，〔唐志〕作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晉羣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爲八篇，梨鴻逸民〔後漢書本傳〕鴻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卽此，不當云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注字句旁者，傳寫誤耶？趙采忠臣傳〔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趙采無攷，徐廣孝子傳，

〔新舊唐志〕徐廣撰三卷，

雜記四種

祖台之志怪〔隋志〕二卷，〔新舊唐志〕作四卷，〔晉書〕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木夫，干寶搜神記〔隋志〕十卷，劉義慶幽明錄，〔隋唐志〕並云幽明錄二十卷，劉敬叔異苑〔隋志〕宋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地理書四種

盛弘之荊州記，〔隋志〕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常璩華陽國志見補注篇。辛氏三秦〔按〕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官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羅含湘中〔文獻經籍考〕湘中山水記三卷，晉宋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又按〕地理與郡書略有辨，郡書主人物：地理主風土，但其中華陽志似闕入，

都邑簿四種

潘岳關中記〔隋唐志〕一卷潘岳撰，〔宋中興書目〕以撰人爲葛洪，或是別宮殿無攷，〔又按〕郡邑簿志規制也，更與郡書地理有辨，

洞冥拾遺

〔東漢郭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也。〔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皆殘缺，文起義炎，事記西晉，辭趣過誕，推理陳迹，蓋絕世而宏博矣，

劉昫

撰有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其人詳論賀正史點煩三篇，

朱贛闕駟

朱贛〔按〕〔隋志〕地里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今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北史〕闕駟燉煌人，字玄陰，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志〕十州志十卷，

辨職第三十五。
職一作職誤。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一作稀下無虛受，其難矣哉！

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眞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求真

二字，或作求其若之，一作求其若此，斯乃特一無爲難遇者矣。〔釋〕泛從課職意，刷出史職之難，史之爲務

，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

，此其上也。乘直者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

其次也；勒巨冊者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

也。徒多聞者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釋〕以三層實其難，若是道在得人專任，不在設局盤領矣，全籠起議。已下

將領局居局二弊，流水挾發，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

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釋〕此下論領局之弊，案

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或誤覽遂以武陵王領

祕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河問獻王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

，求諸稱職，無聞焉爾。〔釋〕此推設領之始，卽就初設抉出不稱來，既而齊撰禮書，舊作國史

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影和士開指搃馬鄭

舊作南董，亦因國史相承而誤，之前；周勃張飛，影徐世績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釋〕

遞到因循故事，徒以貴幸武夫監領可笑。不切定國史爲言，但指出所領非人以見例，觀其來說本草，可知所舉士開，總領原用監禮，本文正以蹴起下句監史尤難耳，何人改易，強

作解事，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一少之尤二字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

，精勤一作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

，使夫一無夫字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擗管操觚，歸其儀一作準的，斯則可

矣。〔釋〕作一拘折，筆情轉動，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思幸貴臣，凡

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釋〕正寫官貴無文虛糜高踞之狀夫人既

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

利見升，或以干祈取一作致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職

辨名，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大噱，一作笑可爲長歎也。〔釋〕至此透後

一層言，惟領局寡識，遂致所引非人，轉令敦古之士，不樂就職矣，領局之弊，至此勒住，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

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

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

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入此一喻，作上下轉機，領局居局俱舍，唯夫修史者則不然

，或當官卒歲，竟難刊述，而人莫之省也；一作知或輒不自揆，輕弄筆

端，而人莫之見也。兩人字仍帶領局者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局峻宇，深附九

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

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一作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

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釋〕此層蒙領局者卸入居局纂修者，言領局之設，杜散佚也，遂緣清禁，開置史曹，馴致曠

勤同匿，流爲偷閑奧窟矣。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恠彼典刑者乎？」〔釋〕就虛循故事，皆

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

，出自家庭；陳壽之草一作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

，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釋〕此正證設局纂修之非古

領局者，運筆又捷，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

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釋〕結言惟其如是，志士所

作收。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贖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之。尋夫左氏

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觀開而局興焉，馴而

修必於局矣，馴而局置監矣。江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

加嚴。史館則移入省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爲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而古風由是盡變，而叢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說病處，領者修者，分層遞勘，如扁倉之疹疾，抉根因，尅傳染，探癥結，眞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廢，如此篇是。此議對蕭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眞將軍〔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也。

史佚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左戎四〕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杜注〕史佚，周文王太史。

倚相〔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外傳楚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

〔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道會撰，

武陵王

〔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

河獻淮南

〔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王安好書，致賓客，詳自叙篇，

禮書士開總知

〔北齊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十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

王，〔又魏收傳〕後主卽位，收掌詔語，徐尙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勣監統

〔舊唐書李勣傳〕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賜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弘景本草多

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

〔荀悅高后紀〕徒辟陽侯齊食其爲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爲宦者

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毒長信侯，

馬鄭

見補注篇，

周勃張飛

〔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爲材官引強，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本強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爲太尉，〔蜀志〕張飛字益德，涿人也，

先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諡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

〔舊注〕〔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方盪，〔按〕二字連稱，于志寧傳亦有之，見雜述篇注，

應仲遠

〔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叙篇，

坐嘯畫諾

〔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脛，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引農

成瑨但坐嘯，

不樂不閑

二句未詳

史曹地處禁中

〔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

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尙藥局充館地，〔按〕史館第三移已在作史通事後，總之皆在禁中也，

語云雖無老成

〔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按〕史通蓋用此語，

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曰語云，

丘明避時

見申左序述漢書藝文志語，

成書家庭

〔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

〔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頤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

正史籍亦見之，

冠猴獻狀

〔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請之乃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信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印視屋而歎

，〔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侯，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釋〕

直敘起不衍世系，是自敘著書體，非史家敘傳體也，

年在紈綺，便受

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

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

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釋〕

首表平生與史爲緣，殆由宿植，

先君

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

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舊作疏，精此一經；辭

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

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

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

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釋」由其宿植之優，遂得年未弱冠，創通全史，胸貯皁白。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

史，我則未暇。「釋」四語略頓。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

遂一作本願。旅一作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

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

盡其利害。「釋」至是并史流旁雜，靡不兼綜矣。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

皆得之襟亦作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

應有

一脫有字

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

舊脫爲字童

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

集，果以二史

疑當作事

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

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

〔釋〕

至是則進退羣言中有定主矣，

及年以已通

過，

一多而字

立言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

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

牙期管鮑倒用有味，

不是過也

·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

舊誤作吳

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

陳

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

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

〔釋〕此蒙上節俗難與言，深致知音不孤之喜，

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鏤

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

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

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

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一脫姚字李令狐

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

之事，將恐致一脫致字驚末一作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

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舊作欲誤也。一

釋此節叙到欲出手眼，釐定羣史志擬春秋，姑爲前却之詞，既朝廷有知音恐音字者，遂以載筆見推

，由是二爲史臣，再入東觀。〔原注〕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卽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

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

編，粗惟紀錄。起居實錄之類則有之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

年，一作會奉詔預修唐疑當作國史。及今上宗中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

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

言。當有，言字鑿柄相違，齟齬難入，故有恐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

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

；見用於時，而美恐當志不遂，善志用左氏，鄭黑肱傳語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

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

其志。〔釋〕此方叙到正面，由職居史局，直道難行，姑作史通，以露本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

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

兼於數家，無遺力矣。〔釋〕自此以下，歷舉往昔傳書，以啓自託之端，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不專一路，故用另述，然自

淮南已後，作者無絕，一作絕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釋〕四句上蓋

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

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釋〕法言主談理，儒者之書，

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恐當作轉

滋 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釋〕論衡主 徵據，民者，冥也，冥然

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

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 主博洽 五常異稟，百行殊執，一作

軌 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

，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釋〕人物志 主辨材 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

，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

難銓，一作錯 綜，故陸景典語生焉。〔釋〕典語主 評品 詞人屬文，其體非一，

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一語 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

摭，故劉勰文心生焉。〔釋〕文心雕龍主文章體裁。每書 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簡當，若史通之爲書也，蓋

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

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

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

一脫

以納諸胸中，曾不愆

音靈或誤作靈

芥者

矣。「釋」

此節隱括諸書，與史通相爲吐納，託出著書本領，

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

有鑒誠焉，

一脫此四字

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

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媿，論史者

，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

。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

，」抑

一脫此六字

斯之謂也。「釋」

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取之義見遂欲上擬春秋，與前迴應，

昔梁徵士劉孝標

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

者有四焉：「釋」

此下又專以子雲爲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之身分，以俟後世相知，定文寄意繇遠也，

何者？揚雄嘗好雕蟲

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

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

第一層任未作史通前見志氣，

揚雄草立，累年不就，當

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

愚，其似二也。〔釋〕

第二層任方作史通時見功力，

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

解嘲

漢書作謝

以訓訓之；

一譌

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

唐書本傳

不以拒之，其似三也。〔釋〕

第三層在既作史通後見主張，

揚雄少爲范跋

漢書

作逸劉歆所重

，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

，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

理難一作難以

探蹟，既絕窺踰，故

加譏諍；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

似四也。〔釋〕

第四層通前後時情而言，見知希自貴，

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

心，持

一譌

以自慰。〔釋〕

鈞勒四似

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

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

，一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

卽徐堅朱敬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

出，公紀績不生，將恐此書與冀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

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而淚盡而繼之以血也！〔釋〕末一層似却如旋，以疑爲信，今時後日問世，

只在微心，從對面顯意。自昔梁微士至此，一重一掩，煙景無邊，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敘，亦不全乎！敘傳也，而專乎敘書也，體例然也。其始循年銓綜，其中况古著

述，其未待後論定，其骨岸然。其味油然，篇中云，貫穿者深矣，

網羅者密矣，商略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之嗤

，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皆

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癥，而繼唐編史者，罔敢不持其律

·乃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據而不能自斷，卒出於騁辯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矣。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未帝之先也，而開創無冒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複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因習爲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敘事煩飾爲深誠也，而瑣噓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漢之雄俊，則道遠，

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爲之嚮道者，史通也。綜往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詞古人」，一心喻者曰「導吾先路」，一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謾也。七人者，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一其弗爽矣夫！

東海徐堅

〔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楊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

，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新書儒學傳〕堅寬厚長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帝大誦，集賢樓舍，在百司上，張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望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尙人，卒年七十餘，諡曰文，〔按〕徐朱諸人，皆劉氏石友，義取品概互證，故採掇加詳，

牙期管鮑

〔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吾於何逃聲哉，〔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管

仲賢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永城朱敬則

〔舊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

畏懼也，

沛國劉允濟

〔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

書，此權願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義興薛謙光

〔舊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

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爲所搆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勅賜名登，卒年七十三，

河南元行冲

〔舊書本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

之事上，猶蓄聚以自資也，脯臘膜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疴疾，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祕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爲羣書四錄，卒年七十七，〔按〕行冲又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誣，今見雜說中篇牛繼馬後注，

陳留吳兢

〔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吳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年八十，兢敘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

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譔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女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

〔舊書良吏傳〕懷古爲監察御史，聖歷中，閔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庭，默啜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

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新書〕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取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云，〔按〕所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

觀史籍 至訖於周

凡八句皆孔安國尙書序原文，

淮南子

〔漢淮南王傳〕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別見採撰篇，〔

按〕本處蓋指內書言，卽今所傳鴻烈解，

法言論衡

揚雄法言見論贊篇，王充論衡見採撰篇，

風俗通

〔後漢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劭自敘〕俗出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聊以不才舉爾所知，傳曰，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昔畫者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甚難矣。

人物志

〔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略論，作都官考課條，作說略著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阮逸序〕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其述性品之上下，才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誠一家之善志也。

典語

〔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新舊唐志〕陸景典語十卷，〔按〕是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者存，而知幾又見之，則亡者當但指別二卷也，或作語，或作訓，未知孰是。

文心

〔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宵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約取讀，謂深得文理，常陳之几案。

孝標比敬通

〔梁文學劉峻傳〕峻字孝標，其自序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家道輻輳，三同也，其異之四，曰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爲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

3715648

懲芥

〔相如上林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懲芥，〔李善注〕刺鯁也，〔字典〕亦作懲，又作蒂，蒂芥之蒂，顏師古音蠶，果蒂之蒂唐韻音帝，

揚雄草撰

〔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旨自守，泊如也，或謂雄曰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

逵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瓿也，桓譚曰，必傳，願譚不及見也，〔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玄，四百歲其與乎，〔陸績述玄〕雄受氣純和，韜知真道，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桓譚謂之絕倫，〔又法言宋宋咸序〕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東晉李軌爲之注，

淚盡繼血

〔說苑權謀篇〕下蔡威公事，

體統亡

紕繆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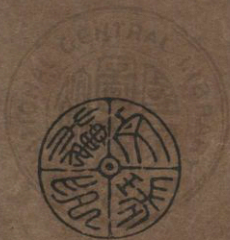
弛張亡

〔按〕三亡篇，舊本僅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依目補列於此，但自敘後不應更有餘篇，嘗閱章宮講山堂考索紕繆篇，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莫定其原次耳，再考唐書本傳云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毋亦史氏疎於原始乎？

國家圖書館



004752176



書